PART I

1.「黄昏乙女」 ———————————————————————————（1）  
2.Fragile ——————————————————————————————（3）

PART II

1.五月雨は绿色 ———————————————————————————（6）  
2.ハルノユキ ————————————————————————————（11）  
3.やさしい时间 ———————————————————————————（19）  
4.愚者のエンドロール ————————————————————————（26）  
5.阳暮れて家路近くありせば —————————————————————（32）  
6.Unspoken Words ——————————————————————————（38）  
7.The Voice in My Heart ————————————————————————（42）  
8.A Simple Mission：Someone's Letter ——————————————————（51）  
9.The Romance That Binds Us —————————————————————（73）  
10.Der Liebeszauberspruch ——————————————————————（85）  
11.Windfall From Liqueur Chocolates ——————————————————（91）  
12.星影さやかな夜 —————————————————————————（103）  
13.二人の夜の选択肢 ————————————————————————（121）  
14.谁かさんの思い出になる日 ————————————————————（129）  
15.ラブソング ———————————————————————————（144）  
16.空に消えてった、打ち上げ花火  
17.惜しみなく爱は夺う  
18.クリスマスキャロルは窓辺の幸いを饰る

Part III 番外

1.第三人称的他和她 其一

2.第三人称的他和她 其二

**「黄昏乙女」**

天色暗下来，到了回家的时候。

收起文库本，整理书包，帮忙收拾茶具，最后将大衣与围巾裹好。

在部室门外等候着，一个，两个，三个——嗯，可以锁好门了。

脚步声穿过走廊与校道，与之一同存在的，还有总也停不下来的带着笑意的声音。

“真有活力呐…”

身前粉色头发的少女蹦蹦跳跳，又被暗灰瞳色的家伙逗乐了吗。不过是不是有点太吵了，从刚刚开始某人一直轻扶着额头来着。

校门临近，自然而然地，挥手示意后走向摆放自行车的地点。最后一段可以同行的路程即将结束，那么，如往常一般地道别吧。

可是…

“…比…比企谷君…”

清冷又微微颤抖着的声音传来。仅仅是呼语而已，但寥寥几个音节还是盖过了身旁两人的打闹声。

意识到其中的涵义，我看向声音的主人。夕阳洒下温暖的颜色，雪之下稍稍偏过头去，带着仿佛一触即逝的笑。

“可是…”

笑意消失，冰冷的眼神正视过来，将尚未完全萌生的反对意见扼杀在声带振动之前。

“那个…安礼，你和由比滨先走吧…我和雪之下要等阳乃小姐…”

嗫嚅着抛出蹩脚的借口。面前的两人投来无语的目光。

“喂喂…提醒一下，这是这一周内你第四次这么说了。阳乃小姐还真是闲啊。”

“小企还是这么别扭呢…直说不就好了…”

明明就不是我的错！

“而且雪之下同学对我真是冷淡呢…比企谷他绕远路也很辛苦的，就不能让我陪着回去吗……”

嘟囔着的翘毛同学毫不在意地承受如冰刃般锋利的视线。

“没有语言能力的木桩谷君不会妨碍到电车上的其他乘客而已。”

所以说为什么挨骂的是我…

“是是…那么就请继续把比企谷同学当成像是手掌般的存在吧～”

嘻嘻的笑着，安礼拉着由比滨走向另一个方向：“明天见啦。”

这家伙，不要乱玩梗啊。

重新看向雪之下，夕阳的颜色似乎扩散了，精致的双颊如樱花一般。对上视线的一瞬间，又赌气一般地偏过头去。

真没办法呢。

这样想着，将自行车放回原处，走近依然别扭着的雪之下小姐。犹豫着，伸出左手到适当的高度，掌心空白无物。

短暂的惊讶，而后是熟悉的笑颜。空白处被温凉而柔软的触感填满。

“啊啦，想要学三味线了吗，学徒谷君？”

“才不是…话说你还真没关系啊，这种糟糕的比喻...”

被涌动的情绪支配着，不敢看向身旁人。空气中弥漫着若有若无的清新甜味，脸颊快要烧起来一般，故作轻松地讨论着文字游戏般的话题。

“…没关系哟。”

“因为，可以让你牵着回家嘛。”

————终————

**Fragile**

在暖色霓虹与苍白路灯一同洒下的光芒中，走过喧闹的街道，留下参差的影子。移动着，光和影位置变换，像是沉入流水的月色般捉摸不定。跟随光线穿过空气的，是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的声音。  
  
家用车从路口驶过，一晃而过的车窗内，副驾驶上的女人打着电话。商铺店员礼貌地向顾客问候与送别。擦肩而过的女生欢快地交换偶像团体的情报。刚刚经过的桥边，留下国中生情侣笨拙而真心的眼泪与亲吻。  
  
无心旁观，因为仅仅是多余的布景而已，街景一点一点后退，数着眼前方砖的数量前进着。被喧闹包围，却依然能听见一直在身后不远处、似乎是故意将步频错开的脚步声。阻碍着话语的丝线牵扯缠绕，就这样维系无法触及也不会远去的距离。沉默着，直到温暖的灯光消失的地方。  
  
冬夜的寒意从背景中浮现。最终，脚步声停下来。身影单纯地延伸而对立着。  
  
维持着并不挺拔的站姿。呼出的热气稍稍凝结下来，脸颊处的围巾表面传来湿润感。远方的一盏路灯如微弱的萤火，昏昏地映着看不分明的前路。  
  
「只因冲动而草率选择的人一无是处」  
  
「任何人也没有轻易评判他人决断的资格」  
  
街道的喧闹褪去后，刻意忽视的话语，记忆中匕首般锋利的话语重新显露出来。  
  
互为伤害者与承受者，双方都没有被名为「后悔」的情绪充斥内心，已经说出的话语无法收回，悔意，不过是自我麻木而已。  
  
然而，不知为何，自部室中、自黄昏始出现的丝线，封印着话语的丝线，缠绕着无法挣脱的丝线，久久不曾消散。  
  
于是就这样默然着站立。  
  
“你的进路调查表……”  
  
透明成茧的丝线破碎了，冬夜星光般清洌的声音传来，带着小小的颤动，压抑着尾音中的情绪，不解，气愤又有些委屈的色彩。  
  
“嗯。我会去T大。”  
  
“……”  
  
失却了什么般，回应是轻轻的叹息声。  
  
“对不起呢，本来我也没有资格…”  
  
似乎是最后的发言，却带着赌气感。身后的声音一点一点地微弱下去。  
  
“抱歉。我不应该说出那种话。”  
  
“不过，决定本身不会因为自我意志之外的任何因素而做出。这一点不会变。”  
  
因为仅仅是决意而已，不因为任何人而做出，不因为任何人而改变。即使是显得狂妄无比，也是理性支配追求自我满足的结果。「我想这样做」与「我想必须达成」——除此之外的理由，不过是意识过剩的产物。  
  
转过身，面对和那个夜晚相似的娇小身影。长发如瀑垂在衣襟前，轻咬着嘴唇，眼神黯淡的侧脸。  
  
“呐，雪之下。仅仅是我想这样做而已。”  
  
单薄的肩膀不可察觉地颤动。粘滞的丝线彻底挣脱开来。  
  
“无论看上去如何自不量力，都是认真考虑后得出的判断。所以，不是因为任何人，不是为了迎合任何人的期望。只是，我想做到这件事而已。”  
  
“…嗯…”  
  
“进路调查也好，之后更远的事也好，都有仔细地规划与考虑才做决定。”  
  
“嗯…”  
  
或许都未曾习惯这样的表达，沉默再次降临，危险的丝线已不见踪影。  
  
稍稍将视线错开，宣泄话语时平静的心此时却跳动得愈发剧烈。  
  
“总之…对不…”  
  
“对…不起…”  
  
希望再次传达歉意，声音却不经意重合。抬起的视线在空中相遇，慌乱着躲闪，却被重新闪耀的眼眸吸引。  
  
“对不起…我相信的。”  
  
不明所指的言语，也不会指明的言语，字词的简单组合，眉间的阴影消失了，面前的少女带着柔和的微笑。  
  
“嗯。”  
  
以何种表情作出应答的呢，我却无法记清。  
  
“那…晚安，还有…谢谢你送我回家…”  
  
“嗯，晚安。”  
  
如往常般告别，雪之下走进公寓，一层大厅中的灯光透过玻璃窗，在地面上洒下温暖的印迹。忽然，想起什么般，逐渐远去的背影停止移动，雪之下转过身来。  
  
“呐…明天见…”  
  
“明天见呐…”  
  
一如既往地轻松响应着，可以确认的是，现在的我脸上带着笑意。  
  
雪之下很快重新向电梯走去。等待着，确认已经可以之后，踏上回家的路途。  
  
路灯一盏一盏地在身前亮着，渐渐地，重新融入到繁华的霓虹中去。  
  
  
————终————

**五月雨は绿色**

五月，午后良久。

湿润的空气融合成灰色云层。铃声响起，即刻被翻滚着的雨意吞没。

滴答。

决堤的泪一般，第一滴坠落后，雨水便没有止境一般地倾泻下来。

浸满天空的暗绿色和水汽一同漫延，原本充斥在部室内的闷热感逐渐消褪。当然，心静自然凉，因此体感温度的降低或许也有白噪音一般的雨声让心情平静的缘故。

滴答。

因为雨声太过均匀、无法在意识的背景上画出哪怕一个尖锐的波峰的缘故，齿轮咬合的声音被放大了。视线与注意力从文字中脱离，转向挂在部室墙壁一角的钟面——意识到时间，于是询问着看向长桌另一端娇小的身影。

“不早了喔。”

没有回应。红色发带若隐若现。一缕黑色发丝轻轻扬起，精致小巧的耳垂显露出来。

“雪之下…？”

试着将声音放大了一点，终于吸引了不知为何有些不安地看向窗外的猫咪的注意。

“啊，抱歉…”

“没关系吗，一直不回家。”

小心翼翼地问道——心情显然谈不上舒畅的雪之下小姐面对如此问题很可能会做出某些危险的行为，尽管主观上来说我并未抱有诸如打探归家时间点一类听起来就很猥琐的想法，但是不管怎么说，客观存在的文字组合本身承载的信息的确可以指向这样的可能性。所以...我几乎都可以预想到诸如「啊啦，在这种天气下关注独身女性回家意愿的痴汉谷君可以尝试一下猪排饭」的发言——虽然好像也差不多养成了习惯…倒不如说，如果雪之下对我不毒舌才真是一件稀奇的事。

可今天的时间真的很晚了，我也想回家啊，看在小町的份上就不要把她唯一的哥哥送进警局了吧？再说这可是无心之过哦？或许下一次换成「我要回家了，你要不要一起」之类的问话如何...啊，不，这么一来怎么显得更加危险了...

“……”

出乎意料的沉默，丝毫没有注意到我已经开始胡思乱想，雪之下似乎又开始发呆了。不过很快地，她便从有些迟滞的状态中恢复过来，开始收拾茶具。

雨声变得更密集了。以初夏天气的标准评判，这虽然并不是一件不幸的事，但太过任性、说来就来的雨还是会带来麻烦的。不是每个人都会趁着雨天逃课，也不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用巧克力作为酒品的女性老师——现实中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尽量不把鞋子和长裤弄脏。

锁好门，走在早已空无一人的走廊中，雪之下依旧有些迟疑地移动着脚步。

“没事吧？今天你一直心神不宁的。”

还是问出口了。

“…诶…没什么…”

有些闪烁的话语。

“是因为由比滨没来吗。她被安礼拉去首映典礼了，诶…之前她应该有发消息给你才对。”

“是这样没错…”

“那…她有和你说需要等她一起…”

让雪之下一直处在焦虑状态的应该只有由比滨了吧。虽然有好好地提前告知，但是我也不清楚那两人间是否有诸如一同回家或者取什么东西的约定。而且，某种程度上，和由比滨独处的安礼也很容易引起不安——要好的闺蜜被神秘人物出手什么的。

“啊…有的，不过后来又说要和安礼同学去新开的甜品店，所以让我先回家。”

一边这样说着，一边看向走廊外的天空。雪之下的眼中流露出带着些许怨念的神色。

“你和由比滨的感情还真是好…”

不过也不至于到这个程度吧，因为没有按照约定陪自己回家而不开心什么的。还是说…

好像确认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虽然我也不敢把吐槽用听得到的语言说出来就是了——绝对不是因为冰锥一样的视线扫过来的缘故，绝对不是哦。

处于灵力回流边缘的雪之下还真是恐怖…雨滴都快变成六边形雪花了。

自觉地闭上嘴巴，就这样走到教学楼门口。雨帘如瀑布般模糊了视线。

在书包里翻找，拿出伞，回过头，雪之下却一动也不动。

“…那个，比企谷君，果然我还是先等由比滨同学…”

视线没有焦点，雪之下茫茫地看着前方台阶上欢快地飞溅着的水滴。不过神情的恍惚也只是一瞬，很快地，有些懊丧的表情又出现在姣好的脸颊上。

“可是已经告诉你了...而且这个天气安礼也不会再带由比滨绕回学校了吧。”

“…没关系的，我再等一会儿就回去了…你先回去就是了，我也没有让你留下来。”

雪之下的声音已经隐隐地显出不耐烦。不知为何，我的内心也升起不满的感觉。

“这种天气怎么可能没关系。”

没有回答。只是再一次地，雪之下看向依旧没有丝毫减弱的雨帘。之后，感受到视线片刻的停留。像是普通的高中女生一般，雪之下嘟囔着小声开口：“居然会犯下这种错…”

“哈…？”

我没有听清她在说些什么，下意识地将表达疑问的语气词甩了出去。不出所料地，换来一副白眼。

反常，和平时相比，与其说是我的啰嗦惹到了雪之下，倒不如说，现在的雪之下仿佛在懊丧自己做了什么蠢事一般，我只是迁怒的对象。

看向她的书包，又看向她视线的方向。推论逐渐地浮现。

“喂…我说，你是不是没有带伞…”

雨声愈发响了。轻咬着嘴唇，雪之下缓缓地将视线挪到一边。

这家伙也会有马马虎虎的时候呐——或者说是没能将计划安排完满的时候。应该是在发现天气有变时，和由比滨说好共伞回家、却没有想到安礼出来捣乱的情况。

“所以，现在怎么办。”

“都说了我再等一会儿就好…说不定能停…”

沉湎于自我追责与懊恼中的雪之下赌气一般地说着。

“实在不行的话…打电话给都筑先生…”

想起了什么似的，雪之下并没有把这种解决方案说完。完全可以预想到的情况——能不麻烦本家还是不要了，虽然带着些擅自揣测的意味，但是我想雪之下并不想无端地与那个人见面。

那么，好吧。

怀着决意——也不算是决意，只是简单的举动而已。我这样对自己说。随后，把伞递出去。

“喏…”

不敢看向她，因为的确是很让人害羞，故作潇洒地做出这种明显带有耍帅意味的事——我可不是自恋又好色的名侦探。另外多说一句，在我看来，某种程度上，那位侦探把伞给喜欢的女孩后自己淋雨回家结果感冒的事情怎么想也很蠢就是了。所以即使客观上来看带着耍帅的感觉，主观上来说我也没这么想，只是去完成一件必须做的事情而已。

“可…你没有多余的伞吧。”

与平时有些不一样的、更为柔软的声音传来。

在为难么，这家伙。

“没…没事啦…”

请你快些接过去吧，我真的不想再维持这么羞耻的姿势了。

可是雪之下怎么也不愿意，所以说你是在纠结些什么。

天色越来越暗了，雨一点也没有小。雪之下完全将身体转了过去，小巧的耳尖微微有些发红，或许是因为明显已经降低的气温的缘故。再等下去两个人都会感冒的吧，而且小町还在家等我呢。

啊，小町…想到小町可能因为饿着肚子而泛起泪光的脸…默默地做出决定。

“呐…送你…”

为了缓解紧张感而将视线四处移动，却不小心撞上转过身来的雪之下的眼神。

“要给小町带晚饭…所以…送…你…然后我回…”

无法吐露完整的句子，似乎连缀语言本身都是一件及其困难的事情，我想是大脑充血的缘故。不过万幸，基于同样的理由，记忆力与意识力也随之下降了，急急忙忙地错开视线后我应该不会记住雪之下染上樱色的脸和因为雨水的气息而分外吸引人的眼睛。

“嗯。”

轻轻的应答声传来。我感受到身边人的移动，于是撑开伞。

“那…走咯…？”

“嗯…”

气息又靠近了一些，没有接触，但温度还是传了过来，氤氲着的低温水汽中仿佛隔离出了另外一片空间。

“抱歉…伞有些小…”

“没…”

“不介意的话，可以稍稍往里面一点，不然可能会被溅湿。”

大概是想不到我会说出这种话，余光里，雪之下的肩膀传来微微的颤动。

“嗯…”

隔着有些单薄的布料，手臂处传来温软的触感。一瞬间，触电一般，想要维持礼貌的距离而做出退开的反应，可是如果真的后退的话雪之下一定会被雨水淋到——于是就这样僵硬着。

“抱歉…”

“没事…”

柔软的声音带着一点点开心的感觉。

“很温暖呢。”

雨声依然不减，话语变得模糊不清，只有氛围依然弥漫。

我和雪之下，就这样走着，维持着可以感受到温暖的距离。

初夏任性的大雨，其实也没有那么讨厌。

————终————

**ハルノユキ**

「如月月圆时，宁愿花下成新鬼」

苍白的书页浸没在朦胧星光中，指腹传来温凉的触感，随后雾气凝滞，将其尽数吸收。

“春雪之后，樱花会开的吧。”

喃喃着。房间逐渐寂静无声。

是令人发烧的夜晚：体温升高，意识模糊，呼吸紊乱，脸颊染上如夕阳的颜色。生理与精神均陷入危险的境地，混沌中，指尖曾感受到的柔软与细腻重新浮现。

“ゆき…な…”

透过窗帘缝隙照进房间，明亮的白色将所有的一切唤醒。审视着一片狼藉的身体，呼出温度明显过高的空气，得出令人头疼的结论：

三月的夜晚，在沙发上沉沉睡去并因此感冒的我是个十足的笨蛋。

“糟糕…”

一切都滚烫又沉重，只有手中尚未合上的书本带来一丝凉意。用尽全力地抬起手，感受到如刚刚出土的僵尸一般的酸涩。

啊啊，就让我一直这样躺着好了。

可是——

“哥哥要快点起床了喔，今天不是被阳乃姐邀请一起去赏樱嘛。”

小町的声音为残破的躯体注入了一丝生气，人类医学发展的最高程度也不过如此吧，如果全日本医院的医护人员都由妹妹来担任的话，一切疾病与伤痛都无法容身的理想国就诞生了。

然而理想是理想，现实总是无比残酷，坏掉的电机一般直起腰，行程还未过半又重重地砸了回去。不好，头更疼了……

「长眠的话，要好好地睡喔。」

闭上眼睛的一霎那，一个声音出现在脑海。

喂喂，这家伙，不讲道理也要有个限度。感冒不是我的错，责任都在三月下旬突如其来的雪——毕竟过去十余年的人生中，这样反常的天气我也仅仅是第四次经历而已，更何况前三次都发生在更早的初春。

“哥——哥——!”

伴随着巨大的声响，房门打开，重物的冲击感从身边传来。小町什么时候变得像是扎上了白色的发带一样了…这样想着，耳畔传来异物冰凉的温度。

随之而来的，是带着笑意却令人感到血液温度进一步冷却的声音：

“比企谷君，看来想要被亲自提供唤醒服务呢。啊，早安吻如何？”

“姐姐！…”

没有听见下一秒手机那一侧传来的声音，面前镜子中苍白的脸上满是泡沫。——生死关头人体总能爆发出难以置信的潜能，如果我继续躺着，下一次睁眼时说不定就能看到紫黑色短发的晃动了。

千万不能让自己陷入那样的绝境中去。

穿戴整齐，让身体尽量处在衣物的包裹中。余光扫到备用的医用口罩——这是作为病原体携带者的自觉——然而小町的声音传来：“我在门口等哦。”

还是不要被小町发现比较好。知道发着烧的话，小町一定不会让我逞强，但是，我也无法就这样不履行约定——虽然约定确立的过程相当糟糕，然而约定就是约定，而且我也不想面对某人不开心的脸。

于是换上黑色的日用口罩与更厚的围巾，戴好口罩后，将脸整个地埋入围巾当中，把眼睛之下的部分好好地保护好——并没有咳嗽的迹象，所以勉勉强强够用。

镜中出现一只茧虫。自己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麻烦了…

苦笑着，再次确认只有鼻梁到眉毛的区域裸露在外后，将手伸向抽屉，拿出几乎没有被打开过的那个盒子。一副黑框平光眼镜安安静静地躺在其中。

耳廓、太阳穴与鼻梁传来陌生的温度与压迫感。虽然这副眼镜在房间里躺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是也只是躺着而已。没有必要的事情一概不做，更何况之前少有地几次都造成了相当令人困惑的效果，不想被路人当成动物端详的我只好雪藏它——出乎意料地没有受到原主人的阻止就是了。不过既然我是否使用对你而言似乎挺无所谓的…当初干嘛送我这个，想要白色贝雷帽作为回礼吗——黑色和你更搭一些喔，不过就算是白色也很适合。

然而今天的确是这副眼镜发挥作用的时候，镜框与一部分镜面非常完美地挡住了黑眼圈与带着血丝的双眼——我不想让人用高高在上的语气说出「太过激动以致于一晚没睡好的奴仆谷君还真是变态」一类的话，就是这样，啊，也不想被另一个雪之下调侃。

脚步虚浮的走出家门，将门关好。呼，全身上下又开始针刺一般的疼痛了，不过幸好雪已经停了下来。

“抱歉啦小町…”

把声音压低，含糊不清地说着。听到我的呼唤，一直在原地蹦蹦跳跳的小町转过身，冷就多穿一点啊，雪地做这种动作很危险的。

“诶……”

没有等到「垃圾哥哥慢死了」和「啊那我们快走吧」之类的发言。小町满脸震惊地看着我。

又来了，又是这种目光，我也不想把自己裹成这个样子。忍耐一下，小町。

“今天哥哥在小町心目中的得分超级高！诶，见到雪乃姐和结衣姐后一定也超加分的！诶嘿嘿，垃圾哥哥居然也会用心打扮自己呢……”

语气突然高昂起来的小町嘟囔着让人费解的话，抱住我的手臂向车站走去。发着高烧的事实似乎没有暴露，将注意力集中在不让呼吸过于粗重上的我这样想。

赏樱，其实也只是去目黑川而已，虽然得到的解释是去公园需要准备的东西太多太繁琐，但是总有一种「汹涌人潮下看着樱花购物，是购物哦」的即视感。只是既然是逛街这种女生群体活动…虽然说这世上没有后悔药，事后的抱怨也毫无意义，但是果然还是很想回到被迫答应的那个时间点后做一回真正的自己啊——嗯，虽然结果应该不会有什么改变就是了。还有一点未曾想到的是，当时的雪之下看起来并不像之前那么抗拒，那家伙是被一色唤醒了什么奇怪的属性么…  
  
总之，无论是购物还是赏樱，海滨幕张站都是起点。据说阳乃小姐曾有过让本家开车接送的想法，不过毫无疑问的被雪之下否决。电车和街道么……都是拥挤的地方…只希望今天一定不要半途晕倒就好。  
  
胡思乱想着，车站进入视线，与之一同映入眼帘的还有三个熟悉的身影。  
  
由比滨和小町依然一如既往地交换着“呀哈喽”的问候语，而我一如既往地被生硬忽视——上一次戴眼镜出门时也是这样，仿佛看到什么不堪入目的东西一般扭过头去，但还是可以看到为难的表情，好啦由比滨，今天我会尽量不出现在你的视线中的。  
  
“啊啦，比企谷君也有戴眼镜的吗？”  
  
不知何时，阳乃小姐已经从和小町她们的对话中抽身来到我的面前，带着「我很好奇」的神情，仔仔细细地端详着我。  
  
“不…偶尔…”  
  
声音透过数层布料传出来，听上去和平时相比也只是音量低了一些而已。完整的句子没能说出口——脸颊旁隐隐感到发丝的存在，眼镜架上传来振动感。下意识地，为阻止眼镜被取下而试图用手扶稳，指尖却传来温软的触感。想后退，身体却怎么也无法移动，就这样面对着逐渐靠近、带上惊讶笑意的精致的脸。  
  
世界安静下来，明明车站前熙熙攘攘，可是却什么也听不到，小町和由比滨的交谈声也消失不见，发生了什么吗。  
  
“比企谷君，这样下去的话被告性骚扰也不会有机会申冤哦。”  
  
安静消退，雪之下的声音传来。仿佛知晓了什么趣事一般，带着玩味的笑容，阳乃小姐从我的身前退开，轻握着被我无意间触碰到的手：  
  
“比企谷君不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的吧？”  
  
“……”  
  
“姐姐，差不多也可以走了。”  
  
没有等我做出反应，雪之下率先转身走向车站入口。刚刚从震惊状态恢复、眼神中不可思议色彩尚未完全消失的由比滨和小町也连忙跟了上去。  
  
“真是逞强呢。”  
  
阳乃小姐依然笑着，轻快地跟上三人脚步。  
  
今天会有不少麻烦呐…果然还是应该好好躺着的吗，然而事到如今后悔毫无意义，调整一下呼吸，克制住眩晕感，我急急忙忙地跟了上去。  
  
或许是周末的缘故，电车车厢里拥挤不堪。上车后，随着人群的移动，我们五人也分散开来。实在是没有多余力气抓稳车顶扶手的我倚靠在另一侧的车门处，视线范围内只有两位雪之下小姐——小町和由比滨应该是被人群分隔开了，不过两人在一起的话问题也不大，即使走散，下车时用手机联系就好。  
  
这样想着，把视线投向雪之下，她似乎还在生气——目前只能和阳乃小姐紧紧地站在一起应该也是原因之一，好看的眉一直蹙着。阳乃小姐则时不时在雪之下耳边说着什么，从雪之下的表情来看绝不是什么令人心情愉快的事…  
  
忽然，感应到了什么似的，阳乃小姐回过头，对上我的视线。「被姐姐迷住了吗」，带着笑意的眼神传达出危险的信息，才没有！急忙转过头。或许是逃离阳乃小姐视线太过迫切的缘故，眩晕感又一次袭来。  
  
不知花了多长时间才艰难站好，面前的人群开始缓缓移动，车内广播也随之响起，仔细地分辨着车站名称——目的地还没有到，不过也只有不长的距离，某种程度上是进退皆久的尴尬地点。  
  
“下车。”  
  
“诶…？”  
  
袖口传来拉扯感。是雪之下。这家伙是什么时候到我身边的…  
  
“快一点。车门要关了。”  
  
没有留出更多反应的时间，语气不善的雪之下小姐把我拽出了车厢。回头看时车门已经伴随着一闪一闪的警告灯关闭。雪之下没有停下脚步，直到返回侧的站台。  
  
等车的人排起长长的队伍，我和雪之下沉默地站在人群中。或许是发烧的缘故，眼前人的身影有些模糊，衣袖处的拉扯感却一点也没有减轻。  
  
“雪之下…”  
  
“回家。”  
  
发出声音会引出咽喉处的疼痛感，运行思考回路会使昏沉的头脑更加难受。但是，雪之下的举动让我不得不主动寻求痛苦。然而得到的答案仿佛强力麻醉剂一般，直接阻断了一切感受。  
  
回…家…？

风声响起，列车缓缓移至面前，身边的人群开始涌动，向狭窄的车门挤过去。未来得及问出口的话语只好暂时停滞在舌尖。被推搡着，向车厢内走去。  
  
“呀…”  
  
小小的惊呼传来，袖口的牵扯瞬间消失，有些模糊的视线中，黑色长发扬起。就不能小心点吗！没来由地发起脾气，下意识地向前伸出手去，将已经失去平衡的娇小身躯揽住。拼尽全力又小心翼翼地移动到车厢最内侧的空间，双臂支撑着车厢，用身体把人群隔离开来。  
  
“抱歉…不是有意…”  
  
粗重的呼吸声将话语切割破碎，已经无法思考刚才的举动是否适当：一系列动作让体力消耗殆尽，唯一能做的是条件反射一般表达着歉意。  
  
没有回应。只能听到自己怦怦的心跳声。  
  
忐忑不安地，缓缓抬起头。映入眼帘的是雪之下近在咫尺的脸——  
  
稍稍蹙起的眉也好，有些湿润的眼眸也好，轻咬着的小巧的唇也好，为什么，会露出担心的表情呢。  
  
「喀啦」  
  
轻微的振动从脚下的车厢地板传来。意识到什么一般，我连忙将脸埋入围巾当中，雪之下也将眼神撇向一旁。  
  
沉默着，有些尴尬又让人心跳加速的氛围扩散开来。  
  
“就这样回去…”  
  
只为寻求理由，说出在站台上没问出的话。  
  
“和姐姐说了。”  
  
“姐姐会和由比滨同学和小町联系。”  
  
“…所以…没有关系。”  
  
语气缓和了许多，雪之下断断续续地解释着。  
  
“可是…”  
  
追问着原因，却似乎触及到了某种不可侵犯的领域，偷偷抬眼，遇上雪之下凌厉的目光。下一秒，额上传来温凉的触感。口罩与围巾遮盖下原本苍白的脸瞬间染上红色。

“雪之…”  
  
“果然发烧了…傻瓜…”  
  
小声嘟囔着，似乎是若无其事般，雪之下将手从我的额头上拿开，却再也不看向我。  
  
“为什么逞强…要不是姐姐…”  
  
几乎听不见的声音传达着情绪。姐姐…？是那时被阳乃小姐发现了吗。  
  
“抱歉呐…”  
  
“要好好待在家里才对。”  
  
是是，我会很努力地不给他人带来困扰的。  
  
“居然还想出用眼镜遮掩的拙劣办法…”  
  
对不起啦，下次不会再这样了。

“不许有下次了…”  
  
“唔…”  
  
“对不起…樱花的事…”  
  
“那种事怎么样都好。”  
  
“而且…以后一起也…”  
  
车厢有规律地晃动，如高速列车车窗外匆匆掠过的风景一般，意识逐渐模糊，不过一直都好好地站着——至少在人群中隔离出相对空旷的空间。不知为何令人感到安心的对话应该有继续进行下去，放松下来后，脑海渐渐一片空白，最后，只是遵循本能一般，跟随着衣袖处重新传来的拉扯感迈动脚步。

不知道过了多久，什么也没有的虚无中，黑色慢慢出现。  
  
随后，事物的剪影渐次显露。不过，黑色依然是主色调，是已经处在夜晚了吗。  
  
微弱的星光从窗帘缝隙透入，眼睛逐渐适应，周围的一切也清晰起来。  
  
陌生的天花板。眼神凶恶的熊猫玩偶。布局简洁的书桌与柜子。余光隐约瞟到床头柜上迭放整齐的衣物和放置一旁的药品托盘。  
  
头依然有些疼，不过比起白天时已经缓解了很多，应该有吃过药了。似乎也换上了宽大的睡衣。  
  
我这是在哪儿…努力地回忆着，记忆却中断于模糊的节点。  
  
「回家。」  
  
记忆的碎片闪现。  
  
所以是…回家吗…  
  
试着移动身体，才发觉胸口的重量——似乎不仅仅是棉被而已…  
  
强迫着自己确认现状，缓缓地，将视线转向右侧。  
  
有些散乱的长发分出调皮的一缕，慵懒地垂在小巧的唇边，刘海的阴影下，眼睑勾勒出精致的弧线。小猫一样地轻轻呼吸着，手臂搭在我的胸前。  
  
是梦境么，心脏近乎停止的我这样想。  
  
恍惚间，身边人却有了醒来的迹象，下意识地想离开床，却发现挣脱手臂的束缚只会让她清醒得更快。只好紧紧闭上眼，努力让呼吸平复下来。  
  
“…温度…降下来了呢…”  
  
软糯的声音在距离几乎为零的地方响起，同时到来的，是额前的柔软与温凉。  
  
随后，声音的主人似乎又沉沉睡去。  
  
再次睁开眼，温暖的吐息在脸颊旁拂动，带来一点点若有若无的痒的感觉。  
  
怎么办啊。苦笑着。  
  
夜晚寂静无声，星空的银色光泽洒在房间的每一处。那…就这样等待天亮吧？  
  
下一个春天，如果还能和你一起外出赏樱的话，不会再迷迷糊糊的了喔。

————终————

**やさしい时间**

「温度，降下来了呢」

飘渺着、如同从时间尽头传来的软糯声音隐隐回响在耳边。随之而来的是渐强的光感。悠悠醒转，有些干涩的眼睛脱离了眼睑的保护，被室内稍带凉意的空气刺激出数滴泪。隔着柔软棉布衣料的触感似乎还停留在原处，脸颊旁若有若无的瘙痒感和萦绕在周围的清新香味也是。

天亮了哈。

尚未完全清醒的头脑中只浮现出对时令最简单的感知。生物本能如此，更何况是大病未愈、只是稍稍缓解的我。

不过——

「回家。」

「陌生的天花板，眼神凶恶的玩偶。」

「是梦境么。」

「怎么办啊。」

「就这样…等待天亮好了。」

如窗外白雪映像的天色，记忆碎片的洪流冲击着每一条神经，泛起明晰无比的画面。

和夜半时的那次醒来一样，强迫自己转过头。

小猫般的睡颜安安静静，因为早晨光线的缘故更加清楚地展现在眼前——近在咫尺。

这家伙睡着的样子还挺可爱的么，让人下意识地想要好好保护的那种。

没来由的，冒出奇怪的念头。然而下一秒，思维的弦被紧紧攥住似的停止振动。

死定了——

确认昨晚雪之下搂着我入睡的事实后在心里默默宣布判决。

不…还是有哪里不对…

嗯…诶…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怎么会这么淡定的宣布判决！！

这家伙昨天到底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我会出现在她的公寓！！

同床是怎么回事！！

睡衣是怎么回事！！

姿势是怎么回事！！

夜半醒时贴过来的额头又是怎么回事啊！！

本已消退的高烧似乎又回到了身体上，艰难地呼吸着，因为胸口传来的重量，也因为距离感丧失后失去控制肆意弥漫的清新气息。睁着眼，失去思考能力地看着眼前的脸，几乎无法控制自己下一步的行动——或者说完全失去了做出任何反应的能力，只好任由让心脏停止跳动的精致睡脸在视野中一点一点放大——

以及，就这样看着眼睫轻轻扇动，最后，自己写满惊讶的脸倒映在清澈的眼瞳中。

积雪和厚重的玻璃吸收了所有的声音。静谧蔓延在了空间的每一个角落。蓬松的枕头上散乱着黑发，温暖的棉被轻盈又柔软，睡衣的棉布带起褶皱——就这样，鼻尖间隔着米粒长短的距离，胸前传来带着温度的重量，我和雪之下，在初春雪后的清晨，默默地对视。

“……”

“……”

睡衣的褶皱加深；冷空气从稍稍扩大的间隙进入被子里；胸前的重量消失；宝石一般的眼瞳缓缓移动；樱花的粉色渐渐染上白皙的脸颊与好看的脖颈——之后视野被印有黑猫图案的可爱睡衣、稍远处的窗帘与墙壁占满。

我急忙坐起，棉被滑落下来，身体随着雪之下的走动而转动，然而仅仅偏移了不多角度，带着些羞赧、有些故作恼怒的声音就传来：

“你…你先躺好。不许看这边…”

暂时失去作用的大脑无法有效处理信息，因此动作慢了半拍。于是显然更为气恼、羞怯得似乎要哭出来一般的声音催促着：

“快一点…躺好转过去。不许看…”

意识到了什么，赶忙老老实实地重新躺下，埋入被窝后，转向与雪之下所处的衣柜前相反的方向。枕头上，令人沉迷的清新气息再次涌入鼻腔。该死…

几乎无法听到、却又的确存在的悉悉簌簌的声音出现在雪之下站立的方位。朦胧中，似乎能看到轻轻踮起的小巧的足尖和宽大睡衣领口下晶莹的锁骨——迟滞的意识给出可能的结论。雪之下这家伙对我是不是太没有戒心了一点！暗暗骂着自己，咬了咬舌尖，蔓延的疼痛感勉勉强强止住了已经开始滑向危险边缘的思维。我不得不蜷起身体，将自己裹成茧虫。

“…好了。…那个…我先去准备早餐…。你的衣服…新的在那里…”

房门轻轻地被带上，脚尖与木质地板接触的小小闷响也随之移至门外。

沉默地起身。打量着身上明显是刚买不久的睡衣。又将视线投向床头柜，昨晚看到的药品托盘与整齐迭放的校服套装依然摆在原处——校服的衬衫似乎还有熨烫过。诶…等等，昨天我是穿便服离开的家…校服出现在这里就意味着…

不，暂时别想了，别想了，不会得到什么好的推论的，别想了。

带着还未完全消退的隐隐头疼穿好衬衫，将换下的睡衣迭好。又将床铺清理整齐——手触及的余温让我不敢做更多停留。随后环顾四周，并没有发现昨天佩戴的黑色眼镜与围巾。  
  
完成基本的工作后，站在紧闭的房门前，深呼吸，拿出最后的决意般推开门。  
  
“煎蛋，比较喜欢哪一种…？”  
  
“诶…啊…都可以的……”  
  
平底锅中的食材轻微地颤动着，热黄油的声响仿佛热带雨林区降下冲刷繁密树叶的大雨。开放式厨房的方向传来雪之下的问话声，数分钟之前蕴含在声音中的情绪消失了。  
  
“…需要帮忙吗。”  
  
想了想，还是向紫色围裙包裹着姣好的身影走去。随着视线的接近，本已稍稍平复的内心又无法节制地乱了起来。  
  
不，不对！！本来就怎么会有这么乱来的心理调整能力！雪之下未免也太过淡定了一点，我可是被…啊啊啊啊不能去想！不能去想！诶…刚刚那句「需要帮忙」真的是我说的吗。真的吗？！那种语气？！这是哪里来的新婚夫妇般的对话！不不不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准备早餐，快速洗漱然后出发去学校，对，学校，上课，不起眼的高中生活在等待着我。  
  
“如果可以的话，面包…呀…”  
  
“对…对不起…！”  
  
无法集中精神造成了恶劣的后果，捧着色拉碗的雪之下和我撞了个满怀，小小的惊呼，扬起的长发，仿佛又回到了昨天的电车上。  
  
我连忙道歉。值得庆幸的是碗里的食物并没有完全洒出来，只是放置在最顶端的小西红柿顽皮地跳动，浅绿色的汁液巧妙的避开了围裙的遮挡，在雪之下腰侧的白色衬衫上留下一痕浅浅的印迹。  
  
“怎…怎么办…”  
  
似乎是受到了惊吓，也或许有和我相似的原因，又一次整个人都变成樱花粉色，原本家务全能的雪之下只是有些呆呆的站在原地，小声嘟囔着，流露出无助又着急的神色。  
  
得赶紧处理才行，不然的话这样的印迹很难清洗掉——深呼吸，深呼吸，雪之下你可以做到的，冷静就好，都是我的错，不过如果是你的话一定可以无视我，就是这样。  
  
然而雪之下仿佛打开了什么开关，的确无视着我的内心吐槽，却完全是相反的方向——有些迷惘又无措地看着我。

“哈…好吧，雪之下你不要用手碰，有湿毛巾吗，我去拿。”  
  
“那边的架子…”  
  
在猫咪般眼神的攻势下败下阵来，所以说从昨晚开始我们俩就都不正常，陷入完全崩坏境地的那种不正常，雪之下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再这样可爱下去心脏一定会爆裂的，还有我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将湿润的毛巾小心地拿在手上，走回依然不知所措的雪之下身边。看着她紧紧捧着色拉碗的双手——指望她自己来应该是不可能了，而且说不定以她的性格会直接把衣服换掉，啊，换衣服，清晨在房间里…不，别去想！  
  
“别乱动喔，会很难洗。”  
  
哄小孩子一样，微微颤抖的手捧起白色的衬衫下摆，一点一点轻轻印压，将污渍稀释后擦去。强制性集中精力的细致工作让混乱的内心平静了一点，毕竟稍不留意就会让污渍扩散，眼中似乎只留下了白色之上的浅痕。深呼吸，深呼吸。  
  
可是，忽然间，感受到上方传来涌动着浓烈情绪的目光，担心着衬衫吗，抬起头迎向雪之下的眼神。就在一瞬间，意识到现在的糟糕处境——半蹲着捧起雪之下腰侧衬衫的我，刚刚才用哄小孩般轻柔语气宽慰雪之下的我，抬起头后面对的不只是雪之下害羞的脸：腰际衣衫包裹下美妙的曲线近得快要贴上脸颊了。  
  
“对不起…再…再忍耐一会儿…”  
  
“嗯…”  
  
连忙低下头，原本消失的颤动又出现在手上，该死！

终于将工作收束，没有再看雪之下的表情，我把湿毛巾清洗后放回原处。  
  
“面包，要切吗…”  
  
雪之下已经将食物都端上餐桌，听到我的声音后，娇小的身影不易察觉地轻轻摇摆。  
  
“好…”  
  
“那个，比…比企谷君…用刀小心一点…”  
  
我装作没有听见越来越低下去的后续的话，因为听见了想要做到小心一定是不可能的，那时弄伤手会成为一种必然。  
  
切片面包，黄油，单面煎蛋，蔬菜色拉。简约的早餐最后成型。坐在雪之下的对面，我低着头，面前的蛋黄是好看的金色。  
  
“那么…我开动了…”  
  
“我…我也开动了…”  
  
雪之下的料理水平并没有随着昨晚开始的崩坏浪潮而下降，但是…这种情况下我无法品尝出任何味道，味蕾被情绪封闭起来。只是机械地执行着咀嚼的动作。偷偷的看向雪之下，从她的表情可以推断也是如此。  
  
然而，就这样一直沉默下去很不礼貌——至少，从死亡感觉的重感冒中恢复成目前的身体状况，还要多亏雪之下。昨晚夜里醒来时遭遇的举动，可以导向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她也没有睡好。另外，心里的疑问缠成了巨大的线团，虽然无法期待从雪之下口中得到所有的解答，但是…就这样什么也不说的话…  
  
“昨天的事…谢谢了…”  
  
想到这里，含混不清地将感谢的话说出口。  
  
“诶…没…没什么…”  
  
“而且…电车上，也要谢谢你…”  
  
可以感受到一丝惊愕与尚未平复的心情，雪之下清冷的声音带着一点不一样的娇软。  
  
电车上…啊，想起来了…唔…不，忽视掉…  
  
“昨晚…”  
  
鼓起勇气，然而终究只是让时间状语出现在语句之中。重新低下头，余光之中，雪之下也将脸转向一边。  
  
“都怪你…病成那样明明不要出门就好…”  
  
“抱歉…”  
  
“而且当时无法确认是否能顺利进入你家…也没有办法问…所以就…”  
  
我出门肯定会随身携带家门钥匙啊…就因为这种理由把我带回你的住处也太…而且为什么我没有躺在沙发上…  
  
或许是意识到自己的说辞在事情发生之后回过头来看实在无法解释。雪之下的声音又低了下去。  
  
“总之…谢谢…药，退烧什么的…”  
  
微微抬头，雪之下却瞪视过来，然而眼神一点也不锋利。想提起气势反驳般，最后却只是嗫嚅着开口。  
  
“你…才没有什么需要感谢的。只是…不想演变成更加麻烦的情况…”

“不要误会喔！…主卧，是因为客房没有多余的棉被，沙发也是…总不能让你，不，你不会是想让公寓的主人让出空间吧……”  
  
“……”  
  
“衣服是姐姐送来的，好像是小町的准备…”  
  
“总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  
  
“……”  
  
令人体温升高的、公开处刑般的对话竟然就这样延续了下去。早餐结束时，或许是已经习惯，或许是已经麻木，我和雪之下十分默契地恢复到往常的状态——某种程度上这算是应激性创伤后遗症一类的反应吗，自动屏蔽相应的情绪之类的。默默地按顺序洗漱，然后穿好外套准备出门。  
  
雪之下最后还是把我的围巾和眼镜拿了出来，不知道她之前收在哪里。下雪的第二天会更加冷，于是和昨天一般，将脸埋入厚厚的围巾当中。只是眼镜没有戴上的必要，我准备将其放入口袋中——小心一点就不会弄伤镜片。  
  
可是，正准备出门时，已经在门外等候的雪之下却转过身来，再次将距离拉近。  
  
“雪之…”  
  
惊讶的话语没有说出口。雪之下从我的大衣口袋中拿出眼镜，小心地帮我戴上。温暖的吐息在镜片下沿留下一痕雾气，耳边传来温软的触感，是雪之下指尖的温度。太近了…  
  
“…喜欢这样…”  
  
小声的说着，雪之下绕过我将门关好。衣袖出传来拉扯感，是催促我向前走的信号。  
  
室外的温度果然很低，这一点即使在刚刚走出电梯后的一楼大厅中也可以感受到。路面看起来有积水和尚未完全融化的雪结成的冰壳，看来要小心一点了呐。而且，这种天气下，电车上也会很拥挤吧。感受着衣袖处一直没有放松的牵扯感，今天可不要被急匆匆的人群碰倒了喔，默默地在心里对身后的人说着，袖口处手腕上不经意传来的温度作出应答。  
  
小心翼翼的走出公寓大门，避开可能的积水，初春雪后第二天，被寒冷却柔软的空气包围着，我和雪之下向车站走去。

————终————

**愚者のエンドロール**

咖啡渍粘在白色的杯底。手中的勺子受到凝涩的阻碍，稍稍用力，划痕如冷气般尖锐地出现。带有微酸果香的摩擦声弥漫开来。

与之相反地，心神收束紧绷。  
  
“恕我拒绝。”  
  
“诶，不是小雪乃就不行吗。”  
  
软糯中带着些许酸楚的声音引起空气暧昧地振动，身体靠近桌面，紫黑色的发梢颤动，米色衬衫勾勒出危险的曲线。  
  
慌乱着，语调不自觉地低下来。

“不，你那是什么说法…”  
  
“而且，雪之下不会…”  
  
惊醒，咽下可能使自己陷入更加被动境地的词句。沉默着与面前的强大对手抗争。  
  
“嘿呀～”  
  
识破了吗，面前人露出狡黠的微笑，粉嫩小巧的舌尖轻盈地划过齿端。  
  
“重情义呢，比企谷君。”  
  
“不过是因为什么呢，对小雪乃这么好。”  
  
「睡颜和睡衣什么的，都很可爱吧？」  
  
装作不经意地调整着手旁的购物袋，熟悉的商标出现在眼前。数十厘米外传来的目光中隐藏着威胁一般的信息。  
  
“！！——”

“哎呀，不小心又买了一模一样却用不上的东西呢。或者…这次就让隼人君帮忙处理好了～”  
  
敌军吹响总攻的号角。  
  
“阳乃小姐…”  
  
咖啡勺的金属手柄滑腻而冰凉，要将其弯折变形般，紧紧地攥着。  
  
“嗯～”  
  
轻快的笑意随着吐息仿佛要溢出来一般。  
  
“只是那一天的话，没有问题。”  
  
似乎早就预料到我的回答的笑容出现在名为雪之下阳乃的年上少女的脸上。  
  
“假戏真做的话，姐姐也会很高兴的哟～”  
  
柑橘的清新香气染上面颊，眉心传来无形的压力，鼻尖处出现温凉又柔软的一点。控制着自己向后退去，却无法控制燃烧般的灼热感骤然升起。  
  
“不，请不要演变成那种情况…”  
  
失去自我之前，最后看到的景象，是阳乃小姐附上魔力般、可以将人灵魂吸走的深色瞳孔。  
  
“要做的其实很简单喔，某种意义上，只要如往常一样和小雪乃一起乖乖地待在部室就可以了，八幡君～”  
  
“也不用现在就…”  
  
“哼嗯，不提前适应的话会穿帮的哦～”  
  
一下一下地、洁白的手指戳弄着发红的脸颊，阳乃小姐的眼中泛起嗜虐的快感。这个人真是可怕……  
  
“所以说只为了玩笑的话…”  
  
手臂上传来的柔软触感阻止了想要说出口的话，对不起，求你了，我什么都做，请离我远一点，再这样下去的话会坏掉的…  
  
“不过呢，八幡也有唯一一件需要练习的事情呢。”  
  
“…诶……？”  
  
不知何时从木桌对面的座位起身离开、转而紧贴着坐在我身边的阳乃小姐没有给我留下迟疑的余地。  
  
“现在，用名字称呼我。”  
  
“哈？”  
  
两个小时后，街灯一一亮起的时间，才终于从魔爪中逃离出来。  
  
“一定要记得明天应该怎么做哦，八幡～”  
  
车门已经关闭，阳乃小姐却迟迟不合上车窗，司机先生一言不发地等待着，一如在一旁站着的不知所措的我。  
  
“想要好好地告别嘛。”  
  
与语气毫不相关的冰冷眼神直射过来，是催促的神色。  
  
“是…再…再见…”  
  
施压持续着。无奈地，败下阵来。  
  
“明…明天见。阳…阳乃…”  
  
心满意足地表情消失在车窗后，发动机的声音逐渐远去。  
  
4月开端的部室，希望不要变成地狱一般的存在啊。被折腾到毫无生气的我，无力地祈祷。  
  
“小雪，抱歉噢，因为安礼同学有约，所以今天可能需要早一点走呢。”  
  
“啊，好…那，明天见。”  
  
“嗯！明天见！小企也是，拜拜～”  
  
“啊…哦…”  
  
因为昨天被阳乃小姐胁迫参与犯罪的缘故，失眠了整晚，今天自早晨开始也是浑浑噩噩的度过，勉强地回应着由比滨的道别，忽然间感受到雪之下带着疑问色彩的目光。  
  
喀嗒，部室的门关上了。由比滨的脚步声逐渐远去。不敢抬头，就这样盯着手中的文库本。  
  
隐隐约约地，不同的脚步声交错，门外走廊的远程，两个模糊的声音传来。心脏顿时紧缩，仿佛要停止跳动。视线动摇着，文库本书页的字迹洇成一线。  
  
砰——

“呀～哈喽～”  
  
金属撞击声与明快的女声同时响起，余光感受到雪之下看向部室门口的惊愕视线。  
  
“姐姐…”  
  
随之而来的是明显的抵触色彩。夹在两位雪之下小姐之间的我仿佛处于最危险的火线。气氛赶快缓和下来吧，哪怕只是稍微融化一点也好，就一点…  
  
下一秒，大腿和肩部同时传来压迫感，脸颊旁细微的气流吹动，是发丝扬起带来的风。单薄的课椅与地面摩擦着，却没有听到声音——与外界的感官通道似乎全部被封闭，只能感受到躯体上传来的阳乃小姐的气息。不，不应该是这样，这和之前说的不一样，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八幡还是和之前一样冷淡呢。”

撒娇般嗔怪的语气贴着耳畔响起。  
  
“……”  
  
瓷器撞击的清脆声响自长桌的另一端传来，课椅倒下，书封与地面接触发出“啪”的轻响。  
  
“啊，小雪乃也在啊～”  
  
所以说快点从我身上下来啊！会死的！今天我会死在这里的！就为了雪之下家女儿们之间的恶作剧要葬送一条鲜活的生命吗？！  
  
“……”  
  
听不到雪之下的声音，但是却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呈放射状暴涨的尖锐冰棱般的气场。一边尽力让鼻尖远离阳乃小姐，一边偷偷地瞟向雪之下的方向——某人的表情仿佛能让人看到河川彼岸的花田。  
  
“玩笑也要适可而…”  
  
“居然在走神呢，要好好惩罚才行。”  
  
与打断雪之下的话语伴随而来的，是耳尖带着湿润的刺痛感——！！！！！——内心的警报系统开启到最高档，却无法组织起象样的抵抗。身体仿佛不属于自己一般无法动弹，只好拼尽全力地压抑着恐慌。  
  
“……”  
  
再一次地，雪之下陷入沉默。刘海的阴影遮挡住眼睛，小巧的唇有些泛白。  
  
“回去了。”  
  
没有捡起书，也没有去管桌面上的茶渍，就那样拎起半开着的书包，快步走出部室。残留在空气中的尾音带着微微的颤抖。  
  
雪之下的身影消失在门外的一瞬间，躯体的压力也随之不见。带着颇为惊讶又有些许遗憾的表情，阳乃小姐站起身来。  
  
“你…”  
  
内心涌起无从说明的气愤，却不是对阳乃小姐。闷闷地克制住需要被发泄的情绪。  
  
“哎呀…好像不小心过头了呢…”  
  
轻声地嘟囔着，表情却没有丝毫变化。倏而，想起了什么似的，阳乃小姐转向我，眼中重新泛起狡黠的光。  
  
“比企谷君，追上去的话，比较好哦～”  
  
绕过阳乃小姐走向长桌的另一端，捡起地面上的书，轻轻地拂去书封上的灰尘。一言不发地走出部室。  
  
雪之下很生气，生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无论生气的原因为何，和阳乃小姐同为触发者的我必须负起责任。道歉并请求原谅是必须的行为。被轻易支配、协同他人为恶的我，应该是被讨厌了吧。因为我的软弱与阳乃小姐的恶作剧而想起了童年时不好的记忆也说不定。  
  
转向楼梯，想了想，选择了向上的方向。无法确定雪之下的去处，但是直觉告诉我应该如此。  
  
果然，推开楼顶入口的门，夕阳下，远处娇小的身形后拖出长长的影子。  
  
深吸一口气，向那个身影走去。接近后，深深地弯下腰。  
  
“对不起。玩笑，过头了。不应该就那样被阳乃小姐……”  
  
“总之…很抱歉…是我的错…”  
  
背对着我，虽然之前稍稍侧身接过了手中的书，但是很快便转过身去不再看我。  
  
“那个…”  
  
没有回应。甚至连轻微的动作也不见分毫，完全地无视着我的存在。  
  
“不会再出现今天这种情况了，以后每个四月，不，无论是否是四月也都不会让这种事情再发生了。”  
  
“我理解那种心情，虽然会是奢求，但还是…”  
  
不知是哪句话起了作用，面前人猛然转过身来，低着头的我慢慢地将视线从地面抬起。最终却看到雪之下若无其事的表情——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般，饶有兴味的带着观赏的目光看着我。甚至，嘴角还若有若无地上扬。  
  
“雪之…”  
  
在疑问占据头脑、转化为完整的词汇吐露之前，感官首先被温暖与柔软填满。两个音节之后，肩上再度传来压迫感，强忍着笑意的声音在耳畔响起：  
  
“呐，比企谷君，愚人节快乐～”  
  
触感迅速地消退，雪之下轻巧地转身，向天台出口走去，僵在原地的我，只来得及看到仿佛因整蛊成功而带上笑意、却不知为何被夕阳染红的侧脸。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雪之下的好心情，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四月一日的我，陷入深深的困惑。

————终————

**阳暮れて家路近くありせば**

「我望着那照在纸门上的阳光，深深感到了好一个清爽的秋天。」  
  
指尖接触到的书页上，淡淡的橙黄色细碎地闪耀。仿佛无意间契合映照着的文字一般，缓缓下沉的夕阳带走了大部分燥热，留下的光影触及肌肤，留下的温度让人想起初秋傍晚温凉的溪水。  
  
长时间的阅读让眼睛有些疲劳。放下《吉野葛》，崭新而挺括的纸张带起一阵微风。书脊与桌面接触，发出轻巧的声响。  
  
将视线移向书桌之外：因为坐在靠近街道的橱窗边的缘故，只需向左偏头，西装革履而拖着疲惫步伐的人们，微笑着哄逗活泼小孩子的人们，欢闹着走在回家路上的人们，就这样映入眼帘。或许是因为这条商业街已经有些年岁，住户们彼此很是相熟——梳着马尾的少女向商铺店主们依次打着招呼经过，是哪家店家的孩子么？茶色头发的男生转过路口，刚刚还显得无比放松的马尾辫少女一下子慌乱起来，机器人般挥舞着手臂，红着脸匆匆告别，消失在视线之外。街道上林木般的身影延伸拉长，夕阳静静地悬着。  
  
“怎么了吗。”  
  
空气振动。将目光收回，木桌对面的人刚刚从书中抬头。玻璃折射着如水的阳光，在小巧的脸上造出精致的阴影。有些晶莹的白皙面庞染上温暖的颜色，同样晶莹的眼瞳则是琥珀的质感，啊，不，或许是琉璃。洒上金粉的发梢掠过姣好的唇边，遮住微微上扬的嘴角。  
  
人偶…么。  
  
想说些什么，话语却停留在舌尖，一时之间心里只是升起有些荒诞感的比喻。  
  
“诶…唔…没什么。”  
  
在琥珀瞳孔中的神色从疑惑转向嫌恶前成功地做出了回答。呼，好险。  
  
“以后请不要用那种危险的眼神一直盯着我。”  
  
然而熟悉的语句还是传来，有些故意为之的嫌疑喔，刻意的毒舌一点也无法衬托角色的可爱属性，所以不妨收敛一点如何。  
  
“…才没有，只是在想时间而已。”  
  
天空层层迭迭的昏暗，应该是下午五点之后才有的光景。  
  
“那么，要回去了吗。”  
  
“我是无所谓啦。雪之下你如何？”  
  
稍稍偏了偏头——这动作让我想起第一次看到镜中自己可爱身躯而好奇无比的猫咪，带着些回忆起重要事件的目光，面前的少女看向我。  
  
“的确应该去找由比滨同学他们了呢。”  
  
“啊，对，还有泉和安礼。”  
  
不过按照他们几人的相性，这时候应该找到了某家人潮汹涌的热门店家在大吃大喝——同时进行诸如讨论食物的成色、分享各自的战利品、思考锁定下一步行动的目的地一类的活动。暗暗想着，并没有说出来。  
  
“先发消息联系一下吧。”  
  
提出这样的建议。  
  
“嗯…不过…”  
  
雪之下的目光转向木桌上的书本，言语间流露出些许迟疑。  
  
“想要哪几本，剩下的我会还回书架的。”  
  
带着些许惊愕的眼神向我投过来。不要这样对我啊，我也没有懒到这种地步，而且，待会儿确认完消息不也是需要进行这一步骤的吗，现在去的话还可以节省时间。  
  
“意想不到的勤劳呢。”  
  
带着微笑，雪之下将面前的书本仔细地按顺序迭好后捧起，递向我。  
  
“由上至下，全部都要哦。那么，拜托了，勤勉谷君。”  
  
还真是喜欢书呢，不过好像我也不想留下任何一本就是了。拿起自己这一侧的书后，小心翼翼地接过雪之下手上的那几本。不经意地，柔软的温度自指尖传上来，透着秋日阳光般的凉意——仅仅只是一瞬而已，心跳却长久地停滞。急忙向后走去，身体带动桌椅拖曳，发出巨大的响声。  
  
“这是在书店。”  
  
轻叹了一口气，仿佛见到什么不可救药的事物一般，雪之下看向我。  
  
“请轻声一点。”  
  
“啊..啊…哦…抱歉…”  
  
含糊着，连忙向书架深处走去。偷偷地回头，雪之下若无其事地放好书包，开始摆弄着手机。察觉到什么一般，她向我看来——匆忙转过头，还好，没有看到她的脸。  
  
不要动摇。不会动摇的。深呼吸着，止住胸腔内绵密如针刺般的轻微疼痛感。  
  
来到书店的柜台。带着礼貌的笑容，戴着眼镜、发型有些散乱的男人迎了过来。——即使会把想要的书好好地买回家，把以售卖书籍为主要目的的地方当作图书馆或者咖啡厅还是有些不好意思。能允许我和雪之下在这里看书的书店老板着实是很好的人。  
  
“要回去了吗？”  
  
“嗯，给您添麻烦了。”  
  
“没关系啦。哈哈。”老板爽朗地笑着，随后，对我狡黠地眨了眨眼。  
  
“你们让我想起了另一个小朋友呢。”  
  
“嗯…？”  
  
“比你们小一点，也是个喜欢读书的孩子，会把自己写的小说带来一起修改。不过很是内向，初中时遇到喜欢的女生只好在我这里和她约会，不过能给我看店也不错。”  
  
“不…那个…”  
  
解释是一件很简单又极其困难的事情，缠绕着的话语不知如何说出口。就这样默默站着。  
  
或许是察觉到我的窘迫，老板没有再调侃。转而将我手中的书接过。  
  
“所以，想买的是这些？”  
  
“啊…嗯…”  
  
脸颊还是有些发烫。  
  
“需要包书纸包起来吗。对书籍保存有好处喔。”  
  
“啊…好的，麻烦了。”  
  
“那么，挑选一款吧。”  
  
这样说着，老板拿出几张类似图形样品的卡片。一般来说，有些书店会直接使用具有本店特色的包书纸，或者干脆是带有自己品牌艺术化设计标志的图案。不过可能是因为私家小店的缘故，这家书店采取了直接订购普通包书纸的做法，不过从产品本身而言依然很精致就是了。  
  
“嗯…那么，用这个吧。谢谢。”  
  
短暂地思考后做出了选择。指向带有黑色小猫图案的那一款。  
  
“没问题。”  
  
手法娴熟地打包，老板将装好书的袋子同找零一起递给我。回头看向书架那一侧，雪之下正向这边走来，遇上我的眼神，微微点头示意着，看来是已经确认可以离开的意思。在柜台前稍等了一会儿，和雪之下一同向老板告谢并道别后，走出了书店的小门。  
  
“由比滨怎么说？”  
  
“他们找到了一家最近刚刚开始营业的人气寿司店。”  
  
果然如此。  
  
“所以…？”  
  
等待着雪之下将接下来的行程和与由比滨一行人汇合的地点时间告知。可她却只是将眼神转向一边，犹疑着，轻轻低下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夕阳的缘故，白皙脸颊上的樱色似乎加深了一些。  
  
“嗯…我告诉由比滨同学…想…先回家，…有些累…而且也不是很能去人太多的地方。”  
  
声音一点一点地微弱下去，最后几个音节几乎听不分明。  
  
“啊，那直接去车站好了。”  
  
是因为对由比滨愧疚嘛，其实也不用在意这么多的，毕竟她、泉和安礼三个人加在一起估计算得上是商业区最强战力了吧。说到这一点我很钦佩泉和安礼两人在逛街上的天赋——无论是体力还是对商品的嗅觉，换做是我的话，好像每一次和女生一起出门都很累…下一次一色再来找的话，把安礼推出去好了…  
  
这样想着，我提着装书的袋子迈出脚步。雪之下却有些呆呆地站在原地。  
  
“怎么了？”  
  
“啊，没什么。”  
  
也只是一小段时间而已，确认着什么似的，几步之后，雪之下跟上我的脚步。  
  
黄昏的街道散发着温暖的气息，街上的行人比之前隔着书店橱窗看见的稍稍多了一些，相应的，喧闹的声浪也稍稍地高了一些。不过，老街的规模总是有限，因此即使是这种热闹，也维持在让人舒适的范围之内。朝着车站的方向，我和雪之下并肩走着。  
  
“真是自觉呢。”  
  
带着笑意的声音从身侧传来。雪之下看着我手中的袋子。  
  
“嘛…”  
  
“和一色同学在学生会圣诞活动时养成的习惯？”  
  
“才不是…”  
  
因为小町啦。心里默默地想。每次和小町出门购物，搬运工的重任自然由作为哥哥的我来承担。不过小町也总是以「这是作为绅士的基本礼节喔，不仅对妹妹，对其他女孩子也应该如此」一类的话念叨我就是了。  
  
不过说到一色，当时雪之下为什么那么生气…现在我都还记得去会议室时令人浑身发冷的视线。  
  
听到我的否认，雪之下没有说话，只是不自觉地露出带着胜利感的微笑。不要在奇怪的地方燃起争斗的好胜心啊…  
  
“比企谷君，也回家…？”  
  
沉默并没有维持太久。  
  
“嗯，他们三个晚上应该还会继续逛吧，我可受不了。”  
  
“真不负责任呢，明明接下了委托还要中途偷跑。”  
  
你不是也一样。心里默默的吐槽，不过没敢说出口。  
  
“与其说是委托，不如说是安礼想要出来玩吧…”  
  
虽然的确是因为以侍奉部名义接下委托而出门，不过，说着“请帮我熟悉这个世界，啊，以及推荐一些好的约会地点”的安礼明明就是一副我想在周末逛街的模样。而且，当时情绪高涨的也只有由比滨而已，你不也是因为她才答应的吗。  
  
“也是呢…”  
  
想起了什么烦恼事般，雪之下轻轻地扶额。  
  
逃离。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那么胜利大逃亡也不为过。虽然是因为碰面的地点人太多，屡次走散才不得不分头行动，但是怎么说也避免了将能量耗空在茫茫人海中的悲惨结局。只是想着找一个人少一点的地方吃午饭的我们能凑巧进入这条老街找到书店也是一件极其幸运的事情。  
  
“不过想不到比企谷君也能静下心来好好地看一下午书。”  
  
“我在部室里不也是一样吗…”  
  
“啊，还以为只是因为在学校而已。”  
  
“要你管…”  
  
……  
  
似乎并无具体意义的对话持续着，一如人世间似乎并无具体意义的日常。  
  
「黄昏的街道如果无穷无尽就好了」  
  
忽然生出有些幼稚的念头。

————终————

**Unspoken Words**

（四月，某日，春天的下午）  
  
“呐呐，结衣，一直在追的那个，昨晚完结话已经放送了噢～”  
  
“呜呜，动画组真是的，薇酱还是一个人…”  
  
“哈…哈…这个还好啦…”  
  
“果然小安到底是男性视角呢，看这种作品，明明想要大团圆结局才好。”  
  
“诶…嘿嘿…”  
  
“安礼你居然和由比滨追相同的动画…”  
  
“…诶…是因为是那一部啊，比企谷同学你不也在看来着，昨晚感觉怎么样？”  
  
“啊啦，比企谷君，不可貌相呢。”  
  
“吵死了，只是因为当初那家公司在各种媒体管道做出的宣传声势太大所以不可避免的好奇而已。”  
  
“诶…小企也看的么…”  
  
“所以说那是什么眼神…”  
  
（桌椅拖动声）  
  
  
“呜啊！由比滨！”  
  
“很过分吧！少佐没能回来，动画组很残忍吧！啊真是的，怎么可以这样，明明一直在期待着…”  
  
“冷静一点…你先…坐好…”  
  
“啊…啊…诶…抱歉…小企……嘿嘿…有些激动了呢，毕竟是第一次知道…”  
  
（隐隐约约：哼）  
  
（又不是我的错…）  
  
“咳咳。嘛…我倒是比较同意安礼的观点。”  
  
“嗯嗯～”  
  
“诶——怎么可以这样…不过是小企的话也好像可以理解的样子…”  
  
“由比滨，这部作品从立意上而言，逝者不再归来要好于仓促的复活。毕竟悲剧一般而言总是比大团圆喜剧更加深刻。”  
  
“一般论可是不好的习惯。不过在这里也算是误打误撞地用对了，「背负罪孽独自活下去」，能体会到这一点还真是不辜负你那副时刻散发着不详气息的鬼之眼呢。”  
  
“是是…”  
  
“诶…”  
  
“…？…”  
  
“小雪…？”  
  
“嘛…姑且…也看了一点…”  
  
“哈，雪之下你也…呜………”  
  
“嘛嘛…毕竟是部蛮热门的作品嘛，雪之下同学会关注也不奇怪。”  
  
“嗯嗯，精致的人偶和古典欧洲感觉也很符合小雪的气质呢～”  
  
“由比滨同学…太近了…”  
  
“嘛，不过台词水平有些参差不齐就是了，明明可以写出「还在烧」一类的句子，男主角和他哥哥的独白却真是令人尴尬。”  
  
“小企你少说两句啦！哼！哪里尴尬了，明明少佐那么深情…”  
  
“过犹不及而已。事实上除了最后一幕的那一句表白，最重要的夜间两人在街道漫步剧情的台词把控简直是灾难。如果是我，那种情况下面对尚不知如何描摹内心情感的女主角，宁愿只是送她回到驻地也不会说出那种话。”  
  
“嘁……”  
  
“代入主角的自我满足行为真是恶心。”  
  
“哦～夜行哈…”  
  
“……”  
  
“安礼？”  
  
“啊…没什么，没什么，哈哈。很独到呢，比企谷同学。”  
  
“他只不过是故作姿态而已。”  
  
“…那还真是对不起了啊…”  
  
“明明是很感人的故事，为什么感觉被小企看了之后就变得让人…”  
  
“我也没有完全否认这部作品的闪光点好吗，单单作为一部情节经典的治愈向作品还是合格的。”  
  
“情节经典…？”  
  
“就是…嗯…老套…”  
  
“好过分！”  
  
“本来就是…战争，为爱牺牲，生死两隔的恋人，战后的自我救赎。好歹这部作品还算没有局限于一个太小的格局。”  
  
“嘛…结衣其实你也不用太在意，毕竟我们看来的确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  
  
“小安也这样…呜…”  
  
“没有没有，嘿嘿，我还蛮喜欢的，战火中互相爱慕却无法传达的两人在最终决战中一生一死这种桥段。少佐和薇酱最后的对话也很打动我哦，「我真心的…」，对吧，比企谷同学。”  
  
“嘛…制作组的演出的确把氛围营造得很不错。不过我倒是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感觉。”  
  
“呜哇…好冷血…”  
  
“才不是…只是，一方面相似的桥段在文学作品中早已泛滥，所以习惯了。另一方面，编剧如果顾及正常的思考逻辑，那这么写也在情理之中——从男女主初次相遇的戏份就猜到了。”  
  
“诶……”  
  
“比企谷君，还是好好说话比较好。”  
  
“小雪乃不要用这么慈爱的语气啦！我又不是笨蛋…唔，小企说的那个…嗯…就是说…”  
  
“哈……脚本作者与编剧在设计剧情时无论如何在一定程度上都会考虑角色视角下行为的合理性的…”  
  
“诶…视角…合理性…哦哦……”  
  
“那个…结衣…其实也不用这么勉强自己的…”  
  
“唉。还不明白吗。如果是符合角色自身的行为逻辑的话，无论如何也会做出那样的举动的。假设是雪之下处于那种情况之下，如果像剧本设定那样没有其他存活的可能，那么牺牲自己也未尝不可。”  
  
“……”  
  
……  
……  
  
“哦…好像有些懂了…如果小雪是薇酱，那小企你一定会选择救…诶…诶？！！——”  
  
“哟吼～～～～～～～「我真心的，爱着你啊」”  
  
“……”  
  
“诶…不是…那个…我……只是逻辑…不…啊…那个…我先回去了……再…再见！”  
  
（桌椅巨大的拖动声，金属门撞击声）  
（寂静）  
  
“小企…”  
  
“逃掉了呢嘿嘿嘿嘿嘿嘿…”  
  
……  
  
“比企谷…君…？”

————终————

**The Voice in My Heart**

语言，具备较高智能的社会性种群在发展演化过程中的必然产物，需要不断维护的复杂系统。对于人类而言，这一系统往往涉及自宏观文明至微观个体的各个层次，于是从所谓的linguistics到psychology，从文化与历史的载体到个体意志的体现，语言与「言语」，似是明确又似是模糊地承担起自己的职责。然而愈复杂精密的机械愈具备漏洞产生的可能，如电子云般弥漫着可能性的系统更是如此——  
  
"唉…"  
  
四月的某一个下午，走廊一隅空洞的黄昏让空气显得无比敏感，仅仅是轻叹，却激起振荡往复的声纹。  
  
深呼吸，站立在关闭着的部室门前，告诫自己：深呼吸。未曾犯下错误，因此无需慌张，也无需动摇。头隐隐地疼，睡眠不足的后遗症发挥出应有的威力，眼睑颤动，竭尽全力地湿润酸涩的眼球——失败。无奈地，调整镜架，黑色的镜框下沿与稍显浮肿的眼眶下方重合，边缘露出一丝青色。  
  
「如果没有其他选择，那么牺牲自己也未尝不可」  
  
再一次地，二十三个小时前借由声带振动发出声音传达的语句在脑海中翻滚往复，一字一字地拆开又重复拼合，没有问题。逻辑是正确的，如果是由比滨说出这种话也毫不奇怪；字词选择没有暧昧的色彩，因为没有婉转与曲折的余地；语意明确没有歧义，已经将内心的想法明确地传达，语境——  
  
「结衣，其实我对这种情节还蛮喜欢的啦，最后一战，相恋的两人中的一方为心爱的人牺牲什么的。」  
  
「情节经典…？」  
  
「就是老套啦…凄美爱情故事的传统展开，逻辑上来说看到开头就能猜到结局…」  
  
「就好像，假如是雪之下，在这部动画的剧本设定条件下，如果没有其他选择，那么牺牲自己也未尝不可。」  
  
——完全搞错了。  
  
单纯为了让由比滨理解「剧情走向采取了经典模式」而选择用她认识的人举例，无意识地让自己和雪之下处于某种尴尬情景，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明明让小町或者户冢成为那一个例子中的对象也可以——难道是因为连想象她们处于那种危难之下都不忍心所以才会让雪之下顶替吗？类似「即使是假设也不可以！让小町陷入危险。什么，雪之下？啊，那无所谓啦。」之类的想法，或许我对雪之下能力的信任有点过头…不对！问题不在这里！所以说为什么会把雪之下代入那样的角色啊…  
  
清晰地感受到脸颊各处肌肉的扭曲感，我现在的表情一定很难看。想敲打些什么，然而想到仅仅一墙之隔的处所，抬起的手又拼命地放下，陷入一种只能在心里默默无声地叫喊挣扎的悲惨境地。「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无声无形的嗓子都快要喑哑了。  
  
"你在干什么呢。"  
  
"哈？！——"  
  
毫无预料的，面前的门被"嗒哒"一声推开，风从面前吹过，熟悉又陌生的清新气息和一如既往的清冷声音一同传来。黑色的发丝安静而柔顺，粉色发圈束着弧线优美的马尾，松浮地坠在胸前，好看的眉轻皱，带着些许困惑与些许嫌弃的表情，面前的少女微微抬头地看着我。视线交错，惊异的色彩也加入那副澄澈的眼瞳中。  
  
"啊……你怎么…"  
  
"唉，已经完全退化了吗。腐烂的气息却一点也没有减少，关着门坐在桌前看书也能感受到，没想到真的是木偶谷君。"  
  
完全受不了一般的语气，雪之下轻扶着额侧。转过身向窗前的座位走去。  
  
"抱歉…"  
  
不知被什么吸取了全部的注意力，含糊地应答自己也不明其意义的话语，恍惚着，跟着前方的身影走进部室。  
  
良久的沉默。  
  
重新回到座位上后，雪之下彻底无视了我的存在，较往常而言程度更甚，隐隐地察觉到原因，但是因为某些无法言喻的因素，就这样放任着沉默蔓延，倒不如说这种无视正合我意。印有潘先生图案的灰色瓷杯放在她的面前，茶壶与盛有曲奇饼干的小碟子也一并摆着。然而雪之下只是低头盯着黑色小猫封书纸包裹着的小本子，脸上看不清表情——只是胸前的粉色发圈很显眼就是了。事实上，印象之中，在学校里似乎从没有见她这样打扮过，在公寓时她倒是经常会把头发这样松松地束起来。无论如何，如此发型加上JK制服的雪之下总给我一种如果戴上异色彩瞳就会成为手持火枪的红裙大小姐形象的感觉，又或者是换上巫女服饰后主持传统祭节的名门长女——大概是会接待其他家族来访的代表，说出「非常感谢，我收下了」一类客套话的那种，不过如果是雪之下家…  
  
“怎么了吗。”  
  
一瞬清醒，又因为自己刚刚的胡思乱想而短暂地失神，重新看向雪之下。右手轻抚着胸前的发圈，她的脸上露出戒备的表情  
  
“…啊…抱歉…”  
  
依旧不知为何只能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有些慌乱地撇过头，手忙脚乱地重新翻开文库本。  
  
该死，到底在动摇些什么啊。  
  
“红茶…要喝吗？”  
  
轻轻的叹气声传来，误会了什么一般，雪之下抛出问题。  
  
“…嗯…？…哦…谢谢…”  
  
茶水与瓷杯光滑内壁碰撞的声音、瓷杯在桌面上微微滑动的声音、室内鞋与地面接触的声音传入耳朵。水雾升起，红茶的香气若有若无。——应该接过来了吧，这样想着，视线从字符串上转移，抬起头。  
  
“呀——”  
  
脸颊传来气息轻点的触感，游丝一般的发尾拂过。红茶，不，是另一种…没有心思去辨明，或许是时间暂时停止带来的思维凝滞，像是被放慢了的电影镜头一般，琥珀般的液滴浸入书页，洇开，像是墨迹；发丝也散开，露出精致的侧脸。  
  
“抱..抱歉…”  
  
“…你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是第几次，雪之下无奈地看向我。  
  
“真是没办法…”  
  
手中的书本轻微地晃动着，似乎能感受到纤细的指尖一点一点轻轻按压的触感。在做什么呢.…雪之下…  
  
“下一次请小心一点，低能谷君。”  
  
有些嗔怪的语气。白色的手帕从身前的文库本上移开，弯下的腰重新直起来。  
  
“是…”  
  
“可不要把茶杯打破了哦。”  
  
“喔…好…”  
  
面对安静地应答着的我，雪之下的脸上显露出小小的惊讶。  
  
“真是听话呢…”  
  
“嗯…诶…？”  
  
刚刚似乎听到了什么危险的词语，正想要做出反应，另一个方向上传来的巨大声响却没有给我机会。金属碰撞的声音和杂乱的脚步声同时响起，与此同时，熟悉又令人头疼的问候声随之而来。  
  
“呀~哈喽~…小雪…啊，还有小…小企也是…”  
  
“哟吼，下午好呀~两位。”  
  
由比滨的声音不知为何带着些犹豫，安礼狡黠地笑着，在经过我和雪之下身边时暧昧地眨了眨眼。「少佐先生与…的下午茶时间呢，打扰了哟」——有生以来第一次地，对自己自动解读某些眼神隐藏含义的能力感到厌恶，郁闷的情绪却也不知道应该对谁发泄，啊啊，对于这世界而言时光倒流并无意义，因为人总是会犯下相同的错误，然而我却无比想要回到前一天下午的那个时刻之前，尚未说出口的、尚未表露的语言将不会成为导火索，至少，暂时不会。  
  
没有继续去看由比滨和安礼两人的表情，指腹在刚刚留下的一小块琥珀色印记上摩挲。却不知为何忍不住用余光扫向那个方向。  
  
是在意着那个人的想法吗，毕竟昨天她也在场。可是，如果是她，应该不会误会才对。一定是这样吧。从进入部室以来一直恍惚着的心神开始收束，却没有走向更好的方向，不可避免地再次陷入了纠结特定问题的麻烦境地。自我意识的过剩从理论上而言不应该出现，因为忽视周边状况而说出令人误解的话语本身就是我的错，因为这种词句组合而对无端卷入的另一方的心理进行自我满足般的揣测更加令人不适，然而现在的我却如同为解口渴而慌不择路饮下鸩酒的傻瓜一样。

“那个，小企…是…又感冒了吗…？”  
  
意料之外的问话传来，无法回避，只好将视线投向由比滨。  
  
“嗯…？”  
  
“眼镜啦，又是眼镜，上次不就是因为发烧吗。”  
  
“我怎么一点也不记得我做过这种多余的事啊…”  
  
冷汗从额侧划过，仿佛是偷吃糖果的小孩被发现一般的心悸。由比滨不满地嘟起嘴。  
  
“明明那天把我和小町妹妹都抛给了阳乃小姐…哇——饼干！小雪小雪，那是蔓越莓吗…”  
  
盛满曲奇的碟子成功地吸引了由比滨所有的注意，眼镜、感冒、赏樱与中途逃跑，一切的一切都不如雪之下精心烤制的点心，至少在由比滨看来是如此。如往常一般有些为难地应对着，雪之下就像没有听到刚才的对话一般采取行动，重新沏好茶之后，又坐回到座位上捧起书本。  
  
是…解围吗…？探询的眼光没有在她身上过多停留，因为安礼不怀好意的笑声已经再一次地传了过来：  
  
“比企谷同学也有戴眼镜的吗？”  
  
这是哪里来的熟悉的问话，情境复刻吗，虽然想让时光倒流但可不是这种程度啊。不过还好，昨天的话题没有继续。  
  
“不，只是偶尔…也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戴的理由…”  
  
“诶…还以为是被要求了，送出的礼物想要被使用什么的。”  
  
“不会有那么无聊的人吧…”  
  
顿时感受到危险的视线，长桌的另一侧，雪之下眯起眼。请不要把所有人的话语都认为是我的过错好不好，责任人是安礼，是安礼诶。而且并没有指明的情况下就自顾自地撞进来可不像你啊，我可是完全自愿地用着这副眼镜喔，如果不是之前每次都被怪异的眼光看待我也会经常戴着的…脑海中的警报疯狂地响起，然而下一个瞬间，掀起意识浪潮的重力消失不见，记忆的羽毛若无其事地坠落，让鼓面上跳动的沙粒平静下来。  
  
「喜欢这样」  
  
袖口轻微的拉扯感，小声的呢喃。  
  
喜欢…这样吗。  
  
视线再一次的失去焦距，就那样呆呆地坐着。今天失神的时间过头了，这样想，可是却也无法从精神的泥沼中挣脱开来。一时间，只感受到不同声音在面前空间交错。  
  
“…说起来小雪今天也把头发扎起来了呢…”  
  
“嗯…天气稍稍有些热，所以就…”  
  
“粉色发圈很漂亮！雪之下同学很有气质哦~”  
  
“…谢谢…”  
  
“话说比企谷同学完全没有意识到吗，看他一直没有什么反应的样子…”  
  
“嘛，如果是小企…也没办法呢…唔，诶…说起来小雪的发圈…”  
  
“和那个男人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完全是无所谓的事情。”  
  
清冽的声音带着一丝莫名的情绪，从恍惚中稍微清醒后看向雪之下，纤细的手指有些不自觉地抚摸着发圈旁柔软的发尾，依然是没有丝毫波澜的脸，连说过话的痕迹也没有留下，只是小巧的唇带上了几乎不可见的向下的弧度。  
  
又不是真的没有注意，有什么好生气的。  
  
默默地说着，字面意义的「默默」，因为如果真的说出口，那一定会是更加糟糕的局面，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不，对不起，无意做个哲学家，我的意思是人不能连续两次犯下同样的错误。  
  
重新转向文库本，雪之下也不再参与谈话，小口啜饮着红茶。  
  
当然想让另外的两人安静下来似乎不太现实，如果只有由比滨在，她倒有可能好好地边啃饼干边和手机或者情报杂志进行交流，但是现在部室里多了一个安礼——虽然看起来是人畜无害甚至带着些腼腆的文学青年形象，骨子里还是喜欢吵闹且带着些死宅属性，小孩子一样的个性有过份狡猾，甚至雪之下也拿他没有办法。果不其然，喀吱喀吱地嚼着饼干，安礼像是护食的仓鼠一样开口。  
  
“呐呐，结衣，那个项链，我已经下订单了哦。”  
  
“诶…呜哇，你居然真的…只是随…”  
  
“嘻嘻，因为我也很喜欢啊，没关系啦，反正也不是很贵重。”  
  
“…但…”  
  
由比滨的声音一点一点地低下去，闪烁不定的目光偷偷地看向我——肩侧像要被点燃了一般，无奈地放下文库本，明知故问地回望过去。  
  
“啊，啊，小企…诶嘿嘿…”  
  
这孩子到底在慌什么啊。  
  
虽然从刚刚的只言词组中已经大概猜到了事情的走向，不过只是为了确认一下，还是看向了安礼。视线转向他时，在半空中与雪之下的眼神相遇，哈，果然涉及到由比滨时就会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所以？”  
  
虽然可以理解，但是也不要这么凶啊。  
  
“是类似手办的礼物哦！”  
  
带着得意的神色，安礼轻快的语调响起。这家伙还真是不怕雪之下。  
  
“不久前看到的，其实不是官方产品，但是也是很厉害的人纯手工打造的。”  
  
笑嘻嘻地进行着科普，安礼拿出手机，应该是在找商品图片。坐在他对面的由比滨带着为难的笑看着雪之下。  
  
“喏，就是这个~”  
  
手机屏幕点亮，深邃而澄澈的碧色荡漾在造型古典的金属支架中。棕色的手套勾勒出纤细的形状，在那之上是初雪般清冷、带着欲泣微笑的脸。  
  
“因为结衣说过像是「很漂亮所以很想要」一类的话，所以想着送给她来着。”  
  
“不要这么说啦…”  
  
“嘻嘻，没关系的哦。毕竟其实说到底只是模型，也不是真正的宝石首饰。不过还是希望结衣你会戴，虽然不用像是薇酱那样啦~如果真的每天都戴着的话我也会很害羞的。”  
  
“呜……可别说了…”  
  
“不过还是会有希望传达的心意在的——和动画里不同啦，虽然东西都是一样的。每一份礼物，送出的人也好，收下的人也好，都是这样。结衣如果一直不戴也没关系，因为如果有好好地珍藏，那也证明我的心意传达到了，当然如果会戴上，哪怕只是偶尔的一次，哪怕只是因为种种其他理由，我也会很开心哦。”  
  
安礼依然喋喋不休，由比滨则已经开始不停地冒着蒸汽。可是，我无法生出更多的想法。而那个刚刚还在因为担心而语气紧张的人、那个最应该为安礼对由比滨所说话语感到关切的人，也反常地安静下来。一时间，部室好像只剩下了嬉笑着的两人的声音。  
  
机械般地接受着外界传来的信息，这是第几次了，一天之内如此频繁，果真像由比滨说的那样有些发烧也不一定。安礼的声音如蚊蚋般传来，好吵，真的好吵，不要再说下去了。  
  
“诶…什么？！”  
  
由比滨的惊呼响起，或许是话题在不经意间从深情的表白中被带偏——隐隐地听见了“两条同样的”“抱枕”一类的字样，虽然无暇去细想，但是潜意识中觉得安礼应该是说出了什么不得了的话。由比滨依然冒着蒸汽，但现在显然是因为出离的愤怒。桌椅的移动声与安礼带着笑意的道歉一同出现，其中夹杂着是“笨蛋”的嗔骂，安礼似乎是想要逃走，部室的门被拉开，脚步声轻快地远去，另一个声音稍稍犹豫了几秒，也紧跟了出去，嬉闹声随之在走廊上传来。  
  
部室重新陷入寂静。  
  
雪之下有些错愕，稍微偏着头看向原本安礼座位的方向，似乎想要说些什么却没有来得及一般的表情。相较于早已习惯的神色，有些迷糊的可爱。  
  
意识到我的目光，雪之下转过头来，眼神再次相接的那一瞬，失重感再次传来。呆呆地看着对方，没有说话，也没有像那时一样马上移开视线。  
  
最终雪之下还是偏过头，手指攀上发圈，似乎是想要把它取下来。动作却迟滞又笨拙，樱色的脸颊沾上焦急的神色，或许是因为我一直在看着的缘故。轻咬着下唇，终于，放弃了什么一般，雪之下重新把有些凌乱的头发束好。粉色发圈依然垂在胸前。  
  
“抱…抱歉…”  
  
时间的湍流冲刷着脆弱不堪的神经，终于意识到眼神聚焦过久的我急急忙忙地侧过身坐好。鬼使神差地，在无法听清地道歉说出口之后，像是琴键按下后的余音，另一句话，不知是否应该存在的词句从嘴边滑出。  
  
“很适合你…”  
  
无法确定是否真的发出了声音，也正如这种无法确定的延续，一瞬而逝的笑容小小地绽放在雪之下的脸上。  
  
「啊啦，比企谷君是在说自己眼光好吗」  
  
顽皮的闪烁着，点点光芒映照在眼瞳中，是夕阳的金色。  
  
胸腔的某处传来细微的爆裂声，是铁环吗，断裂后马上熔化，温度升上脸颊。连忙低下头，试图用并不存在的阴影掩饰快要溢出的某种窘迫。  
  
然而获胜的将军没有放过早已败北沦陷的对手，时针转过微妙的角度后，耳畔感受到熟悉的温凉与柔软。镜架的压迫感渐渐地减轻，一切仿佛是那个早晨那一段时间朝着不同方向的回溯重演。超出心理准备之外，讶异地转过头，玻璃将一部分光线偏折，如瀑的长发扬起奇妙的弧线，若有若无地接触着脸侧。  
  
“暂时…取下来。”  
  
距离感失却后，声音和眼瞳仿佛融合在一起，面前的少女拎着眼镜，雪白的手指轻巧地与黑色的镜架缠绕。  
  
「在学校里，是第一次呢」  
  
「也没有特别的原因，大概」  
  
“以后…或许也不会…”  
  
「…」  
  
“…难为情…有些…”  
  
「不过如果像是那个时候的话」  
  
“…诶…？”  
  
雪之下惊讶地瞪大眼睛，想到了什么似的，顽皮的神色被羞赧取代。可还是露出了雪后清晨一般明亮的微笑。  
  
「那样，也喜欢」  
  
阳光安静地照进部室，投下有着淡金色边缘的影子。视线不再游离，取代着本应流露的音节与声纹。无需多言，无需言语，粉红色发圈微微地晃动着，雪之下将手中的眼镜放入上衣口袋。本来略微降温的心再一次地和夕阳下的云一起燃烧起来。  
  
「以后，会再戴上的吧」  
  
「嗯。」  
  
许诺与应答，也正如未说出口的肯定的语句，仅仅是许诺与应答而已。没有暧昧不清的婉转修辞，没有模棱两可的词汇组合，无需探寻物品背后的意义，因为存在本身即为意义，无需赋予物品意义，因为物品就是意义自身。  
  
因为原本就只是平光黑框眼镜，和粉红色的发圈而已。

————终————

**A Simple Mission: Someone's Letter**

Part 1

「如果世上真存在命运之神，那他肯定是个喜欢恶作剧的家伙，他总是会装作偶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最喜欢看我们困惑的表情。真是一个讨厌的家伙。但是现在，我要感谢这个讨人厌的神明。」  
  
指尖划过屏幕，阅读模式的网页开端在序章二字后显露出简单直白的文字来。青春小说惯用的手法，或者说，仅有的手法，毕竟故事的结局早已被人看清或揣摩透彻，因此在开头就明明白白地揭谜底也未尝不可。Boy meets girl，他和她的相遇，再加上经典的场景描写——比如温暖的阳光、和煦的风与樱花盛开的坡道，就可以成为一篇说得过去的楔子。噢，当然，不要忘记在序章的结尾或者首章的开头加上最经典的开场白——  
  
「遇见她，是在春天。」  
  
哈，果不其然。进度条滑动，厌厌地扫视从屏幕下方逐条出现的黑体字，无聊与期待混杂的奇怪心态莫名其妙升起——原因大概是知道走向但忍不住八卦，真不妙啊，什么时候开始对这种事感兴趣了呢。  
  
「不妨看看吧，那孩子的小说。虽然是网络连载，不过很精彩呢。也是自己的故事哦」  
  
来自好心书店老板的鼎力推荐或许是这份略显多余的好奇心的来源之一。某种程度上，也带有「如果不去读会显得辜负心意」的不好意思的想法，毕竟两人一起去那家书店烦扰也的确频繁了些，如果无视老板，总是于心有愧。如果是雪之下，光是因为每次买书后老板赠送的小猫系列裹书纸就会对意见建议全盘接受也说不定。  
  
不过必须承认的是，内心深处的确也存在源于自身的好奇：国中生在网络上连载的、传达某种心意的自传小说，像是轻小说中才会出现的情节竟然就这样在身边发生，完全不好奇才是奇怪。毕竟不自觉地就会发出诸如「真的会有人干出写300页小说充当情书这种蠢事吗」之类的疑问，当然，雪之下或许不会问出这种问题，说不定她真的收到过…  
  
不过如果是那家伙，或许连信封都懒得拆也说不定。  
  
奇怪的念头像是被洋流推动旋转的海洋垃圾一样漂浮着。不自觉地趴下来，因为已经进入五月的缘故，整个部室中弥漫着令人不安的燥热，长桌的桌面也并不冰凉。手机半悬在虎口处，外壳的一角懒散地半倚着。  
  
哈…………  
  
“小企…没什么精神呢…”  
  
由比滨的声音响起来。原来这个部室里还有人在…不礼貌的念头一闪而过，对不起。  
  
“……”  
  
“很反常呢…居然也玩起手机了…”  
  
“……”  
  
想解释，但是突然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解释的必要。的确，在部室时没有拿出文库本而是一心摆弄手机与平时的我不符，但是由比滨应该也不会做出什么惊世骇俗的推测——具备基本常识的她应该不会认为我是在关注娱乐新闻之类的消息吧。  
  
“果然是因为小雪不在么…”  
  
“哈？！你是笨蛋吗？在说些什么啊…”  
  
意识回流之前，超出预期的、完全计划外语气的句子喷薄而出。不知为何地猛然直起身，手机砸在桌面上发出沉闷的“哐”的一声，由比滨惊讶地瞪大眼睛。  
  
“啊…因为如果是有小雪骂，小企应该不敢这样懒懒的吧……”  
  
“……”  
  
“…由比滨……你啊……”  
  
“怎…怎么了嘛！本来就是这样…小企不总是越被骂越积极的么……话说小雪几天都没来部室了呢，手机和line也联系不上…平冢老师也只说不用担心，部活照常进行…真是的…小企也居然毫不关心的样子……”  
  
装作没听见由比滨的嘟囔声，重新俯下身子。没有瓷杯的阻挡，一直暗着的手机屏幕上折射出长桌对面空空荡荡的某处。  
  
第四天下午十七时零六分，雪之下雪乃，依然未曾出现在往日的部室之中。

Part 2

“走了哟。”

时针滴答滴答，仿佛黯淡无光的枫叶堆积一般的云层后，夕阳坠下去。收拾好书包，看向由比滨。

她似乎因为之前被无视而有点生气，带着些婴儿肥的脸颊仓鼠一般鼓着。

“哼…”

抱歉啦，不过理论上而言当时我的确没有什么好说的对吧？平冢老师既然已经给出了回复，那么应该相信雪之下才对。话说回来，雪之下不在的时候，由比滨好像也安静了很多——好吧，或许情绪低落也有这一层因素在，自己的好友无声无息地消失一段时间而不做过多说明，在由比滨看来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也说不定。

不过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不要迁怒于我啦。我也不可能随时随地召唤出一只雪之下来哄你开心对不对。唔，一只，不知为何总觉得雪之下会喜欢这个量词——当然是要在与猫咪相提并论的情况下。

“嘛…”

不自在地轻轻挠了挠脸，试图摆脱奇形怪状的念头，总觉得脑海中某几个音节出现得频率太高。被我小声的嗫嚅惊动——更多地是从刚刚开始就一直不停地偷瞄，由比滨努力地斜眼瞟向我。从她的表情猜测应该是想给我震慑，但是怎么看怎么都像是小孩子在闹别扭。不过其实这才是普通高中女生应该有的气场，换作是雪之下的话，这种表情，啊，甚至都不用这种表情，某些状况下甚至连微笑都可以让空气分子沉默着发抖。

微微瑟缩了一下，内心深处双手合十地乞求雪之下大人的原谅。不，等等，本来没必要这么做吧，而且为什么又是雪之下。

“小企…？”

“啊…抱歉…那走吧。我来锁门。”

钥匙圈轻巧地在手指上晃悠，悬挂其上的小饰品发出撞击皮肤的响声。雪之下不在，原本她拿着的部室门钥匙自然由我来保管。

“嗯嗯，快一点哦～”

还真是小孩子，看着一瞬间恢复心情的由比滨，嘴角无奈地上扬。不过这样不也挺好吗，至少雪之下回来的时候不会因为这种事情给我白眼——某种程度上那家伙的确有些，反常，毕竟这种情况也是第一次出现。当然从理论上而言对我个人的生活并不会造成什么影响，只希望这段时间里不要有什么委托。部长大人因事外出，身为社畜的我可不想招惹麻烦。

可是，如果担心某种情况发生，那么其发生的可能性总是更大，墨菲定律就是这样讨厌——部室的门口，由比滨小小的惊呼传来。透过粉色短发与校服肩饰的空隙，隐隐地看到一个矮小的人影。

然而由比滨的惊讶似乎仅仅是因为开门时没有心理准备而被蹲踞门口的人吓到而已，关于这种心情起伏我深有体会，啊，乱来的回忆还是免了吧。没有意识到工作时长之外应该处于休息状态的珍贵道理，满怀好奇与热情地，由比滨扬起标准的「为您竭诚服务」的知心姐姐一般的微笑。轻叹了一口气，看着这样的由比滨，我也只好走到门口——既然无法逃避，那就速战速决好了。

“对…对不起…”

弱气却也很好听的声音抢在由比滨说话之前响起。小一号的人偶一般的女生低着头，但是阳光从身后照向身前人的脸颊，所以依然可以看清黑色刘海下闪烁的眼神。是因为紧张与耽误时间的些许愧疚的神色。

其实也没关系的啦，毕竟现在接下委托耽误的也只是聆听具体事项的时间，所以不妨赶快放松心情，在白色街灯亮起之前好好地说出来。当然，如果是需要我回避的话题，由比滨，对不起了，上天总是会在关键时刻赋予某些人使命，做好承担的觉悟吧——

想法流露完全之后的下一秒，衣袖被紧紧地抓住，侧过头去，由比滨的脸上露出模版制作般的微笑。“我们有什么能帮到你”的问话声同时响起来。然而面向我一侧的声波在脑海中自动转换成了完全不同的文字。

「不要想逃！哼！」

天，你这是从哪里学来的新技能。雪之下吗？还是一色？千万不要向那种危险的倾向发展啊，这样一来以后的部室岂不是变成死亡之地了吗。危机！危机！

不过注意力很快转移到小巧玲珑的委托者那一边，毕竟仅仅是由比滨，冷静应对的办法很容易就能想出来。而且本来我也是听从上级命令对工作认真负责的好社畜，所以不会轻易提前偷跑——不要误会，理想是理想，然而大丈夫能屈能伸，再说部活动和家庭主夫在理论上并不冲突，毕竟是高中生。

“所以，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

抛出相同的问题。面前的人犹豫得有些久。标明一年级生身份的缎带的尾端被无处安放的小手攥得有些变形。

“抱…抱歉，为了不耽误前辈回家的时间，如果不介意的话…可以…可以登入联系方式，回家之后会在线上好好说出来…”

声音一点一点地弱下去，夕阳的颜色在小巧玉石一般的脸颊上逐渐加深。

"啊，可以的哟，不过不介意的话可不可以先把名字告诉我们呢…"

由比滨显然也未曾想到会得到这样的回答，不过很快地便反应过来，怕加重心理负担，语气也更加温柔了。

"梓野…瑠…"（梓野 瑠 しや る）

"啊，很可爱的名字呢…"

有些迟疑地看向我，收到肯定的眼神后，由比滨自来熟般亲昵地向那位一年级的女生靠近——这种事情也只有她能做，就算雪之下在场也是如此，虚拟键盘的敲击声与软件提示音在两人间缩小的间隙中传出来。嘛，今晚或许要辛苦由比滨做一回倾听者，毕竟女生之间的交流更加方便，更何况这位委托者相当充分展现出不善交流的内向性格，为了不把事情搞砸，我还是作为后备力量比较好。

然而，怯生生的声音却打断了我的考虑。

"はち…比企谷前辈也是…"

"诶…我也要吗？"

"抱…抱歉…"

"也没有什么…如果需要的话，喏。"

虽然很困惑，但是还是把手机递到了她的手中。向上看的眼神染上惊愕，夕阳的颜色再一次地加深，甚至扩散到了白皙的颈侧。愈发感到奇怪，突然又被不满的目光刺痛，转过头去，由比滨又化身仓鼠，只不过也只是一瞬——温柔的笑容重新出现，面对似乎有些被吓到的梓野瑠。

"啊，小企的习惯啦。"

"唔…"

"…嗯，这样就可以啦～"

一边解释着，一边从梓野瑠的手中接过我的手机，手法娴熟地帮着她把自己的联系方式录入软件。随后不经意地将手机扔回给我。喂，好好地递过来啊，万一掉地上了屏幕可是有碎掉的风险。

"谢谢前辈…那，再见…"

"嗯，不用太担心噢，瑠ちゃん～"

微微颔首示意，若有若无地，似乎是压抑着什么的目光在经过我时略微停滞，最终还是低下头向另一个方向跑开。留下还站在原地的由比滨和我。

真是个奇怪的人，默默地想。领口却突然被拉紧——

"走了啦！"

"喂，喂…我知道…好好走路不行吗…"

"哼，小雪回来后一定要告诉她…"

"……哈？来不及吧，刚刚那个女生的委托，拖到雪之下回来再处理不会太晚了吗？"

"是小企做的事！"

"……"

所以说从刚才开始你都在发些什么脾气。而且，我是犯下了什么无法饶恕的罪孽让你生出向雪之下控诉的想法，不要擅自把我推上被告席接受审判与惩罚啊。

从特别栋的走廊到校门，由比滨的情绪持续的时间有些长，不过终于还是在路口处稍微得到了控制。互相提醒时刻关注line的消息并道别，怀着终于从喧闹中解脱的畅快感走上了回家的路。

希望晚上不要再发生什么让人消耗太多能量的事情，委托也是，「因为不想耽误时间加上性格内向所以才会想在网络上交流而不是由于过于复杂而难以启齿的缘故」，一定是这样，拜托了。

朝家的方向移动着脚步，点点萤火般渐次亮起的路灯光晕与黄昏的余色融化开来。

Part 3

“嗯…？”

转过距离温暖舒适的房间最近的路口，映入眼帘的是透过窗户照向街边的橙色灯光的边缘。但是，本应作为绝对安全处所标志的光亮却激起内心的一丝不安——这个时间点不应该有人在家的。爸妈自不用说，小町因为已经开始上补习班的缘故，一般而言会比我回来得更晚，说起来关于要不要去接她的问题还引起了比企谷家兄妹的小小争执：我可爱的妹妹坚持着「因为会和同学一起所以完全不用担心」的观点，但是正因为和你在一起的同学是那谁的弟弟我才会更加担心啊！当然最后妥协的那一个还是我就是了。理由么…啊，总之现在不是想这种事情的时候！

深呼吸，重新集中注意力，小心翼翼地向紧闭的家门靠近，一边猜测着各种可能的情形——闯空门？还是入室抢劫？现在的罪犯已经胆大妄为到可以毫不收敛地如主人一般享受房屋的各种设施了吗？该死，要不还是先报警好了。

握着手机的右手已经做好了随时一键拨出紧急呼号的准备。猫着腰蹑手蹑脚地走近，将身体贴在大门一侧。有些颤抖地，钥匙进入锁孔，啪嗒一声，更多的光芒从一点一点增大的缝隙中倾泻出来，还带着食物的香气。迎着这光芒向里窥视——

“啊，比企谷君，欢迎回家~要吃饭吗，还是先……”

砰——

门，潇洒的关上。刚刚一定是我开门的方式不对，嗯，一定是这样，再来一次。深呼吸，将钥匙重新旋转。

食物香气的金色光芒仿佛乘着圣歌般缓缓流淌，被这神圣的光辉描绘出每一处曲线的姣好身影显现出来。粉红色毛绒拖鞋轻轻点地，手臂在身后慵懒地交迭，握住的汤勺柄调皮地晃悠着；紫色围裙的猫咪图案因为布料被整体牵扯的缘故有些变形，深色线衫的衣领和略带光泽的黑色中短发衬托着白皙的脸颊——客观地来说的确是赏心悦目的风景，然而在那其上浮起的微笑却是最为恐怖的存在。

“很没有礼貌呢。”

冰冷的声音响起，将我滞在原地，然而下一秒又如融化的砂糖般地粘过来：

“比企谷君真是的，居然就那样摔门而去，真让人伤心。”

“的确是我的错，不过还请不要这样说话，谢谢…”

看着表情僵硬的我，面前的阳乃小姐露出愉悦的表情。

“啊啦，承认错误了？那…要不要惩罚呢…？”

天真的眼神清澈无邪——从下方凑过来的阳乃小姐竟然给我以如此错觉。下意识地身体后仰，轻轻避开至安全的距离，不过温柔的气息还是掠过，脸颊顿时有些发烧。不…得确认现在情形的来由…转过头去，平复着语气问道：

“为什么你会在…还有，围裙是什么情况？”

“眼中居然只有围裙，好过份～”

“……”

又一次地摆出一幅委屈的样子嘟囔着令人摸不着头脑的话，不过似乎是觉得我的反应很是无趣，阳乃小姐很快地便接着说了下去。

“是小町那孩子哟，没有人在家所以试着联络了一下，说着「啊那笨蛋哥哥就托付给阳乃姐」一类的话就把备用钥匙的位置告知了。”

“一点戒备心都没有啊……”

无奈地扶额，或许是时候对小町再进行一次家庭安全教育交流了。不要随便把这种重要的事情告诉危险人物啊，类似的情况下无论是哪一方都可能会陷入很让人困扰的境地哟。

"所以，发生了什么事？如果已经到了堵截到本家的地步，应该不会只是想要体验一下寻常居民厨房的使用方法吧。"

虽然以阳乃小姐的性格，无法排除一时兴起恶作剧的可能，但是不知为何，心里隐隐地泛起忧虑，某些猜测不受控制地弥漫在意识之中——这一次会收到足以产生重大影响的信息，如此擅自解读着雪之下阳乃玩味的表情，尽管那形如面具的笑容依然如往日般毫无破绽，甚至在橘色灯光的氤氲中，精致瓷器质地的面具还显现出相当有迷惑性的温度感。

"比企谷君真应该好好纠正一下自己的用词，特意准备晚餐可不是为了被人说成「堵截」的哟。"

"嘛，不过，好好地全部吃下去的话就原谅你～"

"那个…"

围裙上的猫尾沙沙作响，和轻巧地转身与触碰一样，入侵领地的女主人将话题引向其他的方向；向餐桌移动的过程中，压迫感持续不断地袭来，令人有些喘不过气——或许是因为独处的对象本身，或许是因为话语背后的玩笑般的威胁，或许…，仅仅是因为从身后攀上肩部的手臂的缘故。原本因为问题被无视而不满的追问生硬地被祈求的语句打断：

"….我可以自己走…"

"真乖～"

"作为交换，也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吧？"

"啊，不是说好了只是换取原谅而已吗。"

"你……"

"好啦好啦，餐后不是还有很多时间么？沙发上的晚间谈之类的。如果比企谷君可以让我高兴的话…"

"唉…"

曾经在很多小说中都看到过这样的描述：明明是十分美味的料理，却因为各种主观因素而味同嚼蜡。啊，事实上我好像也经历过来着。不过那一天的早餐完全不是这样的光景啊…咀嚼的频率逐渐放慢——倒不是因为食物粗糙而只能艰难下咽的缘故，可是真实原因却比这更加恐怖。餐桌对面，阳乃小姐一直没有移开的眼神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在某个特定的负面方向上胜过由比滨的料理教室。努力握住手中的竹筷，然而最终还是停了下来。

"嗯？不合胃口吗。"

"不，只是…"

从进入家中第一眼看到穿着猫咪围裙的阳乃小姐的那一刻开始产生的情绪与想法经过时间与气氛的发酵，终于超过了忍耐的临界点。「比企谷君居然会这样想，真是可爱呢」——如果将自己的猜想与疑惑一并问出口，这样的回馈可以想象得到，而且，即使是这样讽刺满满的回馈，也无从辩驳。

可是，继续沉默与等待又何尝不是一种无从辩驳的软弱——并不是因为对方是具有强化外骨骼的阳乃小姐而不敢发问，我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天平无声地倾斜，用尽所有力气抬起头，强迫自己不去躲避阳乃小姐的目光：

“是和雪之下有关的事情吧。”

自以为是的揣测，因为没有立场做出如此推断：围裙与阳乃小姐的性格本身的确是线索，但是线索的选择与组织完全出自主观。雪之下阳乃会极度关注自己妹妹，这的确是事实，然而将自己擅自纳入二人之间、对阳乃小姐到来原因做出某种想象——之所以会这样做，除去内心深处那一丝无法说出口的悸动，我无法找到合理的理由。

“啊啦，出乎意料的直率呢。”

果不其然，精致面具的温度感消失不见，依然存在的笑容冰冷无比。可是，无比反常地，像是猎人将已经身受重伤无路可逃的猎物放生一般，随之而来的调侃并没有染上一丝一毫嘲讽的色彩——字词本身和往常相比没有变化，然而之前一直具有的从面具之下散发的尖锐气场没有出现，面具本身的存在感也因此变得十分稀薄。某种程度上，就好像真的只是喜欢开玩笑的邻家姐姐一样。

“的确是雪乃酱的事。果然比企谷君在这方面会变得很敏感，啊，难道这就是所谓的…”

“雪之下连续几天没有来学校，我原本就没有她的联系方式，所以是从老师那里得知的消息，这并不重要；但是如果连由比滨也说一直无法联系上她就很反常。在这种情形下平冢老师依然让部活照常进行，说明雪之下并没有遭遇到危险而是提前与校方有过沟通——类似于短期事假。可是，如果只是寻常的因事外出请假，雪之下没有不和由比滨进行任何沟通的理由。所以，的确是没有遭遇到危险、可以和学校通过交流而暂时休学的境地，但是极有可能并非出自雪之下本人的意愿。”

自我迷惑般的解释着，思路却是令我自己都感到惊讶的清晰。或许从某个午后，空荡荡的部室中仅余两人时就一直开始思考也说不定。可是，古典部与推理与我都无从联系，为何会开始这样的思考，为何要将潜意识深处意识到的结论摆上台面，我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稍稍停顿，考虑着要不要将决定性的证据说出口——毕竟似乎太过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而且，围裙，本应该是她的。”

“并不清楚她会不会带回本家，但是，至少，在公寓里准备餐点时总是会穿。如果以此为前提，结论只能是…”

阳乃小姐看向我的眼神变得有些奇怪。调侃的意味依然存在，可多了些许无端的不满；虽然依然是微笑着，但竟然隐隐显出一丝闹着别扭的无奈的味道。倏而间，又像是想起了长篇大论中某个细小的漏洞一般，宣布游戏开始一般的神色恢复如初：

“呐，手机拿过来吧，福尔摩斯先生？”

“嗯？”

“乖乖拿过来就宣布推理正确与否哦。”

“好吧…”

无法得知阳乃小姐的用意，可是她摆出一副如果不听话就绝对不会放过我的架势，只好将手机解锁后递了过去。敲击屏幕的声音和仿佛失落后重新找回玩具的腔调几乎同时响起来：

“比企谷君一直没有雪乃酱联系方式的么。”

“现在不是讨论这种事情的时候吧。到底是因为和雪之下有关的什么事…”

“耐心是很好的品德哟，侦探先生太过浮躁的话，永远无法找回「那位女性」也说不定。”

跃动的指尖最终停了下来，完成了什么不得了的工程、又像是成功计划了巨大的阴谋一般，阳乃小姐露出自满的神色。正准备将手机屏幕转向我，她的动作却被突如其来的振动打断——是消息提示；奇怪的是，阳乃小姐的笑意也被打断——看向我的眼神陡然锐利。稍稍的停滞后，手机屏幕还是转了过来。阳乃小姐带着空洞感的声音令人不禁打了个寒颤：

“很是受欢迎呢。比企谷君。”

赶在恐惧之前到来的是小小的惊讶，因为占据大部分屏幕的是联系人录入接口，雪之下的名字赫然其上，后面跟着一串明显是邮箱账号的数字与字母；让这份惊讶转瞬而逝的巨大恐惧感潮水般袭来，因为屏幕最上端小小的弹窗显示出不知为何触到阳乃小姐令人捉摸不透的逆鳞的字样，是来自line 的消息：

「前辈。请求，是情书。」

Part 4

“所以说是侍奉部的工作，害羞的后辈因为不知道如何以书信的方式向暗恋的人传达心意所以前来求助？”

“没错，就是这样，所以我可以起来了吗。”

“没有做出对不起雪乃酱的事情？”

“那是什么平行世界线的展开啊！不，这说法本身就有问题吧..”

“嘛，那就好，不然真有一种「早知如此就不应该来」的感觉呢。”

“这种感觉一开始就应该有才对…”

“哦？那比企谷君是不想知道小雪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咯~”

“……”

「一切都是时辰的错」。在特定的情形下，这样一句像是推卸责任的话其实能道出事件的本质——偶然性的事件不碰巧地在同一个时间点一同发生，虽然当事人并无过错，可是误解与责难无法避免。典型的例子，就像是阳乃小姐刚刚在我手机里输入雪之下的联络方式之后，碰巧看到了侍奉部委托人发来的有关性质敏感的委托的信息一样——啊，另一个巧合是，虽然当这位委托者在夕阳下的部室前提出在网上告知请求时就大致体会到其性格，不过也未曾想到因为这种原因，她字斟句酌后的委托信在不知内情的第三人称看来已经足以引起遐想。「前辈」「请求」「情书」，还真是糟糕透顶的组合与省略…

好不容易将两边都安抚了下来。虽然有泄露委托人隐私的嫌疑，但是这种情况下还是让阳乃小姐全程监督比较好——战战兢兢地在她的注视下从屏幕对面的后辈那里获取了最低限度的有关信息，达成在部室进一步协商的一致之后匆忙地下线，把聆听倾诉的任务交给由比滨。但即使是这样，从土下座的姿势中解脱、回归到原本的话题之前还是花了很大一番功夫。

“委托什么的先放一边，晚餐也好，手机也好，都按照要求做了。是不是可以回到雪之下的事——毕竟已经这个时间，继续拖下去也不太合适吧。”

“诶，可是我这边该做的似乎也都做了呢。”

“意图完全不明啊，以及就这样把雪之下的邮箱地址给我是为什么？”

经历了计划之外的打断后，原本以为可以从阳乃小姐口中得知某些已经做好心理准备迎接的信息，可是，目前为止唯一和雪之下有关的，也只是因为阳乃小姐而凭空出现在通讯录中的邮箱地址。完全说不通的状况——尤其是之前那段有关雪之下现状长篇大论的臆测并没有被直接否定。倘若种种猜测已经靠近事实的真相，那雪之下阳乃出现在此地的缘由和她所呈现的状态可以说完全不符。明明一直以「告知雪之下现状」为条件要挟着我，在刚刚的意外之后却将下文生硬地斩断——难道真的就因为那个委托而改变了想法？不对，如此便说明雪之下的境况并没有严重到需要阳乃小姐不开玩笑地单独跑一趟的地步，可是她偏偏没有否定我的猜想，这到底是为什么。

兀自疑惑着，阳乃小姐却失去了继续下去的耐心。站起身，摘下原本属于雪之下的围裙细细叠好，随后向家门走去，将我一个人扔在餐桌前。

“光靠脑子想没办法让希冀成真的哦。就算一百次尝试里一百次都会失败，如果连手指都不愿意动的话，艾琳不是完全没可能收到共进晚餐的邀请了吗？侦探先生。”

已经打开门的阳乃小姐回过头来这样说到。短暂的停顿后，语气稍稍加重，扬起挑衅般的尾韵：

“还是说，比企谷君的勇气，还不如因为对文笔不自信而连情书都需要委托他人帮忙的后辈？”

被刺中一般，不自觉地颤栗。门口的人没有再停留，喀嗒，锁栓契合的金属摩擦声是阳乃小姐的告别。

近乎煽动的露骨话语，可以确定阳乃小姐改变想法后的意图是让我自己写邮件问雪之下。但是，今晚经历种种流露的不合理痕迹没有抹除，甚至被阳乃小姐最后的话语进一步放大。并不是通知某种既定事实，而是引诱犯罪一般的手法——就像是在说「如果写信给她，说不定会有意外的收获」一样。阳乃小姐并没有说如果就此忽视那个邮件地址的话会发生什么，但是，「如果想见她，就写信吧」，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不也是威胁声明吗？只需稍稍变换词序，就可以传达隐含在其中的另一层意思——不写的话，或许永远也见不到了。

啊啊，这是什么诡异的展开！阳乃小姐不会无聊到这种地步，而我居然真的会往那方面想。手机的屏幕一直没有暗下去，雪之下的邮箱地址一直在眼前——不知出于何种恶趣味，阳乃小姐设置的联系人名称是简单的三个音节。发着呆，指尖停留在名称栏，显示编辑模式开启的光标闪烁，键盘也从屏幕下方弹了出来。被手机屏幕的变化惊扰，对于阳乃小姐目的的思索暂时停了下来。

「ゆきの」

要改掉吗。

忽然开始在意细枝末节的事情，就像是做出什么重大决定后为了平复心情而转移注意力一般。

“也无所谓吧…”

划动，勾选，小小的星标出现后，退出界面，按下手机电源。

至少，不是今晚。无论是哪一件需要完成的事。

Part 5

夜晚总是漫长又短暂。最近几个月来尤其如此。

阳乃小姐带来的麻烦延续了整夜，手机电池容量也受到波及——无论如何，连续数个小时亮着的屏幕对任何一款电子产品而言都是极大的负担。质数数了一轮又一轮，可是，只要停下，若干秒后，在一个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瞬间，原本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机便出现在眼前。白色的荧光照亮棉被一隅，在角落的角落，淡黄色的星光是特别突出的存在。

果然是很愚蠢吧，辗转反侧之类的。

可是，毕竟是雪之下。即使抱着某种觉悟，临了还是会犹豫退缩。写信给那家伙询问近况，这种事情不交给由比滨来做真的好吗。当然，唯一可以减轻羞耻感的想法是，或许她看到寄件人的名字是我的话根本不会点进邮件查看具体内容——按照她在学校其他人在场时对待我的一贯态度推断的话。

不过，如果最微茫的可能性也变成真实——被点击阅读概率仅有0.001%的信件的确被打开的话，应该将怎样的文字呈现在收信人的眼前呢。并不是因为完全没有类似经历而感到困惑——虽然我的确完全没有，但是书信体小说也好、直接出现在作品中的角色间书信互动也好读得还是挺多的，可是，既然是写给雪之下，那么，从其他各种作品中读来的信件连最基本的借鉴意义似乎也一并失去。从另一个方面来说，阳乃小姐以那种语气说出敦促的话，不是为了让「啊，雪之下你最近在干什么呢」这样一看就会被当成垃圾邮件的事物诞生的吧。而且，这种不痛不痒的问候的确毫无意义。

“…比企谷同学。嗨~~比企谷同学？”

有些熟悉的声音从课桌前方响起，把我从绵延整晚的心绪中拉扯回现实世界。凌乱的头发和灰色的眼瞳凑过来，是安礼。

“一大早想什么呢，这么入神。”

“没什么…”

下意识地回避。回过神来后仔细想想，却萌生出「说不定可以参考一下他人意见」的念头。

“呐，我说。如果是必须要写信的话，应该怎么写…”

不好，在成熟而不留死角的问句酝酿完成之前就全盘托出了…

“啊？比企谷同学你要写信？不过为什么要问我…你的国文不是很好么…”

“…嗯”

“诶，难道说，是情书一类的？嘿嘿嘿嘿~”

“你这家伙什么时候能把这种不负责任猜测的习惯改改…”

“合理的推断啦。能难倒你的书信，除了情书我还真的想不出来诶。”

那可真是谢谢你对我写作能力的信任。然而完全搞错了——就题材本身而言，情书并不难以写作，随便借鉴一些作品中常用的小技巧就可以拼凑出不错的模板，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接受那个一年级女生委托的底气所在。当然，写情书不难，写出真正打动人心、能完美地传达自己心意的情书才是难点所在，毕竟大多数时候，辞藻都不是重点——简简单单的一句「你还记得那天晚上，白山茶庭院里的我吗」一类的问话，也胜过连篇累牍的比喻与意象堆叠。总而言之就是完全取决于写信与读信的人而已。

“嘛…算了…”

本来也没有抱什么期待——得到极其有用的建议、或者激发灵感之类的。不过如果是安礼写给某个女生的话，他肯定不会落入和我相同的境地。这样想着，安礼的声音却又响起来。

“不过，无论是不是情书也不重要吧。毕竟所有的信，最终都是以纸张与油墨跨越时空距离传达心意的载体。即使是电子邮件，也只是将介质换了而已——传达心意的本质却没有改变。”

“所以啊，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内心的话，期待也好，思念也好，用自己的话写出来就好。”

“嗯。”

含糊地回应。安礼似乎猜到了什么，并没有被我敷衍的应答影响心情，依然有些没心没肺地笑着。

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吗。我想传达给雪之下的，到底有什么呢。

时针旋转，仿佛身处光速运动的太空船内一般，伴随着背景音乐般持续流淌的思绪，白天匆匆而逝。心理时间是一种非常神奇的事物——今天之前我从未觉得工作日的白昼过得如此之快。随着夕阳颜色的加深，隐隐的焦躁感泛起，持续十多个小时的思考并没有收获与投入量相称的结果。关于那封信，头脑中依然一片空白，甚至，连基本格式中开头处的称呼也不知如何是好，明明只是无比熟悉、即使在睡梦中被问起也可以脱口而出的几个音节，将其置于想象中的邮件开头时却是说不出的不自然。

收拾书包时，钥匙圈发出窸窸窣窣的响声，提醒了我现在应该比以往更早地前往部室将门打开。顺带着的，想起昨晚和梓野瑠的商定结果，一会儿应该可以在部室里见到她。如果要为她提供文字润色一类的帮助，我们需要更多的、可以被告知的信息。在尚不清楚收信人相性的情况下贸然制订文字风格只会酿成无比尴尬的后果，而具体以什么样的方式将自己的心意传达，也需要和她进行更加细致的讨论。

真是同病相怜呢。带着一丝自嘲，似乎可以理解梓野瑠的某种心情——正这样想着，然而下一个瞬间猛然察觉到些许违和。不自觉地，攥紧了手中的钥匙，想要摆脱什么一般快步向部室走去。

由比滨和梓野瑠两人都按时前来——从两人在门口相遇之后各自的反应来看，昨晚的Girls’ talk还算成功，至少，由比滨已经取得了梓野的信任。依然有些生疏地沏好红茶，暂时将过去二十小时内心的波动埋入意识之海的最深处，交换眼神后，按照预想的顺序，向端坐在长桌前的委托人抛出问题：

“如果不介意的话，有幸收到信的那个人，可以描述一下吗。不同的人对于文字组合的敏感度会有很大差异的哦。”

由比滨应该有提前和她说过可能会有此类问题需要回答。因此，除去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与他人相处时的小小紧张感以及面对此类话题时无法完全避免的羞怯，梓野瑠并没有对此表现出更多的抵触，颇为认真的想着，小巧的眉头皱成可爱的形状。

“唔…是高年级的前辈。看起来有些阴郁，但应该是很善良的人。而且，应该，或许对文学接触比较多…”

不，不对，越来越低的声音并不完全是因为害羞。模棱两可的描述，与其说是不想让他人精确定位到自己暗自倾心的对象，倒不如说是的确不熟悉而产生的结果。为了确认，尽可能地放轻语气后开口：

“抱歉…不过还是需要先确认一下，那位前辈，是没有见过面，或者说暂时未曾熟识吗。”

“嗯…不，虽然…，的确是之前不相知的程度，但是…最近有互相见过的。”

“唔，没关系的…只是为了让那封信更加好一点啦。”

其实是预料之中的发展，而且也不能说是更加棘手的事态，事实上，如果真的是非常熟悉的人，反倒可能更加尴尬——因为互相了解，所以一字一句地写下来时会有多此一举的感觉。而如果是陌生人，书信却具备着回旋余地更大的优势：写信者可以避免当面说出某些台词的羞耻场景，收信人也可以选择更加委婉的方式作出回应，无论是拒绝还是接受。

“所以，是可能具备对文学的喜好、外表阴郁、性格可能和周围格格不入、但是内心善良的前辈，之前没有见过面，但是最近有过接触？”

“是这样…”

贸然的确认似乎有些打击到梓野瑠，为了弥补委托人，只好竭尽所能地从有限的信息中做出推断。然后选择可行的建议。阴郁，内心温柔，文学爱好者。嗯，按照正常的思路，结论的得出并不困难。

“考虑到是比较陌生的对象的缘故。如果说，将书信分成「热烈直接的自白」「委婉温柔的试探」与「清新无琢的探询」三种，那么，我想那位前辈对于后两者的接受程度远高于第一种选择。”

“诶，为什么——而且小企为什么这么熟练的样子…”

梓野瑠很认真地听着，由比滨却露出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请你拿出点学姐稳重的样子来…

“很简单，从梓野…的描述来看，那位前辈自身的性格是比较含蓄而内向的类型，而且如果是外表阴郁，那么有很大的可能不善于与他人交流——这样的个性在突然遇到无比热情的接触时第一反应往往是自我保护般的抵触。反之，如果是冷接触的话反倒有更高的可能逐渐走进他的内心——哪怕是一开始变成互相争吵的存在，只要让他感觉相处自在，不会担心自己想多，就有可能进一步地发展下去。”

“这副现身说法的即视感是怎么回事…”

所以说请稳重一点，不要在这种时候开启吐槽模式好吗。而且不要乱用词啊，看看梓野的表情就应该知道现身说法这种形容用在这里有多么不合适吧？

“咳咳，另外，从可能喜欢文学这一点来看，对文字的感知能力应该比较强。换而言之，只要是写自己真正想要说给他听的话，即使用词平淡，蕴含在其中的感情也并不难被体会到。而且，从文字美感的角度来说，文学爱好者大部分更加偏爱浑然天成的事物而非带着匠气与斧凿痕的所谓「习作」——虽然这不是重点，但是在各个方面都留下好印象的话应该可以加分不少吧。”

“嗯…谢谢前辈…”

不知是不是受到了由比滨糟糕发言的影响，虽然应该有听进去，但是梓野瑠目前的状态有些游离：完全不敢抬起眼睛，呼吸都似乎带着轻轻地颤动。看着这副模样的她，先前压制下去的那种无奈的自嘲隐隐地浮现出来。他人视角下，今天一整天我的脸色也很狼狈也说不定。

“前辈…？”

“小企怎么又开始发呆了。”

看吧，意志稍稍松懈就再次陷入相同的泥沼，真是没用啊。

“抱歉…总之，目前能够给出的建议就是这样。把自己想说的话，用平常的方式自然地写出来就好了。用自己的话写。”

“可是，书面语之类的问题…”

“这种事情可以暂时忽视，过于强求反倒会造成一种刻意的疏离感吧。”

“嗯…谢谢前辈，我，我会努力的…！”

不，你和我说会努力似乎也没有什么用吧，总之去写就好了。当然，这种话还是不要说出口比较好，怎么说也是委托人。而且，某种意义上也进行着相似的战争，有些心情并非无法理解。

计划中的交流圆满地完成。梓野瑠原本打算离开，由比滨却极力邀请她再坐一会儿，应该是想和她聊聊天打发时间——一般来说我会把注意力全部交给文库本，所以由比滨这些天以来在部室里过得相当煎熬，如果不是安礼来过一两次，再这样下去总有一天我要承受临界点以上的怒火。

无视长桌另一侧已经泛起粉红色气泡的两人，打开书包，准备看书打发掉剩下的部活动时间。

可是，原本应该摆着文库本的位置空空荡荡。手机倒是安静地躺在原处，最靠近拉链开口的位置。

苦涩地拉起嘴角，从昨晚开始已经犯下太多错误了，这样的状态下，即使有书也没有心思看吧。某种程度上还真没有资格对刚刚梓野瑠的失态发表更多意见不是吗。

伸出手，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把手机拿起。解锁之后，界面直接停留在邮件应用，相同的位置依然是淡黄色的星标。

察觉到动作的迟滞，由比滨轻轻投来询问的眼神。摇了摇头，向她示意没有问题。依然能感觉到她不放心的视线，然而对不起，暂时无法对此做出更多的解释与说明。只是因为连让自己信服的说法也还未曾找到。

夕阳在身后慢慢地沉下去，切换到备忘录界面，无视着「已删除」一栏末尾的数字，再一次地点击右上角小小的加号。指尖迟疑地第一次落下，光标重新开始闪烁。

Part 5.5 幕间

//——//

草稿箱：比企谷八幡 to ゆきの

01：03：52（已保存）

//——//

雪之下：

或许太过唐突，这样毫无理由的来信，因此首先还是说声抱歉。在屏幕前敲下第一个字前，发生了许多的事，最初的动因与这个邮件地址都来自阳乃小姐。在那之后，因为种种因素而犹豫不决，但最终还是选择写下来。

最近十六天里，你没有出现在学校。虽然相继从平冢老师和阳乃小姐那里获得了模棱两可的解释，换取暂时的安心，但是由比滨还是很担心你，最近更是焦虑，甚至生出过去你的公寓找你的念头。一直无法与你取得直接联系或许是最重要的原因，你也知道由比滨的性格。

侍奉部的活动照常进行，在外出之前和平冢老师有过嘱托对吧？部员有按时抵达部室，共有的财产也没有损坏和丢失。不过，没有你，红茶和点心的味道改变了很多。抱歉，这方面我是苦手，没有办法做到那种程度。你没有带走自己的瓷杯，由比滨坚持认为你随时会回来，所以有好好的清洗和擦拭。对了，部室门的钥匙我有好好的保管，只是钥匙圈上的布偶饰品好像挺旧了，需要换新的吗，潘先生和黑色猫咪，相较而言更喜欢哪个呢？

这段时间里，委托只有一个，是帮一位高一的孩子润色情书。先不要骂我，因为的确只是类似于文法表达请教解答一类的帮忙，没有干涉更多的领域。「在狂热思绪下喊出的爱情宣言中，存在着爱情的实体」那样一位内向的孩子能有勇气去传达自己的心意，想必的确是真心地仰慕着将要收到信件的人吧。不过似乎一直没有进一步的消息，回信与回应，身为局外人的我竟然也在期待着。

学校与社团的近况大致如此。会帮你好好看着由比滨。不过，没有办法一直用你尚未做出的承诺哄她。

无论如何，愿近况一切都好。如果可以的话，不妨把回来的时间告诉由比滨吧。

比企谷八幡

//——//

回车键上残留着指尖的温度。白亮得有些刺眼的屏幕上，已发送并已存至草稿箱的提示框反而更暗淡一点。绿色的小勾在数秒的停留后和进度条一同消失。

凌晨一点，邮件的话，应该不会打扰到睡眠吧。不知为何，脑海中只留着这一个念头。向后倒去，重重地砸在床上，合上眼，心跳的声音在黑夜的背景下逐渐清晰起来。

那家伙会看的吧。紧张感潮汐般涌起，意识逐渐模糊。

Part 6

闹钟响起，按下按钮，模糊的视线中是比平日稍弱的光感。隐隐约约地，厚重的窗帘之后传来淅淅沥沥的声音。

雨天么，昨晚好像的确有些先兆呢。看向书桌的方向，电脑屏幕一片黑色，但是主机显示电源依然接通，是在休眠状态。糟糕…点完发送后好像忘记关机了。挣扎着起身，鼠标轻晃，屏幕亮起，无线网络很快重新连接。依然是邮箱界面，下意识地点击刷新，并没有小红点出现。

看来是被当成骚扰邮件了呢。苦笑着，关机，洗漱，简单的早餐后，走向淋湿的天幕。

铅灰色的云层消蚀着时间流逝的概念——早晨进入教室，似乎只是几次从发呆中回神的瞬间之后，墙上的时针便指向了象征着完结的方向。然而天空依然是和苍白的清晨毫无区别的灰色。或许是因为长时间不见阳光的缘故，校服外套显得有些薄。由比滨应付着三浦一群人，我依然提前向部室走去。

特别栋的走廊幽暗又潮湿。今天看来需要多备一些热水。这样想着，手中的钥匙伸向锁孔。出乎意料的，没有受到任何阻力，就那样滑动着，部室大门轻轻打开。熟悉的长桌对面，端坐着熟悉的身影。雨天的气息氤氲着精致的脸颊，黑色的长发如乌云般飘散。

「啪嗒」

钥匙圈与地面接触，清脆的响声惊扰了沉浸在书中的少女。抬起头，熟悉的眼神不满地扫视过来：

“比企谷君，还请轻声一点。”

“雪之下…”

仿佛是要确认人偶般的少女的确存在着一般，视线交汇无法移动，深色的瞳眸中映出影子。

“嗯…还不快捡起来…”

脸颊微妙的灼烧，低下头，将钥匙捡起，因为湿度有些大的缘故，吊坠的布偶沾上的灰尘显得有些脏。抱歉地看向雪之下，她似乎在走神，就那样盯着一边的瓷杯，良久之后才缓缓开口：

“弄脏了也没关系，不是说要换的么。”

“诶…”

“潘先生和猫咪都想要，但是潘先生的周边应该暂时没有钥匙链挂坠，所以就猫咪好了。”

“喔…好…”

放下书包，在熟悉的位置坐下，焦糖的甜香和红茶的清新气息温暖交融。

“给，红茶，这是新烤的饼干。”

“谢…谢谢…”

完美的、令人沉醉其中的甜度，窗外的雨丝似乎都染上香甜的色彩。

“事情都处理完了……”

“唔…”

手机的振动打断了雪之下，她抬头看向这边，遇到我疑问的眼神，红晕飞上双颊，又赶忙将头偏过去。有些奇怪地进入消息界面，是阳乃小姐：

「早就说过了，或许只需动动手指就可以找回『她』哦，迟钝的侦探先生？」

“雪之下…难道一开始就是…”

隐隐地猜到事件始末，那天晚上阳乃小姐在家中的种种反常举动也纳入了一个合理的大前提——倘若那严肃的假设并不存在，假设雪之下的「非自愿」是相较于阳乃小姐的布局巨大的恶作剧而言，那一切都说得通了。不是因为被强迫离开，不是源于本家的压力，而是——

“太慢了……”

带着些许可爱的闹别扭情绪的声音传来，雪之下躲闪的眼神让猜想间接得到了证实。

“抱…抱歉…”

“两周不说，居然拖到凌晨一点，熬夜可是很不好的习惯…”

“对不起…”

习惯性地低头表示歉意，抬起眼睛时，雪之下也恰好终于将视线转过。就那样看着对方，我和她都忍不住“扑哧”一声轻笑出来。

“真的有焦虑着吗。”

“由比滨可是很着急，小孩子找不到妈妈的那种。”

“比企谷君呢？”

“……”

“问出这种问题可真不像你啊。”

“在邮件中引用太宰治的名言也不像是你哦。”

“…嘛，这些天的确不轻松就是了。”

“因为姐姐？还是由比滨同学？”

“…才不是…”

“啊啦，那看来比企谷君的承受能力需要自我调整呢…”

“…你以为是因为谁啊…还不是你…”

“唔……”

“干嘛脸红，不是你问出口的吗…”

“……嗯，说起来委托怎么样了，情书之类的，比企谷君真的不会帮倒忙吗。”

“那孩子似乎还在储备发送出去的勇气呢，不过的确有好好写。”

“听起来像是被某人教坏一样。”

到底是为了什么我才写得那么慢数易其稿啊。正暗暗腹诽着，敲门声突然响了起来。

“请进。”

清冷的声音一如往日。门外的人却因此停止了动作。隔着门上的磨砂玻璃隐隐可以看见一个矮小的身影。是新的委托者吗，不过为什么不进来，已经得到许可了哦。

雪之下疑惑的眼神投向我，好啦，我去开门。金属课椅向后推动，门外的人影听到了什么一般，飞速地跑开，轻巧的脚步声隔着门也可以听到。无论如何也有些危险啊，这种天气。然而很快地，对神秘人的担心化成了不详的预感：

部室的门外，躺着天蓝色的礼品信封，火漆是爱心的形状。捡起，将与地板接触的那一面翻过来。这些天以来熟悉的字迹映入眼帘：

『To はちまん前辈～』

没来由的，心脏如同被毒针刺中般紧缩。湿润的空气凝结成白色的低温雾气，在身后蔓延开来。

“看来有好好地完成委托呢，八幡前辈～”

————终————

**The Romance That Binds Us**

初夏，是活力，是热情。无论昼夜，升温的空气充盈浮动，连带将沉睡的心境也一并唤醒。

暮春，则是慵懒的时节——就像是随时随地身处冬日暖气过足的房间，比「舒适」程度稍高的气温让头脑昏昏沉沉。明亮的颜色也日渐深沉，于是连视觉刺激也一并失去。很容易地，和午后三点偏西阳光下翻着肚皮打盹的猫咪一样，带着一丝对时光流逝的隐隐不安，陷入什么也不想的混沌中去。

——真是奇怪啊，无论是初夏还是暮春，所指代的时间点最多也只是相去不远的四月与五月而已，然而就是能够带来截然相反的观感，某种程度上，是需要克服情绪矛盾与纠结的困难时期。

不过果然还是先学习猫咪好了——无论是初夏还是暮春，一动不动地躺着总是比其他行为来得舒适，四月下旬如是，五月也如是。尤其是在经历数天的课程后即将显出曙光的周五的夜晚，晚饭之后选择回到房间躺在床上随意地翻翻课外读物无论对身体还是对心理都大有裨益，嗯，当然，只要保持合适的姿势就不用担心视力受损，综合来看的确是很美好的虚度光阴的方法。

「在什么地方轻轻的有虫鸣着似的／百无聊赖的心情／今天又感到了」

啊，这不正是现在的我吗。伟大作家的伟大之处正在于此：文字的本意与表象相互缠绕又相互疏离，营造出简单又复杂的空间，自己的情感贯注其中，却也留给读者以更大的自由，因此总能使不同的人发出感同身受的喟叹。至于这喟叹是否与作者自身的情感相关，抑或只是因空间被读者自己选择的方式填充而满足，那实在是无关紧要的事。

胡思乱想着，翻动着书页，大部分的文字组合带着些颓唐，不过因为现在着实是很放松而舒适的缘故，除了对「无聊」的句子产生些许共鸣外，我并没有其他的负面情绪产生。顺带一提，「无聊」只是描述无事可做的客观状态而已，其本身并没有过错，我也并不厌恶——甚至，应该说是喜爱，毕竟没有必要的事情还是少来打扰更好。

「嗡」

在刚刚感慨完的某一个瞬间，手机轻微而有规律的振动让我觉得自己是不是有一种特殊的体质——说过的话想过的事总喜欢向反方向发展。无论如何，「无聊」的状态被打破了。翻过身抓起手机，19时44分，点亮的屏幕上是熟悉的名字。

「打扰了。」

「嗯，没事，毕竟今晚都闲着。」

敲击完最后一个字符后突然有些后悔，然而动作的惯性使得发送键就那样点下去了。屏幕顶端小小数字的最后一位没有变化，19时44分，撤回消息重新编辑的念头升起来——又在「已读」的标记出现后破碎。如果这时候撤回的话那家伙一定会很生气，还是不要了。这样想着，又一次振动传来。

「那，方便出门吗。」

「还是那家餐厅？」

大概能猜到接下来的走向——虽然有些不情愿，但是仔细回想了一下最近两天的日程，发现的确有需要在课下见面的事务存在，这个时间点联系的话应该也只可能是这样，于是在被提出要求之前自觉地进行着预判。不过即使如此还是有些不爽，啊，明明周末的白天也可以的吧…

「嗯，没错。」

预判正确。那家伙的习惯还真是一如既往。事到如今也没有推诿或者拒绝的可能，虽然我有把握不会半夜受到电话轰炸之类的待遇，但是见面时一定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唉，为什么隔着屏幕还能有这样的气场啊——回过神来时已经仿佛自动人偶一般换好衣服移动到家门口了。

“小町，我有事需要出门一会儿，有什么需要买的东西吗？”

穿鞋，然后调整了一下因为动作牵扯而变得有些不舒服的衣领，没有听到我可爱妹妹的回应，估计应该还在和作业战斗吧，待会儿应该会传消息给我。暂时先出门好了，不然耽误太久的话又要被说不懂社会准则，那家伙明明住得那么远为什么每次都能提前到…

关上门，向熟悉的街道走去。

“又迟到了，比企谷君真是怎么教也教不会。”

20：13，车站旁的家庭餐厅，靠窗的座位上，雪之下摆出一副完全丧失希望的脸色。不过下一刻立马将脸从朝我的方向转回长吧台，小心翼翼地把盛满黄桃丁点缀的冰淇淋的勺子举起，另一只手撩起垂在颊侧的长发。

“你是忍者吗，修炼过瞬移术的那种？”

好不容易将呼吸平复，走到她身边坐下。一如既往地在半路上就收到了「我到了」的信息，于是，走出车站后，奔跑吧，比企谷，为了名为塞利奴提乌斯的另一个自己不被送上刑场——喂，这个季节里太宰治的梗还真是泛滥啊。

“找借口可是懦弱的表现哟，尤其是以不可能发生的事作为借口的话。”

有些含糊不清的声音，因为嘴里的水果圣代还没有咽下去——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着急反驳的缘故。要不要这么敌视我，冒着人设崩塌的风险也要第一时间说出针锋相对的话，不过这家伙随意起来其实也挺可爱的就是了。

“所以说你为什么到的这么早，我记得你的公寓离这里不近吧。”

“出门之后一切都很顺利咯。比如进入车站和上车都没有排队之类的。”

“因为运气差需要等车而迟到的我还真是抱歉了啊。”

“这次就原谅你好了~”

贪餍的猫咪终于暂时脱离了甜品的束缚。放下勺子，雪之下从另一侧的书包里拿出一摞文件，可以看到上面密密麻麻的红色笔迹。将手中的文件递给我，想了想，又重新拿起勺子，不再看我。看来味道应该相当不错，以至于在其之外的多余物体上不想浪费过多的时间，嘴角不由得上扬——诶，等等，这么说来我的存在还不如作为廉价消费品的冰镇甜品吗…

不过即使事实如此，还是先把应该做的事情确认好再说。大致检查了一下文件内容——虽然被无视，但是还是很佩服这家伙的，批注与初步修订的密度与质量已经到了让草案策划者汗颜的地步，以及让并未被分配到这一部分工作的我也有因为自己工作态度而惭愧的观感。这样想着，心里的话不自觉地就说了出来：

“还真是厉害啊。”

专心致志解决面前水果冰淇淋的进程稍稍停滞了一下，不过马上，因为咀嚼而有些含糊的声音再一次地响起来。

“哼~既然是委托就应该认真的完成。我可不像某些人，用乱七八糟的态度对待委托人。”

“那是什么话，虽然的确有些拖拉但是每一次的委托不也有好好完成吗。”

“哦？这一次之前最近的那一次也是？”

“最近一次…”

“因为没有受到监督就做出了那样的事情呢，难道不是乱七八糟？”

有些赌气的声调，哈，无奈地苦笑，还在生气吗，过了那么久了诶…这样想着，将手中的文件放进包里。

“那种事，我也没办法吧…”

“切……”

不再搭理我，应该不是错觉——小勺挖取冰淇淋的频率变高了。喂喂，慢一点啊，冷的东西吃太快会头痛哦，怎么像小孩子一样。

“唔……”

小小的呻吟声传来。雪之下手中的勺子软软地搭在瓷碟边，纤细的眉毛有些痛苦的皱起。察觉到我的目光，又立马把头低下去，没有拿勺子的那只手轻轻按着额头。所以都说了让你慢点吃…真是搞不懂这家伙，大多数时候明明可以做出不能再正确的决定并施行，却似乎总是在无关紧要的小事上遇到麻烦。站起身，走向不远处的自助饮料机，想了想，接了一小杯加热的柠檬水。

“喏。”

被冰凉又带着黄桃甜味的疼痛困扰着的某人瞥了我一眼，脸色依然不好看，不过还是放下勺子，乖乖地把装着热柠檬水的杯子捧了起来，小口啜饮着。

“谢谢…”

“顺便的事啦。”

“嘛，其实也没有特别生气…只是，不自觉就…”

“好了快喝吧，冰淇淋先放一边吧。”

余光偷偷看向雪之下，或许是疼痛的缓解，映在精致侧脸上的是带着满足的微小笑意。装作不经意地收回目光，默默地等着。杯子虽然不大，但是等这家伙缓过来应该还需要一点时间。拿出手机，20：31，看来今天又得送她回家了。

窗外的霓虹灯明暗错落有致地分布，在行人和车辆经过时投下斑斓的影子。再次解锁手机，进入软件界面，置顶的那一栏，熟悉的头像后，「我到了」三个字排列着。因为是很短的时间内发过来的消息，日期没有显示，手机界面的其他地方也只有具体的时刻而已。一瞬之间不禁有些恍惚了：Line的聊天之类的，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和雪之下变成了现在这样的关系呢。

并非很久之前、也非突然出现，诸多巧合集中在某个神秘的时刻，如同奇点一般爆发出新的宇宙——如果必须对现在的一切的开端给出某种形容的话，或许我会进行如此的描述。而另一方面，从诱因上来说，或许一切的起源都要追溯到阳乃小姐，这样说未免有推卸责任的嫌疑，毕竟从头到尾主要当事人都只有我和雪之下而已，但是，如果不是阳乃小姐，可以肯定的是直至今日我也不会有和雪之下直接联系的方式：邮箱、line或者是其他的什么东西。看着身边被黄桃的甜蜜与柠檬香味氤氲着的雪之下，不知不觉地陷入到记忆之中，思绪回到某天的同一个地点。

那是阳乃小姐恶作剧结束、我在诸多因素下写出给雪之下的第一封邮件、从而使她在神秘消失两周后回归的时候。在此之前，侍奉部接到来自名为梓野瑠的高一女生关于情书的委托——委托的特殊性质还差点引起了擅自跑来我家的阳乃小姐的误解。然而没有想到的是，阳乃小姐在那个夜晚带有些调侃意味的不满居然成为了某种预言。好吧，这样说真的很羞耻，但是，雪之下重新出现在部室的第一天，用天蓝色信封装着、带有某种特殊意味的信件，也一同出现，是涉及到委托人，委托，和…无辜的我的信。

“老爷真温柔呢。”

“……”

胡说什么呢…我可是一点也不温柔，而且…完全不懂怎么和女生打交道。啊啊，不对，现在可不是台词时间啊。当然如果现在坐在我对面是其他人，里昂先生的话也的确可以作为很好的回应。

“对待委托也很认真，认真到不惜牺牲自己的地步了呢。”

“……”

这种以身饲虎的感觉是怎么回事，然而不是自我牺牲而是羊入虎口，是羊入虎口啊！

“啊，怪不得会让比自己年龄小的女生都疯狂的迷恋上呢。”

“……”

一点也不严谨——要说反例的话眼前不就有一位吗，某人好像犯了一般论的错误哦…

“从刚刚开始你就好像一直有什么不满呢，比企谷君。”

一直无声进行着的吐槽感受到进一步降温的语调而猛地瑟缩，隔着玻璃杯，餐桌对面射来如箭羽般锐利的目光。

“对不起！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真挚地请求您的原谅…”

额头几乎碰到桌面地弯下腰去，一不小心就用上了敬语。不愧是雪之下…气场就是如此强势。

“唉…”

抬起头，雪之下原本凌厉的目光早已收回，取而代之的是有些不甘心的无奈表情。装着饮料的玻璃杯相对放着，除此之外的桌面空空荡荡，已经拆封的天蓝色信封平躺其上，爱心形火漆边缘的缺口与破损有些刺眼。

“虽然不知道那孩子到底是看上了你哪一点，不过…要好好回应哦。”

声音不知为何逐渐地软弱下去，雪之下也随之把目光移开，不再看我。随后又像是强打起精神般露出半是自嘲、半是生硬的欣慰般的微笑：

“没想到可以在毕业之前看到比企谷君的小女朋友呢。啊，以及一色同学可能会很伤心的哟。”

“你在说些什么啊…”

察觉到一丝不自然，又或是受到雪之下莫名低落心情的影响，原本想说的话消弭分解。像是无力却必须做出的自白与辩解，嗫嚅着，从齿间滑出的词句带着与现在的雪之下相似的气息。

“女朋友什么的，完全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啊…也没有想过要接受…”

“本来就是打算拒绝的。”

表达相同意义的话语重复着——一般来说这种情况的出现源于话语主人内心的动摇。雪之下似乎也察觉到了这一点，不过同时也似乎误解了动摇的方向。听到第一句话后掩饰得很好的小小雀跃转瞬间又消失不见，不过无论如何，今天她的情绪起伏都很奇怪。这样想着，雪之下的问话声响起。

“哦？可能是这辈子惟一一次机会，轻易拒绝的话不会后悔吗。”

所以说果然是无论在什么样的心情状态下唯有对我毒舌的成色不会改变么。不过，好像恢复了一点元气的样子。唔，也挺好的，毕竟这才是令人熟知的雪之下小姐应该有的举动。对话的氛围也终于朝着回到正轨的方向发展了。

“就算你这么说，对她，我也没有抱有那种感情。所以如果答应的话不是渣滓的作为吗…”

有些意外地瞪大眼睛，瞳眸中却充满预料之中的色彩。终于，雪之下的嘴角轻轻扬起。

“啊啦，轻易窃取少女最珍贵宝物的小偷先生还能保有最基本的良知真是难得呢。”

“你那是什么语气…”

模仿茶色头发的早熟小鬼吗，国民经典动画的形象塑造就是如此深入人心。如此默默地吐槽。

然而吐槽也无法阻止在脸颊蔓延的灼烧感，并非无法应对这样的话题——当然话题本身的确可以造成足够的情绪波动，但情绪波动的前提是具备确实地抱有某种期待的内心，而当期待的对象与收到的心意如处于不同平行面上的两条直线一般时，即使投影虚伪地交错，也终究相去甚远——只是，这种场合与雪之下进行如此的对话，果然还是会有不自然的感觉。

“说起来，有什么事在部室说不就好了吗。没必要特地把我叫到这里来吧，本来放学后时间就不早了。”

转移着注意力，顺便满足一下好奇心，毕竟今天她在看到那封信后难得的在部活动时没有对我发火，甚至还有瞒着由比滨的感觉。倒是活动结束后把我揪到了车站前的这家餐厅，那张确认四周没有熟人后立马阴暗下来的脸绝对可以纳入比企谷十大无法忘记情景之一——梦里出现的话会在醒来之前就在床上匍匐下跪的那种。当然，今天一整天雪之下情绪的波动都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我所能做出的可能比较贴近事实的推测是，为后辈遭到毒害而感到极度痛心所以将矛头指向了作为无辜的施害者的我。

“唉，如果那孩子真的如你所描述的那样，这种事情不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吗。”

虽然无法确定“因为对象是我所以无论成功与否都很丢脸”这种因素在雪之下的结论中占了多大比重，但是就她的结论本身而言我倒是非常认同。内向、不擅与人交流，是性格相当纤细敏感的女生——如果事件本身被大众得知，即使产生的回应均为正面，对于这样的当事人而言恐怕也相当容易引发恶劣的情绪，更何况…这种事情，流言与不必要的中伤总是比祝福来得更多。

“所以，打算怎么做？”

咀嚼着线团般缠绕的想法，雪之下的问话声再次传来。

“不是说过了吗，拒绝…”

“具体方法呢，处理不当的话，对后辈造成的伤害可是很深的。人渣谷君。”

“即使你这么说…”

话语中断了。没有办法做出回应，因为我的确不知道如何回应。「不想看到女孩子哭泣」，并非因为这种近乎伪善的所谓温柔而产生必须将可能的不良影响降至最低的想法。只是，既然事情是因我而起——即便是被动地卷入其中，那么，至少应该负起责任来。粗暴而不顾后果的言语无法消弭问题本身，只能营造出已经使问题消失的错觉，甚至，这种错觉也无法延续长久。

“或者，索性答应好了？先接受告白然后恋爱一类的？”

气氛一时有些凝重，然而雪之下很快让其消弭。这种少女漫画一般的笨蛋台词不是由比滨的专属吗，挖苦我也不要如此不择手段啊。

“你这家伙是在捣乱吗…”

“妹控谷君不是喜欢年纪小的女生…？”

“才不是妹控！再说后辈和年龄小不能划等号吧…不，话说你居然真的在认真考虑这个选项？！”

“有什么不可以的吗？”

带着天真的表情偏了偏头，即使是乱来的可爱生物说出这种话也让人无法接受…虽然理论上我并不是十分在意他人对于自我感情的评判与擅自建议——毕竟言语无法影响自身决策，但是不知为何雪之下不带丝毫戏谑的语气让我莫名火大。赌气一般的，顺着她的话应承下来：

“好啊，如果你没有意见的话我就答应好了。”

最后的音节落下后，空气陡然沉默。餐厅橱窗外车灯一闪而过，留下因为视觉效应而变得黯淡的霓虹兀自闪烁着。暗红色的光影与温暖明亮的灯光在玻璃上映着时而鲜明时而模糊的边界，在那之中折射出的雪之下的侧脸不知为何突然间染上和霓虹相似的色彩。

有些慌乱地搅拌着玻璃杯中的饮料，早已融化的冰块形成的残片与长柄勺一同撞击杯壁，发出喀拉喀拉的响声。

“不……”

“我…”

眼睫微微颤动着，试图掩饰视线与言语在历经曲折后无处可避地相撞的尴尬。

“嘛，抱歉…”

极其微弱的振动传递着歉意，是几乎无法被听到的声音。然而仿佛受到极大的震撼一般，雪之下的肩膀轻轻颤动，原本被刘海阴影遮蔽的眼睛随着转过来的姣好面容显露，容纳繁星的瞳眸欲言又止一般地闪烁着。原本暂时平复的呼吸不由得再一次地进入混乱的步调，指尖攀上颊侧，将视线转移到不会离开对话者以至于让人感觉失礼、又不会陷入具有神秘吸引力的星空中去的地方。

无来由的动摇，亦或是看似不合理的歉意，总会有「存在即合理」的逻辑，一如所有无法被直白地理解的事物一样——这样说未免狡猾，因为可以将最关键又隐秘的部分轻巧带过而以近乎诡辩的争论掩饰。如此的罪犯下一次后便无法回头——以这样的理由慰藉着自己：模棱两可、暧昧不清的话语，朝着某个方向疯狂蔓延滋长的自我意识，夹杂着紧张、羞赧与不可言喻的小小兴奋的情绪，只需经历一次，便会成为潘多拉之盒中的魔物。

是从动画相谈时的脱口而出开始的吗，抑或是更早一点呢。

思绪不由自主地向危险的方向滑落，意识到这一点时，脸颊的温度又上升了几分。试探着，寻求暂时冷却的唯一途径：

“那个，时间不早了喔。”

“……”

“雪之下…？”

从刚刚开始一直停留在我所处方向的眼神并没有聚焦，重新看向雪之下时，忽然意识到这一点。这家伙，在困扰着什么呢。

“今天先回家吧，这么晚了。”

依然没有能够如往常一般在正常的时间间隔内给出清晰又明确的回应——似乎陷入了某种奇怪又复杂的心绪。不过应该的确是听到了我的提议，出乎意料地，像是第一次潜入深海的人找寻到同样毫无经验的同伴一般，雪之下点了点头。

“那，走吧。”

暗暗松了一口气，今晚看来又会是一个不眠夜——今年三月以来我的睡眠质量下降得十分厉害。罪魁祸首在梦境与潜意识思绪的边缘显出身影，白昼来临之际又潜入意识深处。

胡思乱想着，调整肩上书包的带子。稍稍侧过身让雪之下先走过与邻桌之间有些狭窄的步道，闷着头跟在她身后向餐厅的出口走去。

快些回家吧。这样想着。

然而在仅仅数步之后的某一个时刻，身前空气的形状发生了一丝细微的改变，下一秒，胸前轻柔的钝痛、陌生又熟悉的清新气息与长发拂过颊侧的酥麻感同时充盈在感官的世界——又一次地。撞进怀里的娇小身体紧张地瑟缩，慌乱着后退的双脚却没能使重心调整在合适的位置，于是就这样向后倒去。下意识的伸出手揽住——

视线越过在如瀑黑发中发红的小巧耳尖，年轻的服务生在身后露出讶异又了然的微笑。

“对…对不起…！”

急忙放开雪之下的手臂，待她站稳后不自觉地向后稍微拉开一点距离。太糟糕了，在这样的场合下——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更加糟糕。

轻抚着刚刚被我触碰的地方，雪之下却如同无视了就在十数秒前发生的意外一般，并没有任何进一步的举动。雪白的侧颈带着的粉色还未消退时，带着些许迟疑的声音便响起来：

“小心一点…”

“抱…抱歉…”

“那个，还有一件事…”

“嗯…？”

有什么东西落在座位上了吗。顺势看向来时的方向。却听见雪之下似乎带着些不满的叹气声。

“比企谷君，如果可以的话，手机拿过来一下。”

“诶…？”

“今日事今日毕的道理还希望你不要忘记。”

虽然还是不理解话语中的含义，但因为是雪之下——如果她说出这种话那么意味着有很重要的事务安排，所以还是乖乖地将手机递了过去。之后接回到手中时，尚未熄灭的屏幕上显示的是空白的对话框。

“这是…”

“好了，回家吧，之后关于后辈的问题需要继续协商哦。”

无视了在惊讶着在原地出神的我，雪之下转身向大门走去。

居然真的也会用这个…以及，果然是猫咪头像啊。苦笑着，预想到回家之后可能发生的情景，移动脚步时不知为何首先冒出了不能让小町知道的念头。前方，熟悉的背影已经来到了光与暗的边缘，于是就那样快步走上前。

街道上，车辆驶过的声音在天鹅绒般浮沉的背景上凸显浮现，一瞬之间又回到现在正在经历的夜晚。

还挺符合这家伙的性格的——默默从记忆中将心绪抽离后得出一直以来未曾改变的结论。那天晚上具体聊了些什么已经记不太清，不过也并不重要，聊天记录被手机好好地保存着，即使是有变成黑历史档案的危险，删除似乎也是一件比较多余的事情。

在那之后，生活并无特别变化，相对而言——只是不知从何时起每晚的入睡时间固定地向更深的深夜推移着。这并非我的责任，当然，也非雪之下的，只是，那段时间中总有奇奇怪怪却又不得不做的事情无法在学校里两人见面时完成，只好将多余的工作转移到网络上。再往后一点，某些习惯似乎就那样养成了，说不上好或者不好，就只是习惯而已——有些记不得是谁开始谈论工作之外的话题，但是，雪之下即使是隔着屏幕也不会停止对我的毒舌，而作为吐槽役的存在我自然不会示弱，现在想想，偏移到其他方向似乎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啊，就在昨晚还因为江户文学的问题争吵来着。那家伙最近不知道从哪里学来了用表情包刷屏的恶习，争论陷入僵局时，首先发来一大堆原始资料，然后立马仿佛是在拿手机屏幕发泄愤怒一般地点击同一处，在我这里呈现的效果就是不停弹出来的翻着白眼的猫咪图案。真是十分凶残地不给人以任何反驳的机会——当然，冷静下来之后倘若发现是自己的问题也会大大方方地说出来。不过还是一点也不像现实中的雪之下，果然网络会让一个人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么…比如现实中的高冷面瘫也会用颜文字一类的？

手机悄无声息地滑入手中，点亮屏幕，20：46，哈，心理时间真是有趣的存在，一直以为沉湎于回忆会让时间流速加快，现在看来也没有那么夸张——雪之下也只是刚刚放下盛着柠檬水的杯子而已。话说这家伙还要继续吃吗。

的确是重新拿起了长柄勺，不过脸上写满了为难的神情。抛去晚间甜品给某些敏感指标带来的负担，单单从份量而言，的确是多了点。更何况因为先前暴食的缘故，下一口品尝到的滋味中必定会带上对头疼的恐惧与抵触。

但是以雪之下的性格，光明正大地采取浪费的行为更加不可能——一瞬间居然生出了一丝幸灾乐祸的感觉，以后说不定成为特定话题的战斗中取得先机的手段？类似「啊，沉迷甜品却对自己胃口没有合理认知的人可没资格说」之类的。不好，念头产生后就无法阻止的生长壮大了，怎么办，明明不是合适的氛围但突然超想笑。不，不能笑，将欢乐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的我真是罪恶的男人啊，这样想着，用尽全身力气绷住嘴角——绝对不是因为转过身来的雪之下脸色不善的缘故，绝对不是哦。

「似乎有什么令人心情愉悦的事情发生了呢，比企谷君？」

「不不，祝您好胃口。」

糟糕！习惯性地就把这样的回应传达出来了。对不起！雪之下大人！绝对没有任何嘲讽的语气在！

“那个…唔——！”

金属掠过齿间带来的酸涩压力之后，松软春雪般的清凉的甜蜜在舌尖绽放开来。欢娱总伴随着痛苦，如果我的上颚存在着独立的自我意识，那么这一刻之后它一定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哲学家——可以被深陷青春期烦恼的少年少女们尊称为老师的那种。

“唔，干什么啊，你这家伙是笨蛋吗…啊，疼疼疼疼疼…”

“浪费可是不好的习惯。”

“自己的事情自己——唔！”

上颚先生向着哲学大家的目标再次靠近了一步。喂喂，不要摆出一副帅气的姿势自顾自地把勺子塞进别人嘴里两次啊。即使要这样做也请温柔一点。

“好啦，我自己来就是了…”

无奈地从雪之下手里接过长柄勺。带着胜利般的得意表情，她把玻璃盛器推到我面前。

“点餐的时候就该考虑到吧。”

“是迟到谷君的错——早几分钟到达的话说不定我就不会因为不耐烦而冲动购物了。”

“随随便便地说出这种人设崩塌的话真的没问题吗…”

“嘁。”

“以及下次请好好地说出来，就当为牙齿的安危考虑，不要每次都直接采取行动。即使是吃到胃疼我也会自觉完成的。”

“诶…我有做什么吗。”

“请不要在这种时候装出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好吗…”

“真是让人莫名火大呢，这种态度，明明一色同学就可以。”

“这和一色有什么关系…”

“巧克力和冰淇淋有什么区别吗？”

“所以说你在说些什么啊…”

弥漫着黄桃香气的对话就这样持续，一如曾经经历过的那些夜晚。冰淇淋无论何时总是会融化的吧，像这样毫无逻辑却又不断冒出的念头如星般旋转在宇宙。车灯来去，霓虹流转，橱窗玻璃上浮现的雪之下的脸有些模糊，下一刻又变得无比清晰，一如意识交界处的那个身影。

「闭了眼睛/又张开眼睛/在珍惜着时光」

出门之前任意翻阅时读到的文字，没有前兆地出现在脑海。

21：03，五月的某一天，这是在车站前不知名餐厅中发生的初夏的故事。

————终————

**Der Liebeszauberspruch**

“用双手的拇指与食指搭出心形形状，然后连续念三次『思念与被思念，准确的天秤与新的旅程』，在那之后，在任意的通道口的另一端第一个与你搭话的人，一定是内心思慕着你、可以会成为恋人的存在哦。”

新夏的气息绿叶般疯狂滋长，阳光穿过空气，如透明的弦按捺着悸动，释放出令人怦怦心跳的温度。放课铃声响起又逐渐消失，宣告着什么一般，潮汐接近金色的海岸，少年与少女的声音涨落不息。

「近来日本高中生流行话题的风向转为复古主义了吗。」

被裹挟冲上沙滩、又被抛弃而囿于逐渐干涸的水洼中，漂流瓶、废弃易拉罐，抑或是濒死之鱼，忍受着潮水这般折磨的我懒懒地收拾着书包，不经意而无声地回击着自防线间隙渗透的无聊字眼与词汇。

占卜，魔法，咒语，恋爱公式书，很难想象在平成的福尔摩斯都即将陷入某种不可逆转的尴尬境地的今天还会在高中三年级的教室里听到这些词语。虽然大部分高中生的日常话题就是如此毫无营养而乏味透顶，但是既无趣又老旧可是头一遭。某种意义上，这种热烈又羞涩的群体恋爱话题探讨不过是夸张化的艺术加工——将名字奇怪封面五彩斑斓的星座书奉为圭臬、与同伴分享心得的女生也好，性格温和却因为主角属性加成而成为话题中心人物的女生也好，或反向或正向的各色Flag也好，都只会出现在另外一个位面，以及，依然老旧。即使是在那一边，出现在稍微靠近一点年代的此类情节也都只会称为致敬，而且最多是以非人类的方式，比如让猫说话一类的。灰黑毛色、毛茸茸又软绵绵的生灵，至少也可以稀释一些年代脱节带来的冲击感，毕竟任何人都会原谅一只可爱的猫——某人对此应该很有心得。

「不过，如果是喜欢胡言乱语又好色的猫咪，不知道那家伙会怎么想。」

被某个关键词触发一般，思绪向奇怪的方向飘过去——毕竟和猫咪对话这种举动并非首次见到，甚至可以说是早已习以为常，某人能通晓猫语也说不定。满口大叔腔调的猫咪追寻八卦的味道疯狂地玩着『听说男女对视8秒就能坠入爱河』一类老套的梗，不知道这样还能不能被她当作宝物一般看待，毕竟对于持有此类爱好的人类，某人可是相当厌恶。

不，等等，为什么会想到猫咪和她。尤其是后者，应该完全与此类话题绝缘才对。

漂浮的思绪凝固了，与之相伴随地，不知何时产生的嘴角上扬的表情僵硬在脸上，整理书包的速率从减缓到停止。透明的弦振动不止，无声却悄然降临——似乎以自身为中心的停滞力场扩散开来，甚至波及到远方原本热闹无比的那个群体。

不过，和一旦发生就无法回避的影响本身不同，停滞力场——听起来好像很适合作为科幻设定的东西并没有坚持多久。数秒之后，与之前有着细微差异的潮汐声再次响起。

“什么啊，那种恶心的表情。”

“不会吧，难道说…”

“说不定是真的哦，反差的可爱呢嘻嘻嘻…不过隼人君也在教室里的话岂不是无法达成了吗…”

“哦？！——真的吗，一定要让比奇苦君也试试，快去嘛快去嘛~”

“诶嘿嘿…但是…”

危险的言语肆无忌惮地入侵，虽然知道并非恶意，也与曾经的黑历史有着本质上的差异，但是话题本身足以带来某种程度上相当糟糕的后果。擅自误会他人想法果然是令人困惑的事。当然，必须承认露出奇怪表情的我自身也应当承担一部分责任。

但是请相信，真的与你们谈论的老掉牙的话题无关，抱歉，措辞或许过激，但是，的确是老掉牙了。不要进入这种只会出现在动画里的展开啊，神奇的预言和助攻之类的，虽然我也不是被一众优质女生围绕的喜欢多管闲事的温柔男主角，所以不可能进入某些分支线路剧情，但是这种台词怎么想也很容易让人产生脱离现实的尴尬感受，一如那些喜欢将自己代入虚拟角色生活的人一样。以及，其中的某位还请控制一下危险的想法——恋爱咒语与叶山，简直是双重的恐怖和尴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鼻血好像又流出来了喔。

逃离的想法泡沫般升起，不禁让原本放缓的动作重新加速，沐浴在四双，不，现在是五双饱含某种不明情绪的目光之中。汗滴似乎瞬间被蒸腾升华，丝丝凉意从皮肤的每一处渗透开来。

部室，对，部室，现在是需要前往部室参加社团活动的时间，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样想着，义无反顾地将教室另一端的危险集团抛在身后。然而，仅仅是一步之遥，美丽而虚幻的泡沫破裂消弭。

“小企…要不要也来试试看…？”

“……”

粉色头发颇具活力的晃动，声音仿佛自顾自地认为已经很好地藏起了内心愿望的小孩子一般。无奈地转过身去，带着一丝不明情感、然而依然闪烁着的眼瞳直直地撞进视线中。这孩子，要不要摆出这么一副天真的表情，你可是高三生，高三生喔，拿出点符合年龄与外表的成熟气质来如何？

“不…敬谢不敏。”

“诶——可是刚刚不是很感兴趣的样子。”

“才不是…”

所以都说了和你们谈论的话题无关，如果想玩这种游戏并以此收获乐趣的话让户部再来一次不就好了，反正无论结果如何他都一定会让气氛变得热烈无比吧，「诶，我刚刚遇到了XXX所以..」或者「可恶啊，遇到的是男生要怎么办嘛」之类的反应很容易就能想象出来——更何况从刚刚开始他好像就一直在比划来着。

“比企苦君也试试嘛。”

“嗯嗯~说不定会很灵哦，哇，如果真的很灵的话会发生什么呢，是比奇苦哦，那个比奇苦哦…”

干脆利落地拒绝掉不知何时隐隐显出幼齿化发展倾向的团子头笨蛋——啊，抱歉，不自觉的就把标签给贴上了——之后，意料之外的声音响起来。带着红色镜框眼镜的短发少女看向我，脸上带着笑，身影与阳光共同描绘的金色曲线一瞬间真的让我有相信她就是来自神秘处所的女魔法师的冲动；当然，果然如预料一般，紧随而来的户部亲让一切氛围都荡然无存，还是一瞬间，只不过是从神殿跌落到坑蒙拐骗的路边摊位的那种刹那，他面前那位少女原本还算正常的恬静微笑也不知为何带上了一丝猥琐。

“那个，我……”

“难道说真的是因为隼人君就在眼前所以才……哦！Mania——c！”

“……”

喂喂，台词错了喂！你是哪里来的SS吗？不但人设完全不同连声音都没有相似之处啊。而且请不要擅自进行某种不得了的展开——以后或许还是不要从事类似游戏编剧之类的职业比较好哦，动不动就进入同性友人线真的不会给众多玩家造成心理阴影吗…

清晰地感受到脸颊不自然地抽动，我现在的表情一定十分难看，而一贯淡定处置各种突发情况的另一位话题中心人物的鬓角竟然也显出了冷汗。「叶山居然也会有这样一天」，不知为何首先升起的是幸灾乐祸的念头；然而随之而来的是对周边气氛的直接感知——真的…很不妙…

“好啦…我做…”

坚持良久，最终还是选择妥协。击垮最后一道防线的是远处课桌另一端金色长发少女已经染上醋意的眼神，以及身边粉发少女不带丝毫玩笑色彩的、真的开始相信的惊愕表情——「我要怎么和小雪交代」，有些湿润的目光中甚至流露出如此这般绝望与愧疚的信息。你们的判断力呢，由比滨你不是最擅长读空气的吗，如此重要的能力就不要在这种紧要的关头失灵啊！你们到底是把我的沉默向什么奇怪的方向误解了啊…

“啊，好，那请跟随步骤来吧~”

圣殿中的女魔法师重新蒙上圣洁的光辉——以及带着莫名危险的失落，如此对我说。下意识地回避着金色长发少女不善的目光，尽全力不去想由比滨长长的吐息与欣慰的笑容背后的含义，苦着脸，开始跟随她的动作。

“…对，没错，就是这样，好啦，现在请默念三遍…”

“啊！小企，今天不是要去部室的吗，小雪说不定已经在等了哦，我..我先…我先走啦！”

原本顺利进行的仪式突然被由比滨打断，慌乱地抓起书包，带着似乎是表示歉意的笑容朝教室门退去，眼神却在面前的海老名身上有一瞬间的停留。这孩子是现在才意识到部活动的存在吗…唉，被雪之下说的话可不要把责任推到我的头上啊。无奈地点点头示意我马上就来，内心的默念声与远去的脚步声一同响起。

“祝好运哟~”

等到走上通往部室的路途时已经身心俱疲了，海老名也好，户部也好，三浦也好，由比滨走出教室后，一众人奇怪的眼神切换与波谲云诡的表情变迁我永远读不懂也不想读懂。因为已经相当超出放学时间而空无一人的走廊中，拖着脚步慢慢前行，反正也已经晚到了，再迟一点雪之下也不会用别的方式惩罚我，无非是承受更多一点的毒舌而已。

下一次抬头时，部室的金属门已经映入眼帘。

——下意识地伸手去，已经做出的敲门动作却突然停留在半空中。

『思念与被思念，准确的天秤与新的旅程』

哈，安静的环境中记忆的碎片更加容易浮现，尚处短期记忆之内的事件更是如此。所以，咒语什么的，记起来是很正常的事情。

手臂不自觉地下垂，倏而仿佛注入了什么能量一般重新抬起，却再没有达到最初的高度。

『思念与被思念，准确的天秤与新的旅程』

『在那之后第一个向你搭话的人，一定是思慕着、将会成为恋人的存在哦』

不，典型的心理学现象而已，自我暗示与其对行动的影响可能造成更为积极的后果，从统计学角度而言，如果样本容量足够大，那么所得结论的置信度的确可以达到促进书本营销而不构成欺诈的水平。归根结底，这类所谓魔法无非是商家的营销手段罢了。

接近了，接近了，轻轻地落在门扉，悄无声息，却如同触电般地收回。

『思念与被思念，准确的天秤与新的旅程』

『在那之后第一次听到的问候，将会来自思慕着的、想要成为恋人的人』

『离开教室直到现在，经过的走廊空无一人』

笃笃，指节与金属接触，发出陌生的声响。或许是顾及到礼貌，因为她曾经说过，进入部室前要先敲门得到允许。往日的省略只是因为时间足够早，今天的晚到是重新拾起敲门习惯的理由。

笃笃，力度失去掌控，振动的幅度不足以造成引起部室主人注意的声响，于是，再一次地——

“请进。”

初春半融冰面般的声音响起，心脏猛地紧缩，血液的流动仿佛变得紊乱，因为原本正常的脸色像是夏日的阳光一般烧起来。手，再一次地停在半空。

相信着什么呢，希望相信着什么呢，不是的，一定不是的，对吧？因为，咒语什么的，只是…而已。

回答脑海中骤雨般自我疑问的是愈发清晰、像是失控般的心跳声。

“请问需要帮助吗，如果有事的话请进来说。”

早已习惯的说话方式，蒙上双眼无法视物以辨别长相也可以得知是谁，堵上双耳使声音变小然而只要有一个音节偷偷渗入也可以得知是谁。

于是就那样推开门走了进去。

长桌正对门口的另一端坐着的依然是那位少女。刚刚放下手中带着黑色猫咪图案包书纸的文库本，将目光投向闯入者。

“呀~”

长桌的另一侧是另外两个熟悉的身影。粉色头发的少女发出小小的惊呼，一瞬间流露出失望而低落的表情；棕色短发的后辈则带着不可思议的神色呆呆地咬断了刚刚送入口中的曲奇饼干，下一秒仿佛是反应过来什么似的，皱起眉，赌气一般地发出更大更频繁的喀嚓喀嚓的咀嚼声。

温度进一步地升上来，站在原地的我不知是否应该坐到属于我的位置上去。有些困惑地从长桌的某侧移开眼神，慌乱感在即将转向的方向上升起来，如同即将踏入无法脱身的陷阱一般。

「为什么…会是你」

「抱…抱歉」

黑色长发下精致的脸颊泛起樱花的颜色，身后流入充盈空间的阳光，似乎带着新鲜草莓的香气。下意识地，仿佛是为了无法抑制的过速心跳而道歉，目光交错的一瞬，回应着带着羞涩、讶异与惊喜的疑惑。

夏日的阳光，即使在如此的黄昏依然温度过高了。这样想着。偏过头，强作镇定地坐下，拿出文库本，余光却无法控制地朝向长桌对面的方向，却不知是幸运或不幸地，总是与相似的眼神碰撞在一起。

“诶哈哈…小企真慢呢…”

“前辈，要惩罚啦，惩罚~”

“的确呢，迟到谷君需要好好地惩罚呢。”

“明明不是我的错…好啦我道歉就是了…”

在不知名的瞬间，气氛回到往常一般，平常地延续下去。吵闹的后辈如同往日一般给部室带来另一份活力，红茶的清新与曲奇的香甜缠绕着，耐不住安静的少女们开始了话题。唯一的不同，或许只是其中的某个声音——不知为何较往日的清冷带上如轻柔背景音乐般的开心感。不知不觉的，原本稍稍回归正常的心跳，似乎又有加速的危险。

不会真的被施加了魔法吧？夏日午后，如同体温般温暖、仿佛是36.7℃的阳光带来奇怪的念头。

————终————

**Windfall From Liqueur Chocolates**

『非常暗淡的今日，雨水潇潇地洒落，比水更清澈的空气里，林木的香气散发而来。』

——是仲夏难得的凉爽天气，绚烂的阳光积累了近半月，躁动的心绪般勉强按捺着的温度与水汽找到肆意的借口，之后便化作流星一般在灰色的天幕上留下密集的痕迹，泛着冷冷的银光。仿佛是雨滴坠下而漾起的湿润的风从部室半开的窗口中浸入，带来的凉意与红茶蒸起的温热气团融合交汇，看起来不知为何让人感到舒服却又奇怪的酥痒。

「真好啊。」

手肘半支在桌沿，膝上文库本的书页似乎是受了潮，细而柔软的毛刺从纸张边缘稍稍显露痕迹。翻页时手上的力度不禁更轻了一些。

如果将可能对衣物造成的麻烦排除在外，夏季的雨在所有的雨天中或许是最不讨人厌的一种。而倘若想到只要下雨就一定会有弄湿衣服的可能，那么，夏日雨天的受欢迎程度还要再提高一点——既然缺点无法避免，那么长处的优劣程度就将成为决定性的因素。没有春天可能造成的青色霉菌、没有秋天可能带来的渗入骨髓针刺一般的寒意、没有冬天可能与气温共同作用导致的冻伤，夏天的雨，和无声吸收暑气的深夜、缓释午后热浪的穿堂风一样，着实让人心情舒畅。

「而且今天那家伙应该有好好带伞吧。」

不知从何而来的吐槽般的念头紧紧跟随着对夏日大雨的感慨，这未免有些奇怪，但是前者和后者都让人感到情绪稳定就是了。虽然，无法说出口的是，某种心跳的频率似乎也并不是什么需要绝对地敬而远之拼命摆脱的坏事，倒不如说，过于平静某种程度上倒会令人感到小小的失望——大概是人类喜欢冒险的天性使然吧，即使怕麻烦如我也无法摆脱这种原罪一般的诱惑。

啊，感觉有些跑偏了，雨天的白噪声本该让人可以很容易地进入类似冥想的精神修行状态，可是刚刚的想法似乎有些向危险的方向动摇。

『这是不是我的堕落呢』

指尖扫过的文字像是从面颊拂过的羽毛般带起嘴角不自觉的笑意。

什么嘛，我也不是出家修行的僧人或是需要自隐心性的武者。更何况，也有捧着草莓奶昔的伟大武士存在。所以无需陷入某种自说自话的怪圈，虽然甜蜜的痛苦也不是不可能相伴而生，但是这种时候只需进一步地好好享受甜食带来的美好就足够了。

完美地得出这一结论之后的某一刻，上涨漫出石底河床的溪流一般的思绪被熟悉的声音引导着收束。视线与注意力集中到漫天大雨一隅小小部室中的长桌一端来。

“今天没有做烘培类的点心，因为收到了意图不明的甜点。”

“你那把我们作为试毒对象一般的说法是怎么回事。”

“比企谷君，请你注意一下自己的用词。”

“是……”

坐在部室窗前、长桌另一端的少女今天再一次地将漂亮的黑色长发松松地束成马尾，随着主人拆封与摆盘的动作，粉色发圈在缎带旁轻巧地晃动着。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刚刚过去的那个瞬间，听到我的应答后冰刃般掷出的白眼。总感觉近来一段时间雪之下任性的时候变得更多了一些，即使是在别人面前也是这样，稍稍的吐槽似乎都能引起相当强烈的不满，着实让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在过去的有些时候过于顺从了点——

等等，什么啊！这种被驯服后的凶兽撒着娇与主人寻求平等一般的自我意识！

摇摇头，把莫名其妙的感觉赶出脑海。由比滨的声音也恰到好处地响起来。不得不说真是太感谢她了，因为很多次这种危险的时刻都多亏了她对于雪之下所准备茶点的强烈好奇心——以及作为好奇心载体的夸张语气才得以脱困。比如现在：

“诶——小雪，这是什么啊，真的可以吃吗？”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语气也的确有些和年龄脱节来着。『ゆきのちやん、这是什么』『ゆきのちやん、快来看啊』『ゆきのちやん、这个可以吃吗』——一系列问句感觉都像是由比滨的固定技能了，『YUI三段击』之类的？喂喂，也不用因为名字罗马音拼写相似就点出相似的招数吧，虽然都喜欢吃东西可是你还是没有R哦。

当然这吐槽并非针对今天的由比滨，倘若说它是针对今天的由比滨那未免太过分，毕竟罗马非一日建成，而且今天雪之下带来的茶点看起来的确挺有意思的。随手拿起一个，看到包装纸上的商标，一瞬间燃起本不应存在以至于都让我觉得的确应该好好修养心性的情绪。

Duc d'O

是酒心巧克力。

顺带一提，历史大约三十年左右的比利时糖果品牌出品，卖点是货真价实——对于酒心巧克力而言的货真价实或许就是无论是份量还是酒精含量都相当充实的溏心，而品尝这款巧克力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就是在用精心制作的巧克力酒盏饮用或可达到将近30度的——对相当部分人群而言的——烈酒。

当然，倒不是说巧克力有什么问题，作为巧克力家族的普通一员，酒心巧克力本身也并无过错。只是，雪之下竟然会收巧克力？不，应该是，她竟然会若无其事地在说出意图不明之类的话之后，把巧克力这种礼物当作偷懒的代替品带来部室作为茶点？

「哈，真不知道那个混蛋是幸运还是不幸，抑或两者兼有。」

莫名的情绪在意识到之前流露出来——一瞬间，由比滨和雪之下都看向我，惊讶、疑惑、误会了什么一般的神色出现在两人的脸上。

“啊…不是，那个…”

“是姐姐强塞给我的。”

无法知晓自己现在的表情，但是有些许灼烧感，因为天气的原因巧克力外壳破裂而闻到了酒味的缘故吗？支吾着进行莫名的否定，甚至无法辨明被否定者是为何物的混沌情绪涌上来，像是被雨水浸湿后胡乱贴在枝干上的树叶。不过雪之下倒是很快让纠结的颜色冲淡，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赶在由比滨之前，带着些解释的紧迫感说着。

“唔……”

其实并不在意送礼者的身份。只是，毕竟是雪之下。

“好像是因为一时贪心而订得太多了，可是我也吃不完，所以就想着带来学校好了。”

接下来听到的语句则让数秒前失重一般的情绪波动被彻底取代。枝叶依然受到骤雨狂风摧残而凌乱不堪，不过新的风暴中蕴含的能量是以更为安全的方式释放，当然，能量释放产生的结果看起来很是相似，内心讶异万分的声音响起来。

——不会吧，那个人也会做出这种事？

带着难以置信的表情看向雪之下。由比滨也满脸惊愕，然而受到的回应是表示肯定的点头，带着些无奈。真是不得了的情况。雪之下家的女儿们都自带隐藏属性吗，如果是雪之下倒也不是不能接受——可能是因为已经习惯的缘故，可是那个人的话果然还是超出了理解的范畴。这样想着，雪之下的声音继续传过来：

“的确有些不礼貌…可是…”

“没事哦，倒不如说正好呢~小雪”

话题回到正常的方向。应该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意识到了先前自己说法的不当之处——如果只是自身还好，但是涉及到自身之外时不免会带上不顾他人感受而将他人置于类似剩余物处理者的尴尬境地。当然，我和由比滨都不会在意就是了。尤其是由比滨，可遇不可求、缘妙不可言、甚至踏破铁鞋无觅处一类的情绪都快要溢出来了。看来贪嘴的不只有阳乃小姐，还是说酒心巧克力对少女都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和杀伤力…不过这一点应该不适用于雪之下，所以果然还是由比滨本身的原因。

也正因为如此，尴尬的气氛并没有维持多久。虽然有单独的锡纸包装，但是雪之下还是将每块巧克力都摆得整整齐齐。数量有些惊人——原本是放在两个带有行列各五个凹陷的包装盒中，虽然每一块的体积并不大，但是若将包装盒本身考虑在内，书包里肯定是放不下的，这么说来这家伙在来部室之前的一整天都拎着单独的袋子吗…如果是带有LOGO的原装包装袋想必会引起轰动的吧。

长桌另一侧的粉色头发同学显然没有如我这般多余的想法，即使有，也自动让位于「看起来很好吃所以要赶快尝一尝」的程序。这么说来由比滨也可以算得上是大脑堪比超级计算机的天才少女——自动对并行事件进行策略优化并在0.2毫秒的时间内输出运行端什么的，当然，如果她也是拥有量子大脑的机器人，那么图灵测试应该是在米其林餐厅中进行的才对。

“唔呣…真的超好吃…呜啊…”

雨声渐渐地弱了，融化在少女餍足的感叹之中一般。不用特意转过脸去也能猜到由比滨现在的表情——低头默默拆着包装，锡箔纸撕裂变形，露出藏在其中的珍宝。

的确是会让人上瘾的美味，无论是否为甜食爱好者都会被其俘获的那种。温暖与疼痛，甜蜜与苦涩，文学中描绘的爱情一般在舌尖绽放，一瞬间竟然理解了出于贪欲而冲动购物的阳乃小姐。层次丰富又绵密的味道冲击着神经，同时也打开了某种隐秘的、名为窥探欲的开关——雪之下会对此作何反应呢，不知为何突然想起那天晚上的黄桃冰淇淋，与少女撩起耳边长发的动作。

似是无意地向长桌对面看过去，那一端的桌面上锡箔纸残骸的数量比想象得还要更多，嘛，看来雪之下也没有逃脱魔掌。和那时一模一样的满足笑意出现在姣好的脸上，小巧嘴唇的动作很是可爱——呃，嗯，不，好的，不妨再来一块好了。

有些颤抖的指尖弄乱了原本整齐的巧克力队列，拆开包装时，锡箔纸的碎屑被指甲末端刮了下来。隐隐地，唾液湿润着有些发紧的咽部，大概是被巧克力吸引起食欲的缘故，对。所以，好好地吃下去——味道似乎没有第一块那样惊喜，味蕾的麻木来得比想象中更快，是这样吧，生理的那种。

有些吃力地咽下第二块巧克力，目光再次转向那个方向。出乎意料地，由比滨竟然停了下来，目光中带着一丝遗憾，但是依然乖乖地坐着。

“不可思议啊。”

糟糕，不自觉地就说出口了。

果然，惊叹的语气引来了由比滨不满的眼神。像是的确很乖的小孩子被误会成表面功夫一样，愤慨中带着一丝委屈的声音传达着对我的征讨：

“人家可是很有自控力的呢。”

“不要用那种少女漫画女主角一般的语气好吗…”

“有什么关系！人家本来就是少女！小企真是越来越过分了…”

一般来说不会有人自称是少女的吧，这么羞耻的台词说出来还真是不容易啊，默默吐槽着。

“所以，自控力又是什么。担心体重所以控制巧克力摄入量吗。”

“小企你真的没救了啦！不可以把女孩子的体重这种话题随随便便地挂在嘴边哦。”

无奈地看了看那张带着些婴儿肥的脸，自觉地闭上了嘴——但是某种类似衷告的文字还是像被炉火烘烤的隐性墨水一样一行行地出现在无形的纸张之上。按照你平时的零食摄入频率而言今天根本算不了什么吧，和心理学实验常用的安慰剂也没有什么区别哦。再说，反正摄入的热量最终也会集中到该集中的地方去——这样说来倒是蛮希望你可以多分一点给你身边那位来着。不过的确很奇怪，最近一段时间，印象中某人的甜食摄入量并不少，然而该长进的地方一点儿也没有长进，难道是基因表达出了什么问题？虽然生物学没有认真修习过，但是的确曾粗略的了解过相关的可能——以阳乃小姐为参照的话根本没有办法解释嘛。

“好像感受到了很让人讨厌的气氛呢。”

湿润空气的温度一下子降下来，带上了深秋萧瑟的阴影。像是凝上厚重霜衣的红叶掠过脸颊，沐浴着如此目光，寻求着庇护一般继续着和由比滨的话题。

“毕竟你这么早就停下进食的举动很少见。”

“是因为不能喝太多酒啦。”

不愧是由比滨，一下子就把注意力导向奇怪的方向了。秋意褪去，时光轮转，生气勃发的、雨滴坠落在茂密树叶上的声音渐强起来——大概是被甜味与盛夏阳光一般的酒所拯救的缘故。思绪也随之清晰——说奇怪其实也不奇怪。

“应该问题不大吧，毕竟巧克力本身的份量限制。”

“唔，果然还是谨慎一点好呢，以前…诶嘿嘿…”

好吧，的确很符合由比滨的作风。不过，居然认认真真地吸取了教训，也有好好地落实，真是长大了啊，这样莫名的欣慰是怎么回事，切身感受到雪之下平日里那慈爱目光的精神内核了吗。

“呜哇，又来了，小企不要摆出那种表情啦，早就不是小孩子了！”

“是是…”

“太敷衍了！完全没有反省嘛！”

“……”

和往常别无二致的对话进行着，只是不知为何，内心隐隐升起不安。像是缺少了重要的音轨一般，层层铺垫的旋律与CD版本几可乱真，可是副歌来临时却只剩下了更加作为铺垫而存在的和声与伴奏——对，主唱的人声好像消失很长时间了，取而代之的是以毫无规律的间隔响起的，纸张断裂一般的声音。

“啊…糟糕了…”

不安的源头呼之欲出时，由比滨的呼声打断了进行着的进程。疑问的目光投过去。手忙脚乱地收拾东西的动作映入眼帘。

“？”

“由比滨同学，出门后要小心地滑。”

“嗯嗯，抱歉啦小雪…啊，还有小企也是…”

“不，所以说…”

“我先走啦……”

“诶…？…”

金属碰撞的闷响与渐远的脚步声实现了与急匆匆告别的完美过渡。从脚步声判断雪之下的嘱咐并没有被听进去。不，等等，所以说那孩子怎么突然就这么跑掉了。

“因为有约定哟，似乎是安礼同学。”

“啊…嗯…？”

“反应速度越来越慢了呢，坏电器谷君的头脑需要一点传统的修理方式吗？”

轻声的叹息，紧随着是有些俏皮的声调——消失良久的合适声部重新出现的感觉也将我的思绪拉回正轨。看向依然端坐着的少女，毫无波澜的表情意味着由比滨应该有提前告知，原本两人座位之间的桌面上锡纸轻飘飘地散落着。

“之前看她那么悠闲还真是为安礼感到不值啊。”

“比企谷君可没有资格说这种话。”

“所以说和我有什么关系…”

“你每次出门前不也都是这样吗。”

“没有根据的揣测可是很不礼貌的行为。”

“除此之外可找不到迟到谷君总是让人等待的理由了呢。”

喂喂，所以说我每次都很自觉的在收到消息后立马行动起来了，小町可以作证哦。虽然莫名其妙地转折到这个话题很奇怪，不过可以确定的是继续这种讨论对我而言肯定不是什么好事。看着由比滨离开后空出来的座位，传入部室的雨声似乎更响了一点。

“嘛，不说这个…既然由比滨已经…”

“驳回。”

“我还没有说话呢！”

“反正也是想要偷跑吧，怠惰谷君。”

“如果好好地说出来作为提交申请的途径的话就不能叫偷跑了好吗。”

“总之早退是不被允许的，请你有一点身为部员的自觉。”

“由比滨刚刚就…”

“比企谷君？”

“是！”

部室回归平静，安静而老实地，重新捧起文库本。履行责任是男人成长的标志，既然不用我对坏掉的电缆负责，那么享受文字、红茶与巧克力也未尝不可——权衡利弊之下我获益不少不是吗，免费的下午茶点心之类的。理性做出的决定就是如此符合逻辑，至于长桌另一端长发少女的微笑与胜利者一般的好心情，我想一定是巧克力的缘故。对，一定只是因为巧克力。

总之才不是压迫与屈服的关系！

齿轮啮合，雨滴坠下，发软的书页再次翻动起来，一如开始时那样。只是绵延不断的滴答与嘀嗒声中，以不规则的间隔显出纸张撕裂的声音。

大概是风。白噪声弥漫，思绪浸入文字交织的另一个世界中。

「叮——————」

熟悉的铃声响起。合上书，拉伸着有些僵硬的身体。

“呼。”

用力地眨了眨眼，干涩的感觉得到缓和，窗外的雨声没有停。想起了什么，于是随意地开口。

“呐，雪之下，今天有带伞吧？”

风撞击窗棂，像是列车驶过轨道交界处的缝隙。

“雪之下？”

久久未能等到回答，不禁将视线投向那个方向。摊开的书页躺在桌面上，在那其上的是精致小巧的脸——刘海阴影下隐隐显出夕阳照耀着的云朵的颜色。手臂摆成适合枕头的形状，白皙的手指轻轻触到银色空壳残骸铺就的地域。

嗯？

印证着猜测将目光转向桌上的碟子——其实无需多此一举，那片银白色的贝丘已经说明了一切。原本满满当当、现在半空的碟子只是佐证而已。

“果然遇到甜食时自制力会降低么。”

嘴角无奈地扬起，轻声地走到她的身旁。

“喂，雪之下，醒醒，该回家了。”

“嗯……”

“你这家伙就这样睡着还真不怕感冒吗…”

绵软的鼻音带着些许凝涩感的共鸣，傍晚的气温并不高，不知道这家伙是什么时候睡过去的，现在已经显露出着凉的危险前兆。再加上酒精的作用，雪之下的脸呈现出不正常的酡红。要是早一点发觉就好了。

“雪之下？”

“唔呣~”

闹起了别扭，似乎是不想被打扰，将脸埋得更深了。快起来啊，小町还在家等我呢。部长大人。

然而内心活动被完全的无视掉了——可以理解，毕竟是受到酒精作用的雪之下。按照银色残骸的数量估计，短短两个小时之内雪之下至少吃下了十余块巧克力，这类点心的危险之处正在于此——每一块都是可以两口吞下的尺寸，加上美妙的口感，很容易就诱使人连续不断地送入嘴巴，更何况也不会有饱腹感——空腹又进一步加重了酒精吸收的程度。即使每块巧克力的酒心中仅有数毫升酒液，在量的累加后，也足以造成某种后果——一如我现在面前的这位一样。

没办法了，原谅我吧，不是故意的，真的只是想把你叫醒而已，感冒可不是好事，再说也不能把你就这样扔在部室不管对吧。

轻轻地摇动，手掌下的肩膀有些过于单薄。没来由的，细密的疼痛从某处弥漫开来。

“雪之下。”

不想打扰到什么一般，声音是自己也未曾意识到过的柔和。

“嗯…八…谷君…？”（はちがや）

那是什么奇怪的叫法…不过好歹是醒过来了。总之先收拾东西赶快回家好好休息才是，还是打车好了，这种天气这种状态，快速而不被淋湿的归途是一件颇具挑战性的事情。这样想着，正欲开口之时——

原本处于视线之中的其他事物——部室一隅的墙面、露出的长桌的一角、余光关注到的未曾稀疏的雨帘通通被不明物遮蔽，混合着巧克力与香橙干邑甜味的清新气息扑上脸颊，一瞬间燃烧起来，下一刻又感受到玉石般的温凉。

“不要远…嗯…这样就是…嘻嘻…”

“雪之…”

“嗯唔，不要吵嘛…嘿呀…诶…嗯…”

好看的眉微微蹙着，在没有注意到的时刻又舒展开来——并不是有意观察，只是…很不妙，现在的处境。雪之下虽然不再闭着眼睛浅寐，可是似乎完全没有清醒，就那样半倚在桌面上，发出意义不明的可爱声音。一边像拿到玩具一般摆弄着我的脸；周围的一切在当下的时刻变得十分模糊，似乎只有颊侧不时传来的柔软触感是真实存在着的。温度激发出酒香，萦绕在四周，或许这是造成一切的罪魁祸首。猛然清醒一般，急忙直起身来。失去了接触点，雪之下的手停留在半空中。

“咦……”

委屈的神色出现在小巧的脸上，有些失去焦点的清澈眼瞳茫茫地扫视，因为先前趴在桌子上而半松的发圈无法束缚住长发，于是发丝调皮地拂动着。

“喂…没事吧——喂，危险！……”

依然没能将完整的句子说出口，因为雪之下找到了目标——像是第一次测量洞口宽度的小猫，摇摇晃晃地从椅子上站起，向我伸出手，似乎是要迈出第一步，可是平衡功能的暂时退隐使得迈步本身变成了摔倒的诱因——被轻轻移动的椅子阻碍着，就那样带着迷糊的眼神向后倒去。下意识地伸出手，回过神来时，胸口处传来熟悉的触感。

“嗯…”

退到合适距离的动作刚刚发出便被半强硬地阻止，胸口的压力重了一分，腰际与后背也同时感受到温度的传递。猫咪在怀中轻轻地蹭着，似乎是找到了抱枕一般，刚刚睁开的眼睛重新合上，均匀的呼吸声响起。

我可是很为难啊。低下头，看着带着安心表情的雪之下，心怦怦地跳动着。或许类似的接触并非首次，但是，无论何时，即使再经历千万次，相同的悸动依然无法停止。压抑着有些紊乱的呼吸，轻声问着。

“呐，雪之下，不管怎么说还是回家休息比较好噢。”

“嗯…”

“先…放开我吧…？”

“嗯…”

完全没有意识到啊，这家伙。

可是天色一点一点暗下去，再拖下去只会更加麻烦而已。无奈，只好强行把手臂从雪之下的束缚中挣脱开，扶住雪之下的肩膀——意外的好处是一系列动作让她重新醒了过来。

“小心一点坐好噢。”

把尚未恢复意识的雪之下安顿在座位上，用最快的速度收拾起两人的书包——还好需要放进雪之下包里的也只有她的一本书而已，虽然很抱歉但是幸好不会更多地侵入隐私。茶具明天再来收拾好了，现在必须把这家伙送回家，啊，对，或许还得先联络阳乃小姐，现在的状况来看雪之下恐怕没有办法一个人待在自己的公寓直到醒酒。

“喂——”

回过头时正好撞见雪之下摇摇晃晃地起身，看到我转过身后，惊喜的表情出现在脸上，紧接着又试图向我走来。可是依然像是踩在云朵上一般东倒西歪。这家伙到底在想什么啊…

“小心一点啦…”

只好就这样任由雪之下的手臂搭在双肩之上，再一次地。

“可以试着自己走吗…要回去了哦。”

虽然预计着无法得到想要的结果，但是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还是问了问。毕竟从刚刚那几步来看，如果有类似登山杖的支撑物，在平坦地面上行走问题或许不大——即使要打车也得先走到校门口啊。

“嗯…不要…”

“怎么啦…？”

雪之下又将脸重新埋入了怀里，含糊不清的柔软声音闷闷地传来。这样对心脏真的很不好，我不是抱枕，真的不是抱枕…而且不可以不回家啊，你现在这样待在部室里会很不妙的，至少也要找个可以好好休息醒酒的地方。

“我会扶着你的噢，试着回去吧…？”

“走不了呢……”

像是想要偷懒般撒着娇。嘛，考虑到刚刚动作的平衡性…说不定是真的没办法走路——即使她逞强般给出完全没问题的答案实际上也毫无说服力。

“那，我打电话给阳乃小姐…？”

“不要…不要姐姐…”

就这样被自己的妹妹抛弃，阳乃小姐真是可怜，还好小町不会这样对待我——嗯，应该不会的，一定不会的，因为光是想想可能性存在的可能性都让人心碎啊，世上第一可爱的小町一定不会忍心如此残忍地对待哥哥。等等，这时候暂时还是先不要去考虑比企谷家族爱的问题，先给阳乃小姐发消息比较好，无论是在雪之下的公寓还是来学校接人都可以。从口袋里摸索着拿出手机，一边小心翼翼地让雪之下不至于摔倒，一边敲打着键盘。

“……”

“抱我。”

“哈？！”

“不想走路。”

“可以的话还是自己走吧…都说了会扶着你的…”

“走不了…”

下次千万不能再让雪之下随意接触酒心巧克力，或者说任何含有酒精的制品。这样想着，一边思索该如何应对现在的她。啊啊，这家伙原来会这样撒娇的么，抵抗度完全为零啊。可是也不能就这样完全顺从她——这时，手机振动起来，是阳乃小姐的回信。

「啊，那麻烦比企谷君把小雪乃送回来啦，我在公寓等你们哟~」

该死。现在完全没办法从部室里出去啊。而且即使出去要怎么回到远离学校的公寓也是万般头疼的问题。

“呐，雪之…”

“头疼…晕…”

融化了眼泪般，怀中绵软的声音有些酸涩，鼻音似乎更重了。心脏一瞬间紧缩，喂喂，这家伙，不会真的感冒了吧，不妙啊。小猫般的身体轻轻地颤动着，一瞬间下定了决心。让雪之下稍稍退开，一只手扶住她的手臂，费力地脱下外套，裹住娇小的身躯。转过身，慢慢蹲下。

“走吧。”

背部传来温软的重量感。黑色的发丝划过脖颈，有些痒的感觉。温热而清新的气息就那样在耳畔萦绕。

“抓稳哦。”

“嗯…”

应答声的尾音渐弱，稍稍侧过脸去，雪之下似乎又睡着了，睫毛微微颤动着。

雨声停了，脸上的温度似乎也随着降下来，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响起。

——太好了，这家伙暂时可不能再淋雨。

——希望她醒来后不会记得。

傍晚湿润又凉爽的风吹过，黑色长发拂过面颊，小心翼翼地，不让熟睡的少女感受到颠簸，慢慢地向回家的方向走去。

————终————

**星影さやかな夜**

青鸟之影掠过阴霾天空般，飘渺的风自车厢中空荡荡地划过。

几乎不可见的细软绒毛凝粘隐匿在空气中水珠，沉甸甸地堕下来，脸颊上顿时生发出有些近似于轻微刺痛感的凉意。透明而稀薄的湿润氛围澄澈地氤氲着，没有被风吹散，也没有本应具备的朦胧感。或许是列车车内照明亮度过高的缘故。苍白的灯光有些刺眼，金属支撑杆树立的车厢过道地板虽然保养得很好，然而依然在此之下显出颜色稍稍黯淡一些的磨损边缘——与点点水渍一起勾勒出奇怪的斑斓状。

『叮咚——』

带着微弱的空洞回响，「喀嗒」的轻微振动后，甜美的女声广播响起来。

下意识地朝车门的方向望去，「似乎还需要一段时间」，于是思绪又一次弥散。经行路径之上，视线在车窗玻璃处久久停留。光滑的平面上，黑白两色切割而成的不可视境界线无限延伸，吸附的水珠拉长蜿蜒，那其上流溢出的光辉之外，红色与其他颜色的光晕划出彗星般的尾。

视界与倒影模糊融合处，忽明忽暗的身影依偎一般相互倚靠着。天色很晚了。

「没有一直下雨真是太好了。」

头脑有些发沉地想。肩侧的重量有些不安地挪动，尽可能轻的，稍微调整了一下坐姿，一缕黑色的长发调皮地从颊侧掠过，秋日落叶与金色果实一般的清淡香气缓缓地传过来，心脏似乎漏了一拍，又或许没有——右臂保持着靠枕的姿势，左手小心翼翼地将有些滑落的外套拉上来了一些，半蜷曲的衣领蹭着安眠的猫咪小巧的脸。

公理与数学逻辑也无法精准描述的时间和窗外变幻的光影一同流逝——如果幻想文学一般的语言，那么经历了2106次心跳与大约400次呼吸的循环——睡着的她气息比平时稍稍凸显在背景声音之上，这不是什么好兆头，或许是因为酒精造成的发热与环境带来的降温共同作用而受寒感冒也说不定——总之是到了需要下车的时刻。

惯性作用下，站台定格在视线中的那一瞬，刚刚进入站立状态的身体打了个趔趄，不过最终还是没有摔倒。呼，好险——白色衬衣如果在这种地面弄脏会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呐，雪之下，下车了噢。”

轻轻地唤着。声音触发了什么开关一般，面前的少女迷迷糊糊地睁开眼，漫漫星空般没有焦点的眼瞳迷茫地扫视着，慢慢地眨了眨——随后，带着小孩子一样的笑，向我站立的方向伸出手臂。

“还是感觉有些头晕吗…”

“哼嗯~”

从表情来看完全不像啊…不过也可以理解，尚未完全恢复时会出现使不上劲的情况，虽然说努力克服也不是不行，但是显然醉之下小姐依然沉浸在朗姆酒带来的慵懒余韵之中，啊，不，或许是香橙干邑？

“真是没办法啊…”

“哼哼~~”

亮黄色的警示灯一闪一闪。湿漉漉的站台上，数个方向的光映射出深浅不一的影子。列车喀嗒喀嗒地远去，闷蒸已久的盛夏午后、接触到皮肤的第一滴雨珠般清凉又寒冷的风扑面而来。近在咫尺之处传来小小的呵欠声，耳廓感受到暧昧的酥痒与温度——这样对心脏可不好。稳稳神，小心地支撑着背后的重量，向车站出口熟悉的方向走去。

经过路口时稍稍有些迟疑，因为想起了之前在教室里收到的消息的缘故。虽然通知那个人是必要的做法，但是显而易见地，更多问题也随之而来。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是小町被别的男生这样送回来，或许尘封已久的球棒就要在另外一个方面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了，啊，或者说，我会亲自把小町接回来而根本不会让这种情况出现。

不过，如果是阳乃小姐——可以确定生理上的伤害不会有，精神上…无形的弦不由得抽动了一下，以那个人先前的所作所为推断，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被她抓住某种把柄。更不用说自今年三月以来一直存在着的奇怪眼神了——像是审视货物质量一般…唉，或许刚刚下车前应该试着让雪之下自己走的，毕竟车站距离公寓也并不远，进入主楼后也可以搭乘电梯。

这样想着，原本不应该出现的情绪似乎有萌生的趋势，然而下一秒，不自觉地侧过脸，受到姣好脸颊上宁静微笑的感染一般，放松的嘴角不自觉地扬起来——

就这样吧，既然已经到这里了，把她好好地送回家好了。

然而果然不出所料，在最后一道关隘前遭遇了预想中的魔王。再一次霸占了猫咪围裙假扮而成的女主人斜倚在雪之下公寓房间的门口，手上依然悠闲地晃悠着汤勺：

“啊，比企谷君，欢迎回家~~怎么样，先吃饭，先洗澡，还是…”

熟悉的带着戏谑的语调轻快地响起，眼神瞟向我的背后，隐藏的台词略有些延迟，不过还是不受阻止地说出了口。

“——还是先把小雪乃吃掉呢~卧室什么的已经准备好了哦~”

“一点也不好笑…喏，之后的事情还麻烦你了，我回去了。”

深知自己不可能在这方面占据优势，索性放弃斗争一般地作出回应。虽然说平时一副喜欢捉弄人的样子，但是这个人在的话还是可以放心。而且，看起来接下来我也没有什么可以帮上忙的地方。

“诶——”

“怎…怎么…”

紫黑色短发故作讶异地晃动。一瞬间，内心深处升腾起危险的预感。看到被压榨的悲惨前景一般，消失已久的紧张感弥漫上来。

“嘛，没什么，嘻嘻。不过呢，比企谷君，难道想就这样把小雪乃带回自己家？真是…”

“……”

“是我疏忽了，所以还麻烦你把她…”

“姐姐我可干不了重活哟，进来吧~”

“……”

“嗯？”

“是…”

“真乖~会让小雪乃好好感谢你的哟~”

“不不，不必了…”

“哦——？感谢什么的…真的不想要？”

“我…”

战俘一般，跟随在阳乃小姐身后走进了公寓，果然还是完全无法招架这个人，无论从有形的语言还是无形的气场上都是如此。不过大概是已经习惯了的缘故，心情并没有变得特别灰恶——等等，不要，不要，面对雪之下时我好像已经有某种危险的倾向了，为什么非得再来一个…

胡思乱想着，经过客厅与开放式的厨房。余光扫视到散发着热气的菜肴，摆在不远处的桌子上，似乎很丰盛，被暖橙色的灯光晕染，香味似乎都化作了可视实体盘桓萦绕。不过真的没关系吗，雪之下的话，现在应该不是很适合太过正式的餐点。法式浓汤或者简单的白粥对于经历过酒精烧灼的胃部来说是更好的选择。阳乃小姐应该很清楚才对…

“好啦~进去吧。”

质疑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一方面，公寓内部并没有大到需要走很久的地步，另一方面，思绪中短暂一幕的主人公在现实中发出的声音成功地吸引了注意力。停下脚步，面前的木门看着有些眼熟。

“……”

“诶，比企谷君真是拖拖拉拉的呢，不想放下小雪乃吗，手感怎么样？真是H呢…”

“才不是！”

虽然知道是在开玩笑，不过脸颊还是有点发烧——实在是进退两难，雪之下的卧室，就那样轻易的进去，怎么说也不太好；可是的确…一直这样背着她，即使是用小臂和手腕搭成支架，肌肤末梢的神经传感器也忠实地工作着——阳乃小姐的话是对信息处理端的一种提醒，毕竟，和支架接触到的部位是…不，不要乱想，没什么，只是，再说有好好地穿着长袖衬衫不是吗。

坏掉一般的表情不自觉地浮现。始作俑者则仿佛是看到了什么好玩的事情，再一次地，带着笑意的声音响起来。

“有什么关系嘛，都睡过了。”

“不要轻易做出这种危险的发言好吗…”

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不可辩驳的事实——在这间卧室里度过夜晚，和雪之下一起。实际上即使不开门，房间里的布局我也很熟悉了，书柜、衣柜、潘先生玩偶、床头柜什么的。

“诶，不是吗，明明房间里有发现包装和没有用完的东西哦，难道不是上次剩下来的？”

“说起来那就是当时你买的吧！”

“好啦好啦快进去吧，你也想让小雪乃早点休息的吧？”

“……”

绕过宽大而柔软的床垫，将熟睡的公主轻轻放下。似乎是感受到重力终于均匀的分布，公主大人不自觉地蜷成自己最喜欢的卧姿，将脸埋入松软的枕头当中。好的，虽然校服还没有换，但是我的工作已经圆满完成，赶紧回家吧，感觉自己也开始有点头疼了，黄昏的雨对于气温而言真是冷酷的杀手，当然或许头疼不完全是因为雨和气温的缘故…

正如身体状况发出的警告所宣示，比温度之杀手更为恐怖的存在最终还是显现出其威力。拖着脚步向大门走去的途中，小恶魔般的声音让前进的趋势瞬间消失不见：

“啊，对了，小町妹妹有发消息过来说今晚不会让你进家门了哦~”

“什么？！”

“就是这样，啊，比企谷君，围裙帮忙拿一下，我去帮小雪乃换衣服，晚餐是为你准备的，如果饿的话不用等我，自己先开动吧~”

亮起的手机屏幕被飞过来的紫色围裙遮盖，在那之前，判词一般的文字一行一行地敲击在脆弱不堪的心上——不，这并非做作而油腻的不当夸张，因为是小町，小町。被自己的亲妹妹拒绝进入家门什么的，心理创伤要怎么样才能抚平啊…消息发来的时间是18时22分，大概是在电车上的时候。不知为何那时没能注意到手机的声响。或许是因为没有收到回应而向阳乃小姐确认，于是很明确地，被当作佣人买卖交易中的货物般的角色的命运从那一刻起就已经确定。

“希望雪之下家的沙发不要太窄…”

无精打采地敲打键盘，勉强地给小町回复了大致的情况。姑且也算是接受了这一悲惨的事实，不过至少不用露宿街头不是吗，这样安慰着自己。收好手机，腹部传来的感觉与对所持预算的回忆击垮了最后一丝偷跑的理性，脚步悄然调转方向，向云雾萦绕的金色圣地走去。

「唔，似乎还是雪之下的更好一点。」

坐在桌前等待的过程中，按捺不住好奇心地拿起了竹筷。就尝一点点，嗯——有些不礼貌的念头不知为何就这样升起来——是因为口味更加偏甜一点的缘故吗，姐妹俩在调味的理念上似乎有着细微的差异。不过怎么说准备今晚食物的阳乃小姐很辛苦，所以这样的评论还是藏在心里比较好。

“啊，比企谷君真是心急得可爱呢，怎么样，喜欢姐姐吗？”

“不是你让我先吃的吗…”

突然出现在耳侧的声音与吐息伴随着肩部的压力让思绪戛然而止，受到惊吓的竹筷差一点就从手中滑落了。这个人是属猫的吗，走路的话好好地发出脚步声来啊…而且，求你了…说话的时候请维持适当的距离…

“诶，不要回避问题嘛…”

“什么…”

“晚餐什么的，喜欢姐姐吗？”

“诱导性提问恕我拒绝回答。”

“诶——真是无情呢…”

“……”

晚饭与餐后时间是不忍回忆的艰难。而在那之后，经过无法计数的心跳声，终于，公寓里彻底安静下来。

厨房用具清洗完毕后早已烘干，在那之前，餐桌已经被收拾好。

浴室中的水汽已经散去，镜子上蒙蒙的水雾也消褪完毕了。虽然没敢特意去翻看，不过洗衣篮里的衣物倒是没有变化。

「啪嗒」，客厅与廊道的主照明灯关闭，留下几个角落中昏暗的夜灯，维持着基本的可视度。

窗帘好好地拉上，检查门锁。

棉布拖鞋与地面接触发出轻柔的声响，与之相似的，睡衣熟悉的触感从手臂与身体各个地方传来。

“小雪乃有好好地躺着哦。”

“嗯…诶？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吃东西吗？”

“那孩子一直没醒。”

声音很罕见地低沉下来，想必也是在担心。同样换上居家打扮的阳乃小姐此时没有了不久前对我进行性质恶劣的恶作剧时的表情，平常这种状态下例行的调侃也没有到来。嘛…可以理解，毕竟都是作为有妹妹的长辈…

“啧……”

“咦？噢，比企谷君不用摆出这样困惑的表情啦，嘻嘻。”

所以说你之前的沉重是我的错觉吗！

眉间没有放松。不过很快地，与记忆契合、令人心情稍稍宽慰的消息传来：

“之前不是有准备浓汤和果汁嘛，到时候热一热不就好了，交给比企谷君了哦~”

“话是这么说…”

“比企谷君辛苦一点的话问题也不大。”

“嗯…？”

“晚上可不知道小雪乃什么时候会醒呢，需要有人守着哦。”

“……”

“真是不负责任啊…”

“唔，那，是想要姐姐和你一起…？”

“不，不，我自己来就好了，嗯…”

一边带着询问的语气，一边将身体贴过来的阳乃小姐很危险。或许是之前赶来时太过匆忙而只准备了换洗的正装，阳乃小姐现在穿着的是雪之下的另一套睡衣——很危险，我是说对纽扣而言，某几处缝合线也很是辛苦。以及，明明是光线十分昏暗的夜晚，阳乃小姐的肌肤却像是月光浸润的玉石般氤氲着柔和的光芒。深呼吸，撇过脸去，费尽力气般，将僵硬的身体向后挪了挪。

“啊，那晚安哟，比企谷君。有什么事的话叫我就好了。”

轻巧地走进客卧，房门合上之前，姣好的身影稍稍停顿，带着些许笑意的声音传来：

“不可以对小雪乃做出什么过分的事情噢~”

“不过，姐姐的房门不会上锁喔~”

仿佛印证着什么一般，缝隙合上时，原本应该传来的金属铰链的声音如同被黑夜吞没般消失不见。

“……”

无奈地轻叹，短暂的犹豫后，还是转身走进那间熟悉的卧室。守夜，嗯，只是一晚不睡而已，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将书桌前的圈椅轻轻搬到床头，坐下之后，一直紧绷着的身体短暂地放松下来。

所有的亮光都熄灭了，和客厅中不同，为了夜间行动便利的小灯也没有留下。风无规律地轻轻撞击窗户玻璃，微弱的辉光从厚厚窗帘的缝隙中漏入房间，大概是雨停之后过于璀璨的星月的影子。气温好像又降了一些，不过暂时应该可以不用把外套或者毯子披上。

或许是可以好好休息的环境吧，她醒来时需要的话用手机临时照明就好——这样想着，深深地陷入圈椅靠背与扶手之间的松软间隙中。手指无意识地移动，突然亮起的屏幕亮度让人有些被吓到，于是急忙重新锁好，应该没有打扰到她，收回不知何时已经固定在那个方向上的视线，22时51分，刚刚一瞬之内出现的数字时钟开始在脑海中转动。

因为没办法使用手机，也没办法点亮台灯看书——无论哪一种对于躺在床上的人来说都不能算是很友好的举动，于是就那样缩在圈椅当中。

会是个很漫长的夜晚呐。

苦笑着，再一次地，安睡着的猫咪的姣好脸颊映入眼帘。均匀的呼吸声与怦怦的心跳声交织，暗夜之中，白噪音般的背景让人感到莫名的安心。

「其实的确很可爱，那家伙。」

不知经过了多长时间之后，毫无征兆地，如此声音出现在意识潜流之上。

是因为醉酒之后的举动吗，还是之前的拌嘴，或是更早一点的什么别的事情。像是从猫咪爪中滚落的线团，线头被拉扯松动后，回忆缠就的纤维便不受控制地延伸开来。

「一直以来都拿你没办法呢。」

放弃了什么一般，结论自愿地遵循着逻辑的演变而出现。看不到自己表情的昏暗中，唯一可以感受到的是嘴角的笑意。真奇怪啊，什么时候开始动摇了呢，记忆什么的，心情什么的，似乎在什么也没有发生的平常时间中，被某种巨大的改变占据了内心。

然而也不是梦境吧，即使未能察觉，即使就那样沦陷，发生了的事实无从改变也无从否认。倒不如说，如果就此陷入一味的自我怀疑才是可耻的行径——逃避可耻但有用什么的，完全是为了自我安慰而编造的完全的谎言，毕竟，即使是我，也有想要去到的地方啊。

所以，不会再逃避了喔。

并非决心，也并非誓言，因为只是合乎逻辑的选择而已，不需要多余而无用的自我感动，只需要坚持已经得出的那个唯一的结论。

窗帘缝隙中的淡银色影子偏转了细微的角度，失重感和星光一同涌入。意识有些模糊，视野之中却比之前更加清晰明澈，人偶般精致的脸颊仿佛被辉光附上某种魔力一般。

「如果醒着的话，她的眼瞳应该也会如星空般闪耀吧」

「喀嚓——」

房间门口处传来的细微响动让线团自动收回到意识之盒中。摇摇头，将某种不可名状的情绪收纳，一瞬间警觉起来。

小心翼翼地走到门口，原本关好的门有被打开后重新关上的痕迹。

“阳乃小姐吗…？”

想来也应该只会是她了，嘟囔着。毕竟雪之下居住公寓的安保系统还是足够令人信任的。刚才提起的心重新放下。

“姐姐……？”

带着些许沙哑，清冷又慵懒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这家伙，终于醒了么。一直以来背景音乐一般盘旋而挥之不去的隐隐担忧终于消散。然而在下一个瞬间，意识到声音的主人在精神与认知能力上也恢复清醒的事实，回忆起不久之前的心绪，脸颊一瞬间灼烧起来。再下一刻，睡衣的衣袖进入视线——糟糕了…

“是谁站在门口？”

慵懒完全消失，如同往日一般，声音赋予的无形的压力开始逐渐恢复。希望下手时轻一点…僵硬着转过身。

“啊…那个…”

想要解释些什么，可是，视线重新回到那个方向的那个刹那，言语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果然，是星空呐。」

这是唯一还在意识之海中涌动的念头。

“比…比企谷君…？”

声音中的压力消失不见，而且似乎也没有预想中那么多的讶异，倒是比平时更加温软一些，啊，像是那天早晨一样。雪之下半支撑着坐在床上，手臂似乎微微颤抖着。肩膀与修长颈部的曲线被银色辉光勾勒，有些凌乱的长发随意地披散下来，还是有些疑惑的表情浮现在显得有些朦胧的小脸上。

“啊…那个，抱歉…”

“为什么要道歉…”

艰难地从干涩无比的喉咙深处挤出零星的几个字，面前的女孩却更深地皱起了眉。

怎么办，现在的状况要解释起来好像很复杂的样子。而且，即便真的能够解释清楚也免不了被骂吧…

「咕——」

有些沉重的静谧被奇妙地打破，雪之下的脸一下子变得通红，随之而来的动作是用棉被把自己裹成茧虫——一直把头也埋进棉被深处，由于用力过猛的缘故，被子的下缘牵扯得过上，小巧的双脚调皮地露了出来。似乎是裸露在外的皮肤感受到了冷空气的刺激，脚趾微微缩紧，双腿不露痕迹地轻轻扭动着，想要逃回到被子里去。

你是哪里来的电波女啊，不禁哑然失笑，紧张感也烟消云散。走到床边，想了想，手指轻轻地戳了戳茧的表面。

“肚子，饿了？”

良久，带着些许不忿神情的眼睛从茧包的上部露出来，眼眶下还是泛着些许红色。闷闷地回应随之到来。

“嗯…”

“唔，稍稍等一会儿吧？我去热汤。”

“诶…”

“不用那么惊讶吧…”

“和阳乃小姐一起准备的啦，我也没有废柴到这点忙也帮不上的地步。”

雪之下故作吃惊的声音不知为何让人觉得挺开心的。回忆着盛着浓汤的容器在冰箱中的层位与微波炉的位置，一边打开房间中的壁灯，向门外走去。身后却突然传来沉闷的响声。

“喂…”

回过头去时映入眼帘的是光着脚跌坐在地上的雪之下，右侧踝关节有些异样的红肿，明显吃力的动作与颤抖幅度明显增大的双臂显示着重新站起的尝试正在不断失败中。

“你这家伙就不能小心点吗…”

急忙奔过去，蹲下身，看了看明显高出地面的床铺，无奈地得出结论。下意识地想要扶起她，伸出的手却犹豫着停留在不远也不近的距离上。

“我可以自己来的…”

重新恢复软糯的声音中带着些不甘心，又一次地开始试着发力，却似乎是牵扯到了刚刚没有站稳而扭伤的地方，疼痛感重新写在了脸上。

真是拿你没办法呢。下定着决心。于是——

“呀——”

“喂，我说，别动了。”

重新让臂弯感受到来自柔软躯体的温度，惊呼声在距离颊侧很近的地方响起，温暖的吐息浸润着那一点的肌肤——紧接着，温度从那一处蔓延到更多的地方。像是受惊的小猫般，手臂缠绕上肩膀，长长的发尾随着动作扫过胸前。

“比…”

“抱歉啦…不过还是别动，再扭到就难办了。”

声音比自己想象中要冷静很多。以及，出乎意料地，没有更多的挣扎，没有本应到来的毒舌，怀中的少女听话地安静下来，胸膛感觉到压力与呼吸的温度，搭在肩膀上的手臂似乎稍稍收紧了几分。

“抱歉…”

将雪之下轻轻地放回床上。躺好之后，少女又重新把棉被一直拉上脸颊。

“那个…我去热汤，还有准备需要的东西。嗯…先，等一会儿…”

没敢再看向雪之下，急忙转身走出房间。

客厅中依然充盈着暗橙色。打开冰箱，拿出盛着浓汤的小容器，放进微波炉。设置好加热时间后折回到沙发旁的小柜子，拿出医药箱——不能停止任何动作，虽然没有任何如此急迫的理由，但是似乎一旦停下，大脑就会被烧坏成傻瓜一样。

端着托盘回到卧室。雪之下也从茧虫状态恢复过来，只是依然不看向我，侧身躺着，是背对房门的方向。

“嘛…抱歉…”

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只好呆呆地站在床边，想要解释，但是却发现并没有什么让大家都能接受的好说法。将目光锁定在床头柜上，托盘旁的潘先生显得有些凶恶。

“没有怪你…”

“还有…”

“谢谢…”

雪之下一点一点弱下去的声音将我拯救出来。偷偷地移动视线，却正好撞见转过身来的雪之下的脸。昏暗的灯光像是盛夏傍晚七点时微弱阳光的颜色。

“咳..那个，要喝汤吗。”

“嗯…”

好好地填饱肚子是很重要的事，毕竟这么久没有摄取食物，刚刚的意外也完全是因为由此带来的虚弱无力所导致。帮雪之下把枕头摞成可以半坐起来倚靠的程度，好不容易坐起来之后，软软垂下的手臂却又成为了似乎无法跨越的阻碍。

“我说…你真的可以吗，小心烫伤喔…”

“应该…没问题…”

雪之下的回应也出乎意料地没有自信。把汤匙递到她手中，回过身端起汤碗，耳畔随之传来金属与木质地板接触的声音。

“……”

“怎么办呢…”

略带无辜的眼睛慢慢地眨了眨，所以说这是女性独具的天然优势吗，明明是两个人共同面对的困境但是不自觉地就有难题现在来到了比企谷八幡这一边一类的感受。那种类似重感冒后肌肉无力的感觉我并非没有经历过，如果让雪之下自己来的话，很大可能会烫伤自己——毕竟现在的她或许很难拿稳盛满汤的碗。

“唔…”

从托盘中重新拿起一把新的汤匙，有些为难地看向雪之下。天真的眼神延续着——不过也没有延续很久，仅仅数秒之后便明白了我的意图。雪之下有些惊愕地微微咬住了下唇，樱花的颜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加深。

半晌，默默地移开目光，几乎无可听见地小小的应允声轻轻传来。

坐到床边，脸颊的温度比手中捧着的经过微波炉加热的汤碗还要高。

“烫吗…？”

小心翼翼地将汤匙送向半卧着的少女。因为距离依然有点远，雪之下稍稍把头凑了过来，轻巧地叼住勺子的前端，指尖传来微微的振动感。

“嗯…挺好的…”

可爱的生物摇头晃脑，似乎是在分辨原料蔬菜的味道，一边含糊不清地嘟囔着，因为还没有完全把食物咽下去。不敢看雪之下，但是又担心盲目地把汤匙递过去会弄出什么麻烦来，只好僵硬着维持着动作。然而或许是真的饿极了的缘故，熟稔之后，某人的动作越发肆无忌惮起来，似乎被食物完全夺取了注意力，原本的脸红与迟疑也消失不见，像是凶狠的小兽一样——稍稍放慢动作的话便会抱以不满的哼声作为回应。

“慢一点啦…都快赶上贤狼了…”

“唔…？”

“没什么…”

“哼嗯？”

“啊啊…饶了我吧，动画角色而已啦，掌管小麦的狼神幻化成有着古代贵族小姐口癖的美少女，生病痊愈时受同行的旅行商人照顾、喝着奶酪苹果粥时的样子和你一模一样。”

“嘁……死宅谷…啊不，「汝这死宅君」”

“居然还真的模仿起来了…而且那是什么奇怪的用法啊…”

“有什么意见吗，汝哟。”

“没有…不过可别再把我当成那个商人…”

“诶，有什么不妥吗，满足汝这种雄性的自满？”

“……”

说出来的话会被骂的吧…银灰色头发的旅行商人与贤狼的故事什么的。把湿巾递给满是餍足表情的雪之下，清理完毕后接过，边收拾着托盘边想。

将碗筷放回厨房的临时收纳处，手机上显示的时间是凌晨1点03分，明天再洗好了。不管怎么说今天总算是告一段落，走向沙发——我的归宿，突然想起雪之下脚腕的伤，犹疑了一会儿，向卧室走去。

轻轻敲门，推开半掩的房门走到床前。雪之下还是半倚着枕头靠垫，手里摆弄着之前摆在床头柜上的潘先生玩偶。见到我进来时她似乎是想急急忙忙地把它放回原位，动作进行到一半，却又像是想起来什么似的重新开始若无其事地捏着玩偶毛茸茸的手臂，只是带上了一丝闹着别扭的表情。唔，其实不会吐槽的噢…毕竟早就知道你喜欢潘先生了…

“脚腕还疼吗？”

似乎是没有想到我会问起这个，雪之下有些惊愕地迟滞了一下，不过很快便反应过来。脸上也重新浮现出自然而柔和的微笑。

“没事的…那个…谢谢你。”

意识到她的感谢的指向，原本冷静下来的头脑又有陷入某种漩涡的危险。于是急忙引开话题。

“嘛，没事就好。嗯，那个，那我先去客厅啦，晚安。”

“等等…”

从宽松睡衣的下摆处传来拉扯感。有些不解的转过头。

“是要帮忙关灯吗？”

“不…那个，为什么要去客厅，会感冒的…去客卧睡吧…”

“不不不不不这个还是不要了…”

“诶？”

“阳乃小姐在啦…”

下意识的过激反应引起了雪之下的疑惑，所以说之前不是都说了晚餐是和阳乃小姐一起准备的吗…无奈地再一次将现在的情形简单地解释了一下。

“所以，我睡沙发就好了，有毛毯的吧？”

然而听到我的问话后，毫无理由地，雪之下再一次地陷入了为难之中。

“怎么了吗…”

“毛毯，和备用的，都放在客房…”

“哦，那我去拿…”

“不可以！”

否决的话语裹挟着无比凌厉的气势扑面而来。雪之下的激动一时让我有些震惊，不解地看向她，雪之下意识到了什么一般，低下头去。不过，困惑之后仔细想想，好像的确不太合适，这个时间点去阳乃小姐独处的房间里拿东西什么的。虽然我和雪之下都相信我的人品——当然，还有阳乃小姐的人品，但是那样的情形毕竟还是可能对双方造成部分不好的影响。有些尴尬的沉默再一次降临。

不过，外套应该也足够凑合了，把客厅出风口的暖气打开或许也没有关系——目光瞟到一旁的衣柜，正这样想着，雪之下的声音却先一步传来。没有了先前的凌厉，也不像是尚未清醒时的软糯，带着一丝试探的色彩，却又仿佛下了很大决心一般：

“比企谷君，睡在这里也没有关系…”

“……”

“哈？”

清楚地知道自己并没有出现幻听一类的症状，面前，雪之下有些闪躲但最终直直地看向我的眼神也确认了刚刚听到的话语的确是事实，然而实在是太过震惊，惊叹的语气词就那样以不受控制的音量跳了出来。

“总之，不能和姐姐…”

原本坚定的眼神又一次地从我脸上移开，雪之下坐起来，抱着膝盖，把脸埋进面前的棉被中。

“不，可是…”

“所以说就是这样决定了，去关灯。”

闷闷的声音听不出情绪。

无法挪动脚步，虽然，并不是没有过，但是那一次毕竟始于不清醒的状态，现在这样的话，光是想想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都……

“快点。”

再一次地，隔着厚厚棉被的声音传来，不过与上一次不同的是已经带上了名为生气的情绪的冰冷色调。如果不照做的话，说不定会闹到把阳乃小姐也给吵醒的地步。如果那个人也参与进来…打了个冷战，虽然还是犹豫着，但已经向着开关的方向走去。

“给我一个枕头，地上也可以的…”

“不行，枕头会弄脏。”

“可是…”

「啪—」

轻响过后，暗淡的橙色一瞬间消退，淡银色的辉光与灰色的暗影重新占据了所有的空间。因为已经适应之前的亮度的缘故，眼前的景象在灯光消失之后变得朦胧无比，隐隐地看见雪之下已经躺下，偌大的床铺空了一半。摸索着避开障碍，一边继续试着想出蒙混过关的办法。

“那个…呃——”

一时的分神造就了严重的后果，虽然避开了之前摆到床边、轮廓很是明显的大型圈椅，可是却忽视了底座上带有万向轮的分支的存在。脚步凌乱着，膝盖狠狠地磕在床沿，失去着力点与平衡之后整个人就那样摔倒在了床上。

“对…对不起…！”

雪之下明显是被吓到了一般地转过身来。急忙道着歉，一边避开她的眼睛一边向后退去，然而正在慌乱时，袖口处传来的触感伴随着温柔的声音让人忽然平静下来。

“不用道歉的…”

似乎带着轻轻的笑意。抬起头，看向雪之下，或许是适应了光线，深色的瞳眸中映着斑斓的光影，眼睫微微颤动着。

“没关系吗…”

“嗯。”

四肢与脊背埋入雪地般松软的床垫，或许是向外传递的通道被阻塞，胸腔某处汹涌的悸动一点不留地在所有的神经纤维中游走。深呼吸，僵硬着，深呼吸，双手贴在身侧，像是滑稽的法老王躺在灵魂永恒的处所，又像是被驯服的小兽。

“呐，比企谷君，闭上眼睛。”

“诶…”

“照做就是了。”

“哦…”

熟悉的声音从无比陌生又无比熟悉的距离处传来——明明应该更加紧张才对，可是，像是掠过的羽毛抚平鼓面上沙砾的振动，雪之下带着些命令意味的话语却莫名地让我放松下来。闭上眼，虚无一般的黑暗占据了整个世界。

然而很快的，虚无自身便归于虚无——感觉出现了。是温度、柔软，和，有些湿润的、带着水果清香的气味——睁开眼，白皙的手腕从印着猫咪图案的棉质睡衣的衣袖中露出来，压在颜色不同的另一种猫咪图案上；下颌摩挲着黑发，间隙中小巧的耳尖微微发红。

“我不是抱枕啦…”

说出口之后自己都觉得傻气的回应，埋在胸前的小脑袋轻轻晃着，似乎是被逗笑了。依然紧绷着的身体终于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只是贴着身体的右侧手臂被尴尬的挤压着。

“有什么关系。”

“那个，手臂有些麻了…”

“噗哧…汝这大笨蛋，转过来不就好了。”

“说你吃相像贤狼是我的不对…不过怎么感觉你学得还挺开心的…”

迟疑着，慢慢转向右侧，手臂得到了解放，不过依然没有去处——就那样尴尬地停留在半空中时，因为抽出手臂的动作而短暂地露出脸来的雪之下重新把夜樱的粉色隐藏入我的胸口的位置，相应的，原本出现在胸口的重量与温度转移到腰侧与背部。

这下不是没有选择的余地了么，不由得苦笑着，试探着，轻轻搂住了雪之下。指尖划过丝绸一般的长发，接触到那单薄却柔软的躯体的一瞬间，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温柔地蔓延开来。

“抱歉…”

“今晚说得太多了呢…笨蛋”

“其实你知道的吧，只是去拿毛毯而已。”

“可是，姐姐在，所以不行。”

“我一直觉得你相信我来着…”

“相信哟，可是就是不行。”

“……”

“因为姐姐有过危险的举动，所以禁止。”

“嗯…？”

“四月份的时候在部室里。”

“啊…可是那只是…”

雪之下提起的话题勾起了已经可以称得上是遥远的记忆，愚人节时无辜又莫名地被卷入雪之下家女儿们的恶作剧整蛊计划。无论怎么说，当时的阳乃小姐的确是很过分…然而我应该算得上是受害者之一吧，这样想着，解释的话语却被意料之外的事件打断——一直裹在怀里的雪之下突然抬起头，靠近她而露出来的颈侧上，某一点传来湿润的刺痛感。扭转着视线，像是计划成功的小孩子一样，某人却调皮又得意地逃回怀抱与棉被的包裹中，释放着紧张感一般，腰侧的纤细手臂却搂得更紧了。

“……”

“哼~这是那天恶作剧的回礼…”

“对心脏真的很不好呐…”

“都怪比企谷君放纵姐姐来着。”

“抱歉…”

“又一次了哟。”

“那，晚安…？”

“唔，睡不着呢..”

“怎么办呢..”

“就这样，等待天亮吧。”

“嗯。就这样等待天亮好了。”

闭上眼，却不再是虚无一般的暗色，感觉与不可感觉的模糊边界之处，是整个宇宙中恒星闪烁般的温暖与明亮。断续的语句，近在咫尺的声音勾勒着时间流动的轮廓。

就这样，等待天亮吧，与我怀中的你一起。

————终————

**二人の夜の选択肢**

Part 1 偷袭技术有待提高

『就在那时/我在地炉前/做起脆弱的梦

甚至/对如今不断崩坏的事物/直至现在仍然温柔以待

如此夜晚其在寂静中的呢喃/我满怀着感激之情去倾听

我满怀着感激之情去倾听』

“心，跳得很快呢。”

洁白，纤细，一点点的粉色，晶莹的指尖不安分地游走。松软的棉布上的痕迹像是水纹，勾起的涟漪颤动着，水面下的肌肤激起微弱而奇妙的触感。

“你啊…”

“嗯？”

指尖移开了，然而紧接着，小小的脑袋重新贴过来，像是装扮成医生一般。危险的挑拨者毫无自觉，从怀中向上投射的眼神天真无邪。

“就是…”

意识到了什么，解释的话语戛然而止，原本凝固的熔岩再次开始涌动。怀中的少女似乎也知道了原本的答案，可是造就的结果却更加危险——或许是害羞而将躯体下意识地缩紧，然而某人好像完全忘记了当前的处境，触感…更真实了…

“呐，很晚了喔…”

深呼吸，虽然对于躯体核心的高温而言于事无补，可是终归能稍稍转移一点注意力。

“嗯…”

闷闷的声音从胸口传来，因为节律打乱而无比清醒的猫咪似乎对时间话题有些不满，鼻尖轻轻地蹭了蹭。

“明天，怎么办。”

“请假，怎么样…？”

“刚刚的回答真的是你么…唔——”

微弱的磨牙声和颈侧相同位置的刺痛感相继出现。同时，像是要宣示着自己的存在一般，稍稍调整着躯体的位置，依然侧卧着，不过柔软的触感更加紧密地粘过来。

“不要咬我啦…你这家伙是吸血鬼吗…”

“嘁…”

偷偷地笑了，看来对自己的作战行动相当满意，不过也很快地重新乖巧起来，安静地维持着之前的位置。

夜色深了，风和朦胧的光影更加地冷下来。然而原本聚集在胸腔处的熔岩缓慢地扩散，血管沸腾着，肢体的每一个末端都充盈着超出承受能力的温度。是睡意吗，一点一点地侵蚀着思考能力的家伙？眼睑沉重地阖上，暗色绒幕上，星星点点的闪光依然在意识之海深处浮动。不知不觉地，原本带着清冷寒意的晚风似乎也变得温暖，时强时弱，像是气息错乱着在面前交迭。初春夜晚、新雪融化般的湿润感藏在煦风的温度中偷偷蘸上面颊，一下子让人清醒过来。

睁开眼，鼻尖传来若有若无的压力，面前的人受到惊吓一般地停止了动作，朦胧的水雾在眼瞳中弥漫着。除此之外，只能勉强看到——视角的最边缘处，一抹注解一般的嫣红映上光滑的肌肤——不完全是因为深夜光线缺失的缘故。

“额…雪之…？”

“不…不许说话。…睡觉。”

“…”

“快睡！”

原本稍稍松开的手臂又一次地束紧，微微颤抖着，犯罪嫌疑人像是逃避惩罚般，重新将原本与视线平齐的可爱小脸深深埋入我的胸口。快要哭出来似的声音传来。于是，温度终于失去了控制，傻瓜似的含糊响应着，无声地，喃喃说着自己也无法辨明的话语。和身体上传来的触感一样，不自觉地，搂着精灵般柔软躯体的手臂也微微收紧了。

“比企谷君是笨蛋…”

良久，心跳平复下来时，恍如梦呓一般，温软的声音如是说。气息透过纽扣的缝隙触到肌肤，安稳又温暖。

都是因为怀里杀死睡意的你呐。

骗过了怀里安睡的猫咪，苦笑着，意识清醒又朦胧。放开手臂，轻轻分开怀中少女有些凌乱的刘海，露出光洁又细腻的额——

是睡前的礼物哟。察觉到什么般，梦中的少女脸上浮现笑容。

「晚安。」

Part 2 清晨的卧室是修罗场

悠远的天穹澄澈透明，世界的边际消弭于充盈的柔和光亮之中。大地看不到尽头。

存在，却又无法自证其存在的平面上，任由风掠过衣摆，缓缓走着的，是两个小小的人影。

「是…梦吗。」

振荡在广阔空间中的是飘渺的风，带着春日的暖意与清新的水果香气。

“滋～”

电流声，不，或许是小小身影之一的人造物的移动所发出的声音。可是，无法在这个世界中找到声音的源头。人影依偎着，仿佛那声音与己无关。

然而宁静终究被打破了。茫茫大地开始震动。褶皱、裂痕，伤口般出现又消失。人造物的背后，缓慢却无从阻挡的熔岩之流压迫过来。焰火般的温度弥漫在奇异的柔软平面之上推进着。透明的穹顶崩解，柔和的光芒逐渐闪耀，虚无与存在交错，终于，实体质感的视野与声音一同出现。

「果然…是梦…」

睁开眼，熟悉又陌生的景象浮现——清晨的光线下，像是初春新雪消融后在葱嫩林木间慵懒享受温凉阳光的松鼠，怀里的雪之下安稳的呼吸着。额前的散发依然呈现出撩起的状态，露出光洁的额。

再睡一会儿好了。指尖划过长发，调整了一下卧姿，支撑起一个让怀中人更舒适的角度。然而动作不知为何有些迟缓。

「好重…」

闭上眼，诡异的触感从背后升起来——嗯？梦境中那堵透明而诡谲的墙应该和梦境本身一同崩解了才对。

可是，柔软的热量依然源源不断地从背后传过来。

「啊…好热…」

感知躯体温度的中枢处理器发出警报，不自觉地，身体向雪之下的方向再一次靠近。然而因为担心抱得太紧会让呼吸不畅的缘故，极其小心地调整，试图躲开背后温度的侵袭，一边轻轻地让怀里熟睡的猫咪把小脸从胸口的地方稍稍向外移动。

“诶——就这么讨厌我嘛…”

“嗯…”

记不清昨晚，或者说今天凌晨真正进入深度睡眠是什么时候，很大可能压根没有睡着过——只是闭上眼小憩而已。因此，虽然清晨的光线有洗刷沉积一晚的疲惫感的功用，眼睑依然沉重地闭合着。梦境崩塌，回归现实，然而一系列动作依然像是意识潜流深处自然生发一般。

「人类的适应能力真是可怕。」

不知为何升起这样的念头，含含糊糊地应付着不知从哪里传来的飘渺声音——似乎带着点委屈，声音的质感似乎也十分熟悉。

等等。

刚刚的声音。

身体的自然反应预告着重要事件的到来。猛然睁开眼，背后的热量依然存在，然而却是接近绝对零度的超低温下肌肤冻伤后产生刺痛感带来的假像——全身，百分之百的身体，像是面临猎人枪口的鹿，濒死般僵硬起来。

临终关怀一般，耳廓传来细细的痒与酥麻感。

“没有遵守契约呐…”

“阳…！！”

因为雪之下的缘故，唯一能以有限角度转动的只有头部和上半身，飘忽却清晰到过分的视线流转，无比别扭地朝另一侧看过去——眯眼笑着，有些妖冶的紫黑色短发扫过面颊。魂魄被篡夺一般不属于自己的声音生硬地挤出来，又被瞬间点上唇瓣的洁白手指如数封还。

“不可以吵醒小雪乃哦~”

短暂的停顿，无比高明的心理战术：恐惧到麻木、甚至连麻木感都一并失去的心一点一点地松动，直至最为敏锐的感官也完全恢复。颊侧与颈侧感受到温暖的力量，想要挣脱，但是却依然无法阻止地被迫行动。身体转为平躺，原本朝向的一侧传来危险的振动，与之完全相反的方向上，视野却被逐渐靠近的白皙面孔一一占据，素洁却艳丽无比的唇一张一合：

“嗯，要好好地惩罚呢。嘻嘻~”

“唔——！！！”

“比企谷君？”

棉被的重量消失了，清凉的空气刺激着身体的每一个角落。床垫轻轻颤动，像是泛起涟漪的水面般忠实地反映着重心分布与接触面积的变化。阳乃小姐突然松开了手，依然眯眼笑着，却像是在默许我将视线转移到原来的方向——

「没有什么区别的吧」

有些想要放弃生的希望了。

半卷的睡衣，有些凌乱的散发，一瞬间有些无法移开视线，不过很快地，更为强烈的念头占据了剩余的思考回路。看着灵力已经回流、身体四周凝聚起白色冰霜气场的雪之下的我这样想。

“看上去很享受呢。”

小巧的唇扬起好看的弧度，瞳孔却如同面对强敌的猫一般竖缩，墨蓝宝石折射出危险的神色。棉被半是松散半是堆栈，斜倚在其中的雪之下冷冷地瞪视着我…额，等等，敌视的对象是不是…搞错了…

“不…那个…”

“啊，小雪乃，早上好哟~”

“唔，不要……！”

由于雪之下已经坐起来的缘故，缠绕的躯体解开之后得到了完全的自由——然而从另一方面而言也给了敌军入侵的契机。原本从脸颊上离开的手重新覆了上来，之前偷偷紧靠着在身体另一侧侧躺下来的阳乃小姐热切的打着招呼，而同时进行着的强硬动作让我不得不顺应着脖子转动的方向凑了过去。慌张地挣扎着，试图找到着力点帮助自己脱离的双手却在半空中停了下来——阳乃小姐贴得太近…面前唯一可以提供反作用力的物体只有她的身体…啊啊，这个人真是…

“诶，不要乱动嘛…”

“……！！！”

“比企谷君，你…”

雾气凝聚清晨草叶尖端的一滴摇摇欲坠的饱满露珠一般，雪之下忽然停止的声音很有些湿润的质感，最后一个音节隐隐地带起急切又娇气的余韵，音色与音量奇异地升高——不知为何，拼命挣脱阳乃小姐魔爪的同时，脑海中浮现出多普勒效应的基本原理。

眯着的笑眼睁开了，不过紫晶石一般的瞳眸依然映出阴谋得逞的笑意。轻巧地松手又坐起，失去制衡的挣扎力度作用回来，身体像是乘着潮汐的鲨鱼一般搁浅在枕头堆栈的海滩上——由此造成的床单拖动似乎累及了另一位刚刚试图站起的人——反应过来之前，腰腹传来沉重的触感。下意识地伸出手去的下一秒，额头传来轻微的钝痛。

“yo~~~~”

轻微的电流声再一次响起，唯一剩余的一丝理智所支配的狭隘余光之中，阳乃小姐已经站在床边，一手挥舞着我的手机，一手摆出代表胜利的“V”字，顽皮地吐了吐舌头做了个鬼脸，随后哼着听不清的曲调如猫咪般轻快地走出房门。

钝痛感消失了，接触的引力造成的失重感却蔓延到鼻尖。曾经存在于夕阳暗红色光影中的缝隙，只差一点，便似乎要由另一个循环开端时的温柔光芒弥合。声音消失，时间也随之停止——或者，变成了星星，游荡在相对相映的深色瞳孔融合而成的神秘空间之中。

“那个…雪之…”

细腻的触感随着距离的延伸而消失，腰腹部的压力却丝毫没有减轻。我稍稍支撑起身体。雪之下伸直原本弯曲的双臂，手依然撑在枕头海滩上，睡衣的衣领坠成危险的空洞——脸颊直至锁骨与微微显出的弧线处的肌肤是酒心巧克力般甜蜜的绯红。昨晚开始一直彰显其存在的温度再一次地灼烧起来，连忙将视线移向一旁。头微微侧过的那一刻，胸口却再一次传来温暖的重量——与此同时眉下贴上温凉又柔软的小手，眼睛被很不严谨的遮盖着。

“变态…”

又一次把脸埋进我的胸口，雪之下闷闷地嘟囔着。

“对不起…”

“嘁…”

“……”

“被姐姐那样，很开心？”

“才没有啦…”

“骗子，明明满脸享受。”

“真的没有…”

“哼…”

“……”

“那个，雪之下…”

“嗯？”

“会迟到…”

“都说了请假了。”

“唔，那…”

“？”

“能不能…从我身上下来…”

“……”

“我要换衣服，转过去…”

“呃…”

“快点…”

“拜托把我当作正常异性看待啊…”

“什么？”

“没什么…”

“那就快点转过去…变态…”

“抱歉……”

……

After the Afterstory：

酒心巧克力事件后的第二天，因为酒精后遗症与睡眠不足的缘故，请假在家休息了。

酒心巧克力事件发生的日子，是夏日某个下着雨的星期四。

阳乃小姐在周五下午出发回本家，在门口告别时才将手机交还给我，没有多想，随手扔进刚刚清洁完毕、挂在一旁的外套的口袋。

第二天收到了小町寄来的衣物包裹。手机好像找不到了，不管了，反正没有出门的话也不会丢。

周一正常回到学校上课了。一色不知为何再一次地先一步出现在部室门口，说着学生会有需要登陆新的联系方式之类的话强硬地夺过了被遗忘在外套中的手机。

周日晚上重新设置闹钟而提前找到手机真是太好了。

阳乃小姐…果然还是一如既往的危险。

————终————

**谁かさんの思い出になる日**

楔子

鸣神の/少しとよみて/さし昙り/雨も降らんか/君を留めん

鸣神の/少しとよみて/降らずとも/我は止まらん/妹し留めば

Part 0

厨房餐台的一角搭着崭新的软布，一手小心地拎着最后一只盘子，另一只手将软布拿起，轻轻擦拭后，将盘子放入身体另一侧的支架。最后，将软布重新叠好放回原处。

呼，完成了。带着有如完成新年扫除的家主一般的成就感，轻叹了一口气。

“真能干呢，八幡…君？“

带着恶作剧的微笑，悠闲地坐在餐桌前的人用起无比熟悉、同时也极度不想再次听到的语气。

“请不要那样叫我，雪之下阳乃女士。“

“欸，有什么关系…“

故意的吗，这位性格恶劣又喜欢捉弄人的小姐，请好好地关注一下自己的亲人如何？比如脸色已经冷下来的可爱的妹妹之类的。

“比企谷君，请注意自己的举止。”

不出所料，注意到我的视线，餐桌另一端、阳乃小姐对面端坐着的少女微微挪动了一下身体，脸颊上泛起不自然的红色。和空气对抗似的，用听起来极为严厉，却又显得没有什么底气的口吻向无辜的我下达着警告。

“脚腕，还疼吗？”

“哦呀，就这样把姐姐丢在一边了嘛，这种甜甜蜜蜜的氛围真让人嫉妒呐…“

“不，没…”

原本想着转移话题，却忽视了擅长将气氛弄僵的魔王的存在。失策。不知是在回答我的问题，还是在对阳乃小姐的插嘴表达不满与否认，雪之下本来已经柔和起来的目光又陡然故作强硬起来，转过头去的动作有些僵硬。肌肉运动的感觉仿佛像是某种病毒一般，借由空气传播感染，导致我的脖子似乎也变得像是打上了石膏绷带一样。

“不过真是多亏了弟弟君呢~”

“都说了请不要用奇怪的方式称呼我…”

而且这都是谁的错啊。暗暗腹诽着。早晨卧室里发生的意外事件，不，发生的犯罪事件不仅仅带来了心率的不正常波动，顺带还加重了昨晚便已出现的扭伤迹象——这一点是雪之下试图从我身上下来时发现的，应该是被棉被绊倒的动作造成的影响；而因为始作俑者在那之前早已哼着歌蹦蹦跳跳地走出房间的缘故，帮助雪之下安全的下床与独自进行一天之始必须进行的梳洗工作又成为了极度考验身体承受能力的磨难。

顿时感觉与这些相比，作为唯一可被剥削的劳动力扮演起管家、承担起准备早餐与清扫工作真像是类似奖赏一般的存在啊。甚至可以说有些得意——料理方面我并非苦手，但可以确定的是一点也比不上不劳而获的两位大小姐，可是，事物的价值得到显现的方式有许多种，获得权威的承认正是其中之一。我固然无法自信满满而潇洒无比地说出招待不周的话语，雪之下可是有不输神之舌的品鉴能力。

刚刚她好像吃得挺开心的，虽然只是最简单的沙拉和面包搭配果酱，但是小巧的脸上显露的餍足表情仿佛秋日午后在松软落叶毯上享受阳光温度的猫咪一般。

总而言之，平常又不平常的周五，带着积雨云气息的清晨就这样过去。同时，希望被湿润阴云遮蔽的上帝可以听到来自一位渺小又可怜的人的祈盼——真的不想再经历这样令人心动过速的早晨了。

已经到了应该离开家的时间，阳乃小姐在玄关处做着出门前最后的准备工作，雪之下却依然抱着膝盖坐在沙发上。我则为洗衣篮内已经打湿变形的制服苦恼着——虽然即便是整齐地叠放在沙发上，我也不可能在不换衣服的情况下去上课，但是为什么放在沙发上的制服会出现在这里，这样一来按时前往并到达学校的可能性不就降为零了吗…

“我出门啦~小雪乃快来告别嘛。”

穿好鞋，脚尖轻轻磕向地面，阳乃小姐欢快地说。

“哦，一路小心…“

相比之下雪之下的声音就冷淡地多了。不过她在说话时依然没有起身换下家居服的意思。怎么，这家伙不打算去上课吗。兀自疑惑着，耳畔忽然幻听一般地响起阳光闪耀之前的那一刻、带着温热香气的低语——

「请假吧。」

唔，好吧，从两位的从容来看应该是已经安排好了一切，比如像学校老师说明的事宜一类的。而且，从雪之下的身体状况来看，或许在家休息也是不错的选择：酒精、睡眠不足、扭伤，三者任一都是可轻可重、综合在一起就一定麻烦不已的存在。这家伙逞强的经历还历历在目，理论上来说，我并不愿再次看到那种事情发生。

可是最关键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我要怎么办啊，常服进入学校可是有被抓到学生会室面临风纪检查的危险，不过如果好好说明的话会得到老师和学生会长的原谅的吧？

「这位同学，请解释一下没有按照要求着装的理由？」

「啊，不好意思，昨晚因为在同学家过夜而没来得及准备备选衣物。」

「那么，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也应该暂时借同学的制服的。」

「可是对方是女生欸。」

「去死吧比企谷！」

停，打住，默默地终止了脑内的对话模拟——我十分确信如此说明绝对会将我置于万劫不复之地。无论是学生会长还是平冢老师，听到我亲口说出在雪之下家过夜这一事实后都绝对会进入暴走状态，我可不想就此成为英灵…

“姐姐出门了哟，比企谷君在苦恼些什么呢？说来听听看~”

阳乃小姐的话恰到好处地插入进来。可是遣词本身却透露着浓浓的违和感。首先摆出一副抓紧时间离开的架势，却又在下一刻不紧不慢地显出成竹在胸的神态，就像是自信的阴谋家在退向聚光灯背后前的那一刻留给舞台中央的木偶一个暧昧的眼神一般。

“啊，我也该去学校了，可是…衣服…”

即使预感到危险，我也别无选择，老老实实地回应着阳乃小姐的问话。

“哦呵呵，不用担心，待会儿会有两天的换洗衣物送过来的，安心啦。”

“欸？”

“学校那边可要好好地感谢姐姐哦，把小静安抚下来可是花了很大力气呢，一直嘟囔着「高中生给我来健康一点的交往方式啊！」和「居然被学生超过去了」之类语无伦次的话…”

“不，等等，我是说去学校的制服…”

“三天时间足够洗完后晾干啦，还能好好保养一下什么的，如果你们有时间的话。”

“喂…”

“呐，该说的已经说完了哦，拜拜~”

无视了瞠目结舌的我，阳乃小姐潇洒地转身开门。忽而动作稍稍停滞，想起了什么一般，回头看向我，紫黑色短发划出一道漂亮的弧线：

“啊，对了——姐姐不在家的时候不可以做坏事哦~”

砰——

黑色的门板像是落地窗外的天幕，翻滚着的阴云将透露着亮光的缝隙彻底弥合。隐隐的雷声在远处传来，和门闭合的声音重合在一起。

“那个，雪之下…?”

被唤到名字的少女轻轻抖了一下，没有回头，若无其事般地拎起一只摆在沙发一侧的潘先生玩偶，捏着柔软布料缝制成的爪子。

前途难测的周末呐。因为高能信息的连续冲击已经达到阈值而无法造成新的波动了吗，内心竟然是可怕的平静。

Part 1

水壶的方向传来轻微的声响，是沸腾的气泡不断萌生又消逝时释放而出的能量。这声音和敲打在玻璃窗上的雨点划过光洁表面的滚动声协奏，让人想起灰色废墟的深处，水滴落在带着斑驳锈迹的空罐头盒上时生长出的原始乐曲。

不久，瓷杯与流理台相接触的声音、干燥茶叶与资质表面的摩擦声加入。原本单调的背景层次感一下子丰富起来。

事实上，时间的流逝远比想象中更快——从被阳乃小姐抛下后，回过神来时，已经是午后茶会的时间了。本应新鲜无比的记忆因为信息处理中枢过载的缘故被提早蒙上了一层难以抹去的灰尘，隐隐约约地只记得和雪之下一同准备午餐时，因为笨手笨脚而遭受到的白眼。

当然，也可能是因为对重复性劳动的抵触而下意识地封闭了相关记忆。扫除和洗盘子通通做了一遍，虽然是考虑到照顾伤者的缘故而并无厌烦心理，但是果然行为本身的无趣性决定了其无法在有限的记忆容量中占据一席。

毕竟宝贵的记忆份额应该留给更加珍贵的事物不是吗。虽然，时间会不自觉地让人说谎，但是美化后的珍贵依然是珍贵，甚至可以说虚假化过程本身正是珍贵性形成的必备因素。

就好像二十年之后，即使已经无法记起雪之下倒茶的动作，模糊的记忆中存在着的那个身影依然是雪之下一样。

“红茶。”

“啊，谢谢。”

捧在手里的杯子有些眼熟，白色粗线描边的潘先生眼神凶恶地瞪着我。

“杯子…“

“并不是同一个哟。”

雪之下小口啜饮着红茶，露出餍足的表情。

“因为想着可能会用到 ，所以就买了相同款式的放在家里。“

“唔，比起一次性纸杯而言的确更加方便。“

说出口之后意识到失误：因为在侍奉部里招待委托人用的是纸杯所以下意识地认为雪之下在家招待客人时也会用纸杯，可是仔细想想就知道这一定不可能——毕竟在厨房里已经看到过一整套客用茶具了。我有些抱歉地轻轻挠了挠脸颊。雪之下被我的动作逗笑了。

“方便这一点我不否认。因为清洗工作可以安心地在旁观看。“

嘻嘻地笑着。我的嘴角也不由得上扬。

“嘛，也不是完全没有经验就是了。“

“啊啦，看不出来比企谷君如此能干呢。“

“不要陷入外表论呐。退一万步说，为了照顾好小町，磨练好家务能力也是必须的。“

“需要忍耐笨拙谷君料理与打扫的小町小姐真是很可怜呢…“

“喂喂，请不要擅自挑拨比企谷家兄妹的感情…“

“没有哦，只是感同身受而已。“

“你这家伙…这么担心小町的话来照顾她如何，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就对小町的态度这一方面而言我也不会输给你哦。”

午后的雪之下轻松地恢复了往日的活力。不过就在刚才，她却小小地呆住了一会儿，仿佛听到了什么一般，原本灵巧又互不相让的气势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有些闪烁的眼神。言语的间隙也让我重新听到了雨滴落下的白噪声。这一瞬的安静有些不正常，心脏跳动泵出血液，引起胸腔的振动，如同低音贝斯一般带来奇异的酥痒感。

“咳，那个，待会儿可能要准备出门。“

中断的话题重新继续。我抬头看了看表，挂在墙壁上的钟滴答滴答地走着，时针指向接近三点的位置。

“我也去吧。“

“这是当然。我可不放心让比企谷君一个人待在女生居住的房间里。“

“在你心中我到底是有多危险啊…“

有些无奈地应对着雪之下的调侃。她却再一次地发起呆来。

“很危险哟。像是…“

捧起茶杯，小巧的脸颊被蒸腾的热气笼罩，晶莹的粉白上浮现出淡淡的红色。

“像是…一不留心就会偷走最珍贵宝物的小偷先生呢~“

瓷杯与茶碟相撞的声音稍大了些。我犯了强迫症似的将有图案的那一侧摆正，细微地调整着杯子的位置。空白背景下，低音贝斯又澎湃而不露痕迹地响起来。

“是要买晚餐的材料吗。“

“嗯。“

雪之下简短地应答。因为茶杯远离面颊的缘故，声音比说出之前那句话时清亮了许多。

“可能要带上伞，雨，可能会停也可能会继续下吧。“

“会的哟。不过即使下个不停，似乎也不错呢。“

“是是，毕竟东西都是我提嘛。“

不自觉的，带有些抱怨意味却不含任何抵触情绪的句子自顾自而俏皮地跑出来，是因为放松的缘故。应该是想起了之前几次相似的购物经历，雪之下扬起熟悉的微笑：

“某人养成了绅士的习惯不是吗？“

我停下手中的动作，看向雪之下，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她的话是什么意思。

从我的表情意识到我已经反应过来，雪之下的眼睛中闪着有些小恶魔意味的玩笑光彩。我们就这样默默地看着对方，虽然没有特别的理由进行如此的凝视，却也找不到理由将自己的视线移开。经历着错觉一般，明明只是话音落下后的一瞬，却如同一生般漫长又令人无法摆脱。

不过，最终，我们还是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至于原因，或许，是因为觉得刚才的举动太过笨拙也说不定。

Part 2

上午收到了行李包裹，不知道是不是阳乃小姐的安排，开门时所见到的原本应该放在自己家房间里的大型行李箱给我造成了不小的精神冲击，无论从什么层面说，这未免也太夸张了些。仅仅是住三天而已，却好像将我的半个房间都搬了过来。学校制服与外出用便服等衣物没有占据太多空间，反而是书、课本和电脑等等填满了箱子。虽然能看到喜欢的书是很高兴啦，可是这也意味着回家时需要携带的无端重量过多了；另一方面，书和电脑也给雪之下带来了麻烦，因为根本就找不到合适的用于临时摆放的处所，只好先勉强的一并放在雪之下的卧室里。虽然曾经有过干脆不拆封的想法，可是若想将衣物拿出或收纳就不得不将箱子内容物重新整理——这方面雪之下近乎偏执地认为所谓“随便摊着”的状态不可接受，我也只好硬着头皮为雪之下的房间增添了不少物品。

不过，至少有行李总比没有好。换好衣服后稍作准备便可以出门。我简单地收拾了茶具，两个瓷杯冲洗后没有收进壁橱，简单地堆放在流理台靠近客厅的一侧，毕竟待会儿回来之后可以一起整理；雪之下比我先一步到达玄关，身上简单地套着卡其色外套。短裤和板鞋作为饰品一般的存在很好地勾勒出腿部线条——有些随性的简约运动风格的搭配意外地很适合。感觉如果搭上松垮的耳机线、口香糖，戴上外套帽子的话，会是很酷的打扮。

“走吧。”

“嗯~”

和平日相比，声音也变得活泼了起来。果然外表和性格空气是相互影响的吗。不过正因为是雪之下，所以即使是这样的互相影响，也诞生出某种与一般女生截然不同的气质。看着有些陌生的雪之下的身影，我突然生出了诸如雪之下大换装一类的念头——这家伙应该穿什么都很好看，冷色系的长裙一类且不必说，或许哥特萝莉装一类也能驾驭？唔，女仆？不不，气场的话更像是大小姐或者女主人吧。正装——比如晚礼服和婚纱，因为已经见过了所以记忆还是很深的…

“比企谷君？”

“啊啊，抱歉…”

一不小心就走神过头了。雪之下有些不满地看向我，眼神中是催促的神色，还带着一丝怀疑。我连忙稳定心神，跟在她身后走出门去。

雪之下的公寓附近、步行可以抵达的范围之内有好几家可供采购的店面，不过因为我并没有深入了解过的缘故，带路的工作只能交给雪之下——在这种时刻我十分感激GPS的发明者，手机的内置地图功能还是很好用的——当然，出乎意料的，这一备用手段并没有派上用场。铺着湿润地砖的人行道上，雪之下大步流星地走着。直行，转弯，红绿灯氤氲着有些刺眼的雾气，雨水气息混杂着街道的温热，在这种气氛中，雪之下像是精准的机械般按照设计好的线路运行着。

“真厉害啊，你…”

站在一家小型专门市场的入口前，我真挚地向雪之下投出敬佩的目光。

“感受到了让人很不愉快的想法呢。”

雪之下将手从薄款卫衣外套的口袋中拿出，纤秀的眉立成好看的形状传达着不满。

“啊，不…”

“这可是我的后勤基地哟。”

也就是餐食原材料固定采购地点吧。这突然中二起来的说法搭配着自信满满、随便就燃起来的自豪感是怎么回事…

“噢…”

“好了快进去吧。”

推着特制的小款购物车，在雪之下的催促中向入口走去。

超市购物，尤其是采购晚餐用食材，这种日常性事务我并非完全没有经验。虽然和小町单独在家时，一般是直接采购加工好的食材带回去用微波炉加热，但某种意义上也能算是为家庭三餐进行采购。可是，像今天这样，一身便服和如此打扮的雪之下一起，在雪之下常去的商店买待会儿要带回雪之下公寓的食材——单是这句话中雪之下名字出现的频率之高就足以让我紧张到过度呼吸的地步了。

“呐。”

值得庆幸的是，雪之下的认真态度一点一点感染着我，紧张感依然存在着，可是被更有力的情绪压制了下去。身侧，卫衣包裹的娇小身影一脸仔细地打量着绿色蔬菜区琳琅满目的商品，思考着什么似的。突然，她扯了扯我的衣袖。

“比企谷君，有什么不吃的吗。”

“欸…”

不知是不是因为一路以来雾气蒙蒙的潮湿空气的缘故，我的神经回路似乎有些接触不良。雪之下加重了手上拉扯的力度，整个人几乎失去平衡而几乎埋进我的怀里时，我才意识到刚刚的提问的指向与意义。

“唔，虽然的确有不太习惯的食材…”

因为上一分钟的迟钝而抱有不满的雪之下气鼓鼓地看着我。

“可是因为是雪之下的料理，所以其实也没什么不喜欢的。”

作为建议提供者老老实实地将可能产生帮助的话语说出来。必须承认的是，我的饮食习惯并不算好，类似苦瓜或者某些叶子系的绿色蔬菜与我相性不合——考虑到人的个性与天性，这并不能算不能原谅的过错，但是果然作为社会环境的一部分，必须公平地承担社会习惯带来的压迫感。总而言之就是不太喜欢某些种类的蔬菜。不过如果是雪之下的话就没有问题，因为的确是很美味——比如苦瓜，雪之下的苦瓜料理一度让我改变了对这种蔬菜的看法，只是，另一方面来说，如果不是雪之下做就不行，所以大部分时候我并不能扭转对特定食材的厌恶态度。

所以不用顾虑我啦。将这样的态度传达给雪之下。

然而不知何时她却把卫衣的帽子套在了头上，还转了过去，原本面对着我，现在完全地朝着货架而去了。

“雪之下…？”

没有回答。

唔…

欸，等等，刚刚，我…

思考着是不是自己的随性态度让雪之下陷入了更加纠结的境地，因为对于选择困难这种事我还是深有体会与理解的，下意识地就将刚刚的回答好好地反刍着。

「因为是雪之下的料理，所以其实没有什么不喜欢的。」

「因为是雪之下，所以都喜欢。」

突然我也很想念一件带有宽大帽子的外套，可以像巫师或者传统神秘反派那样把脸整个儿的遮起来的那种。

“呐，那，就这些吧…比企谷…君…”

“唔…噢…好…”

柔顺的发丝从有些滑落的帽檐中显出来，缝隙中是像是樱花羊羹一般的额。雪之下似乎顺手拿了一些小番茄，唔，番茄，好像是与我有着很深羁绊的水果型蔬菜，可是我现在一点也无法记起与它的纠葛。只是单纯地觉得，虽然店里的冷气十分充足，可是脸颊依然像是夏日阳光下的番茄果实一般。

Part 3

“呃…”

小型商店的收银处，我与胸前挂着临时见习标牌的店员面面相觑。雪之下下意识地闪到我身后，侧身站着，几乎被我整个挡住。

“比企谷？”

慵懒而带有磨砂质感的女声满是疑惑的色彩——又像是北方森林中潜伏着等待猎物的狼神一般冷漠。

“那个，川…川…”

“是川崎，我的名字有那么难记吗？”

疑惑也好，意外也好，蓝色长发的少女并没有因此停下手中处理商品条形码的动作。话说你为什么会这么熟练——啊，不，如果是你的话倒也不是不能理解…

“实在记不住的话，叫沙希也…”

兀自疑惑着雪之下一直处于半匿踪状态的原因，不经意间听到面前穿着有些不合身制服的少女有些不满地低声嘟囔着。

“哈…沙希…？”

“噫呃呃呃…！”

原本已经好好地装进商品袋的番茄整个地翻了出来，手持式扫描器也发出嘀嘀嘀嘀的急促声响。川崎满脸通红，手忙脚乱地按着不知道什么地方的按钮，终于让暴走边缘的扫描机器重新安静下来。

“抱…抱歉…”

原本生硬无比的声音一下子软下来，她偏过头去，把重新装好的袋子递给我。

“啊…谢谢…”

礼貌地道谢与道别时，背后突然传来一阵痛感——那感觉就像是冰冷的视线实体化后匕首一般刺向后背一样，唔，也可能只是单纯地手指隔着衣服布料与肌肤接触产生的作用。

“小女朋友…？”

跟在依然戴着帽子的雪之下身后走出店门时，隐隐地听到川崎同学带着些失落感的低声嘟囔，似乎是很危险的名词…还是…装作没听到好了。雪之下的步伐莫名地比来时加快了许多，拎着袋子的我急忙赶上去。

复合材质的鞋底啪嗒啪嗒地踏过附着在地砖表面没有光泽的水渍。水滴飞溅到危险的高度，不过修长的双腿总是赶在污渍落下之前向前迈出步伐，于是光洁雪白的肌肤没有沾染上泥点，只是鞋子稍稍有些脏。

“呃，雪之下…？”

“嗯哼~”

一辆红色的运动跑车飞驰而过，活塞碰撞的声音逐渐远去，排气装置活力四射地轰隆作响，路面雨水飞溅的声音被简单粗暴地覆盖过去。

“川崎…”

“嗯哼~”

天空依然是灰色的，积雨云的沉重却早已消失不见，被稀释了一般，蕴含着躁动水滴的色彩均匀地摊成薄薄一层。轻巧地跳过一方面积较大的水渍，点在边缘的脚尖引起振动，圆弧形波纹一瞬间传遍视野，倒影中的城市随之扭曲成有趣的形状。

“嘛…”

再一次地，黑夜中的镜面一般的水面出现在人行道上。这一次引起空间振荡的不再是某人的动作，而是自上方那片稀薄的穹顶降下的水滴。

前方，雪之下停下脚步，转过身来，看着跟在身后一同停下的我。外套的袖口有些长，白皙的手只剩指尖露在外面——思考着什么一般轻握着下颏。脸上的神情在银色丝线划过的那一瞬闪烁不定，然而即使是那样的表情，依然让人无法移开视线。时间在那一刻仿佛停止一般，雨丝暂停在空中，经过我们身旁的行人保持在迈出下一步之前的动作。雨滴落在肌肤上的清凉感觉也被强行终止了一般。

“快点。”

时停错觉消失，本不明亮的视野再一次暗了下来。清新的水果香气弥散在贴近身体的空气中，带着36.7℃的体温。

“呐。”

袖口传来牵扯感，侧过脸，雪之下一把将手中的伞柄递了过来。没有看我，可是眼角的小动作似乎有些过于明显。我不由得笑了起来。

“嘁，真没用。明明知道下雨了还站在道路中央发呆。”

“是…十分抱歉~”

“淋湿的话回家必须用浴室呢。”

“呃，我可以说「敬谢不敏」吗。”

伞有些小，原本作为服务对象为单人的用具无需考虑共伞并行的要求。雪之下紧紧地贴过来，握着伞柄的手臂感受到温暖的压力。雨天时透过云层映射出的微弱光亮被柠檬色的伞布过滤，变得更加鲜明而亮眼。圆心向外辐射三百六十度，半径一米的移动空间仿佛和外界隔绝的理想乡似的。就这样走过来时的路口。伞沿之下，蒸腾的热气与街道上的各色声色缠绕着扑面而来。

最后一个街角了，如果稍稍将伞向后抬起，可以看到雪之下所居住的公寓大楼 。虽然没有淋湿，但是飞溅的水汽与狭小空间内蒸腾的热量还是使得身体表面黏乎乎的，浴室的借用似乎无法避免。雨天真是多灾多难——不由得生出有些颓唐的念头。

“啊，前辈…？”

“小雪~…欸…”

“一色同学…”

“由比滨…？”

两位穿着总务高校服、提着书包的少女站在不远处公寓大楼的入口处。和雪之下几乎同时地，两人脸上显露出诧异的表情。缓缓停下，另一只手中提着的购物袋的重量在消失许久后重新恢复，有些粗糙的挽带将手指勒得有些发红。雪之下从我手中接过伞收起来。

雨，似乎很早之前就停了。

雪之下向她们走去，我跟在她的身后。

“啊，因为小雪请假了，所以…”

由比滨看起来有些手足无措。她并没有把话说完。像是无端消失在天际的风一般。受到感染似的，雪之下的背影轻轻颤抖着。

“……”

“抱歉…”

小声的吐露出无法辨明指向性的词语。雪之下攥紧了手中的伞。

我无法言语，只好默默地站在原地。黄昏的风透过浓厚的云层迎面吹来，因为未曾经历阳光加热的缘故，显得冰冷异常。身前那个裹着薄外套的娇小身影似乎也无法忍受一般地稍稍侧过脸去。由比滨低下头，一色站在她的身后，没有说话。

“那个，要一起吃晚饭吗，刚刚，准备了材料。”

由比滨和一色有些讶异地望向雪之下的方向，她轻轻地开口，声音中却透露着某种决意。倏尔，三人的目光投向我。雪之下的眼神在一瞬间的接触后便重新移开，可是仅仅是那一瞬，她的瞳眸中的色彩与邀请话语中的意志完全相左，像是不知所措的孩子一样。我无法读出那一种情绪蕴涵的话语，也无法确定那一种情绪名为何物。只是，似乎是自我意识过剩与自我麻醉共同作用下以所谓直觉做出的判断所言，软弱与动摇，就在刚刚那一刻显露出无法直面的阴影来。

“唔，今天可能不行呢，因为是偷偷跑过来的…”

由比滨的声音中的紧张感消散不见。她依然有些为难的笑着，轻轻拍了拍头发，看向身边默不作声的一色。

“小彩羽还有工作…对吧…？”

“啊，嗯，啊对了，下次要找前辈来帮忙。”

一色也露出了和由比滨一样的笑容。雪之下的目光再一次转向我，这一次没有马上移开，如同溺水者在彻底下沉前最后一刻向水面投去的视线一般，久久地停留在一个方向。外套的帽子彻底滑落下来，她的长发有些凌乱地披散着。

“小企也不能偷懒哦，小雪是需要照顾的病人呢。”

“前辈应该没问题的吧…”

向雪之下挥了挥手，或许是看到她的表情的缘故，由比滨的眼神更加温柔起来。慰藉，或是其他什么无法言喻的情绪传达着，由比滨轻松地笑了，随后转身向来时的路走去。一色也如往日般俏皮地吐了吐舌头，摆出鬼脸作为道别。

“…见…呐…”

我和她站在之前停下的地点，相距六十厘米与两块地砖的距离，谁也没有迈出一步。

五分钟，十分钟，或许，也仅仅是数十秒后，我抓起雪之下的手腕。

“晚饭时间。”

她没有挣脱，跟在我身后。我看不清她的表情。

Part 4

“雪之下…？”

客厅的灯熄灭了。偌大的空间被质感沉重的黑暗充满。整理好用具，我站在流理台旁。身前的房门半开着，缝隙中流出橘色的光彩。然而余晖一般的光亮无法哪怕仅仅映出倚在门边的雪之下的脸。

“很晚了呐。”

像是自言自语，雪之下看着我。

“那，晚安？”

睡衣上的猫咪图案随着动作而产生褶皱。没有回应，雪之下径直走向长沙发，翻找着，我听到按钮揿下的声音。视野忽然亮起来，是大型屏幕的荧光，幽幽地照亮前方的矮几。雪之下抱起膝盖，像是今天早晨那般，在柔软的垫子上蜷成一团。

“呐…”

因为荧幕亮度的缘故，她身影的边缘十分清晰，一点微小的动作也可以看得清楚。她轻轻地拍了拍身边的布垫，我走过去坐下。肩膀上顿时传来带着温度的重量。发丝拂过脸颊，有些痒，是洗发水的香气。睡衣的棉布十分柔软，接触到手臂裸露部分带来的触感让人不自觉地放松下来。

从傍晚搭上电梯开始，直到三十分钟之前，我和雪之下像是在部室中一般，仿佛任何接触都会触发电弧，小心翼翼地行动着。

此时靠在肩旁的雪之下在想什么呢。我不由得再一次地回想起握住她手腕时做出的选择。那不是平时的我会做出的举动，可是既定事实如此。我试图找到理由。

“电影？”

“嗯。”

无意义的对话持续着。只是逃避着某些氛围一般，我们浅浅地聊着屏幕上出现的内容。

“夜深了。”

“嗯。”

画面中一片白茫茫，喷吐着黑烟的老式蒸汽机车沉默着穿过漫长的隧道，在挂着一盏灯的小站前停了下来。清秀打扮、显得有些稚气又有着不属于这个年纪的成熟的女孩从车窗中探出半个身子，呼喊着站长的名字。

雪国清冷的夜风透过那一方荧幕传来，雪之下往我的怀里缩了缩。

“冷…”

迟疑着，还是将手臂环绕过去。小脑袋彻底地埋在胸前，像是某天的清晨一般。只是不知为何，令人心跳的记忆显得久远无比。

雪之下就在这里。脑海中一时剩下如此的念头。

“今天，快过去了。”

“嗯，没办法呢。”

无意义的对话持续着。我拿过铺在一旁的毛毯，小心地替雪之下裹好。

有些急促的呼吸声不一会儿便响起来。睡着了。是在梦中。或者是醒着呢。我不知道。偌大的公寓内，卧室的房门半开着，昏暗的橙色灯光像是冰冷的夕阳余晖般流淌。荧幕闪烁，镜头之下，灰白色调的远景陪伴着主人公。温度只从肌肤相触的部位传过来。

晚安。

渴求着冰雪废墟中唯一的火源一般，蜷缩身体，胸腔处传来安稳的共鸣，是呼吸的声音。

————终————

**ラブソング**